

本生鬘

一部古老的佛教故事选

圣勇菩萨 编著

彬度法师 译

目 录

| | |
|----------------|-----|
| 译者前言..... | 1 |
| 1. 投身饲虎..... | 5 |
| 2. 喜碧王的故事..... | 11 |
| 3. 薄粥之施..... | 22 |
| 4. 商主..... | 26 |
| 5. 无敌商主..... | 31 |
| 6. 兔王..... | 37 |
| 7. 苦行阿伽陀..... | 44 |
| 8. 慈力王..... | 53 |
| 9. 好施太子..... | 66 |
| 10. 祭祀..... | 86 |
| 11. 帝释..... | 93 |
| 12. 婆罗门..... | 97 |
| 13. 万人迷..... | 101 |
| 14. 老船长善度..... | 111 |
| 15. 鱼..... | 120 |
| 16. 雏鸟鹤鹑..... | 124 |

| | |
|-------------------|-----|
| 17.酒瓶..... | 127 |
| 18.无儿女者..... | 133 |
| 19.莲藕..... | 137 |
| 20.主藏大臣..... | 147 |
| 21.小菩提..... | 153 |
| 22.圣天鹅..... | 160 |
| 23.大菩提..... | 178 |
| 24.大猿..... | 193 |
| 25.神兽舍罗婆..... | 202 |
| 26.瑞兽鹿鹿..... | 207 |
| 27.猴王..... | 218 |
| 28.忍辱先生..... | 226 |
| 29.梵天子..... | 240 |
| 30.贤象..... | 249 |
| 31.善月太子..... | 257 |
| 32.铁室王子..... | 277 |
| 33.水牛..... | 285 |
| 34.啄木鸟..... | 289 |
| 附：一部古老的佛教故事选..... | 295 |

译者前言

去年春天，在学习《一百五十赞》时，从贝雷教授（prof. S. Bailey）的介绍中了解到《本生鬘》梵本尚存。经隐韬法师费心搜求，很快找到梵本和英译本。梵本是莱顿大学教授科恩（prof. H. Kern）的校勘本，史拜尔教授（prof. J.S. Speyer）据此译为英文。由于本人梵文水平有限，主要依靠史拜尔教授的英译本学习、翻译。为了配合《一百五十赞》的学习，翻译工作在安居前就开始了。初稿打算节译，以故事情节为主，到解夏也未能完成。一年过去了，今年春天再看译稿，发现译文过于粗糙，而且很多偈颂（诗体）都翻成了长行（散文体）。随着对《本生鬘》这部千古名著的了解，得知汉传古代文献中并未见有翻译，自己又很喜欢这部著作，其中的几篇无论读过多少遍，再读还会感动得流泪。于是我决心再译，虽然不自量力，不妨抛砖引玉。为了保持原文风格，偈颂一律还原成偈颂体。这样做并非易事，因为受字数限制，原文内容或不能摄尽，或者得增加‘赘语’。更无奈的是，中印文化不同，作者的匠心，那些令学者赞不绝口的修辞技巧，在翻译中大部分失掉了。正如史拜尔教授所说：这或许是同类题材中最完美

的作品，文理俱佳，艺术造诣极高，而翻译成英文，其原有特色已经大部丧失。但这部 1895 年出版的著作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著名梵学大师缪勒（prof. Max Müller）为其作序并被收入《东方圣书》系列。依之汉译是出于对它的信心。

在此对译文作以下几点说明：

1. 篇题名字未全依梵本，有的参照汉译古本或藏译本作了变动，并在篇末注释中说明。

2. 梵本每篇前后都有说明一篇要旨的话，内容完全相同。学者普遍认为不是原著固有，所以用‘点题’附在篇末。

3. 《本生鬘》是圣勇菩萨依据根本经典编著的，它虽然没有传入汉地，但它所依据的经典却传来不少。凡是能够在汉传文献中找到哪怕相类的内容，都一一将出处附在相应篇末以便参考，列为‘延伸阅读’。同时南传《本生经》（尊者悟醒译，参见 CBETA 2014）中几乎能找到《本生鬘》的所有篇目原形，从堪布索达吉汉译的《白莲花论》（莆田广化寺流通本）中，也能看到《本生鬘》藏译本的大部分内容，均一一在‘延伸阅读’中指明出处，以便参照研讨。只是《白莲花论》兼采佛传、佛本生等内容，是麦彭

仁波切编著的一部综合性释迦佛广传，从中只能窥知《本生鬘》藏译本大概而已。

4.译者认为有必要注释的地方，简要作注，来自原注的，则予说明。

5.篇末原有介绍‘布道法’的内容，英译者认为并非原典所有，并以不同字体注明，所以没有翻译。

6. 有关详细介绍，请读附录：一部古老的佛教故事选
初稿蒙好友曾居士如涛审阅，并细心指出译文中的错误乃至白字，令彬度感激不已。虽经过两度修改，不少篇章几乎是重译，可是再读时还能随时发现问题。自觉已经殚精竭虑，亦‘技止此耳’。不妨先公诸同好，就正于方家也。

记得出家时父亲曾说：就让你学的外语烂在肚里？老人以为在家学的外语，一出家就没用了。现在趁父母健在，得赶紧向双亲证明：那些外语没烂，至少还没有全烂。父母双双八十六岁高龄，希望他们读了，能够认识真正的‘菩萨’，这对做儿子的也是一种宽慰。

二〇一九年己亥八月十六日比丘彬度于时空寮

序

牟尼前世妙功德，宏伟庄严具善利，
魅力无限赞无穷，且以小诗表敬意。
可赞事迹示佛道，犹如成佛道标记；
或令愚顽心调柔，或令多人增信力。
故我依照经传文，叙述世尊妙事迹；
希望能有知音赏，更愿闻者获利益。
利他美妙众德行，非自利者所能习；
无等遍知并法僧，我今至诚稽首礼。

1. 投身饲虎^[1]

世尊前世行菩萨道时，尽其种种悲悯利益世间：用长养智慧之心，广行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实践着自己的宏愿。他生于婆罗门高姓大族，种姓纯洁无瑕。由于身业清净等殊胜因缘，他快速成长，聪慧过人；加上勤奋好学，明师相助，他通达了十八部大论，还有与家族传统相应的各种技艺。

他被尊为梵志首，刹利敬之若王侯，

百姓视之若帝释，学子待之若恩师。

先世福德所感，他财富丰足，名称普闻。然而，菩萨并不

乐着这些，他的心灵通过不断习染正法而净化，更加热衷的是出离。

先业早令心田净，亲见五欲多过患；
摆脱家累如弃病，速得清凉高胜处。
菩萨不乐处喧闹，寂静慧照自庄严；
凡愚乐着低贱业，见圣寂静反惊怪。
定心无量慈光发，穿过凶猛动物心；
彼此停止相伤害，和睦相处若仙人。
菩萨戒净能安忍，少欲知足有悲心；
路人见之若善友，一切有情亦如是。
寡欲不知幻伪术，五欲利养已唾弃；
由此赢得天人护，恭敬赞叹令吉利。
宿具善缘诸学子，闻知菩萨勤苦行，
离开家庭与亲友，来依菩萨大救星。
菩萨尽力善调伏，净戒梵行护诸根，
正知正念生厌离，四无量心诸禅定。

由于菩萨善加诱导，开示涅槃正路，使人们走上出离妙道。他的众多弟子大都获得了解脱，关闭了恶趣之门，敞开了幸福康庄大道。

一次，大士徜徉在灌木丛生、适宜瑜伽修行的山谷，

自在欣赏大自然的造化，弟子阿逸多在身边随侍。

遥见山窝下，有只少雌虎，
产仔身力竭，孱弱难迈步。
它眼窝深陷，饥饿肚干瘪，
欲以子为食；而子不知畏，
信心以前趣，渴望饮母乳。
母对其怒吼，似乎非己出。
虽然性镇静，菩萨见雌虎，
悲心受震撼，如摇须弥庐^[2]
甚奇具悲者，自历尽磨难，
见他受小苦，也会心不安。

强烈的悲悯使他对弟子惊呼：“天哪！天哪！”从以下话语流露出自己的绝妙天性：

轮回甚可厌！这大虫饿极，
要吃掉其子，丧失爱子心。
咄哉自体爱，是如此残暴，
母亲将自己 亲生儿吃掉！
谁愿意长养 这我爱仇敌，
受我爱驱使，竟干这档事？

快去为老虎寻找食物，以免它饿坏，或伤害自己的孩

子。我也要尽力阻止它鲁莽的行为。

弟子答应了，离开去找食物。而菩萨不过是借故将弟子支开，他这样想：

我的全身肉现成，何须他处找身肉？

不仅肉类难寻得，我也坐失愿行机。

况且，

此身冷酷脆无力，不知恩养常不净，

众苦渊藪今献出，若为利他正相宜。

不计他苦因有二，或是自私或无力；

自乐他苦我不忍，有力相助焉能弃？

即使恶人陷苦难，我若能救而舍弃，

内心愧疚此恶行，如同猛火焚荆棘。

故我投崖殉劣身，用自身肉喂母兽；

雌虎因此不食子，虎仔母口而得救。

还有，如此行为

堪为好善者楷模，使懦弱者受鼓舞，

懂布施者得欢喜，有德之人受激励；

魔大眷属心烦恼，爱佛道者则悦意；

私欲重者心惶惑，持佛乘人增信心；

讥布施者心震惊，善人无碍得生天。

我昔曾经发宏愿：何当利他将身捐？
此愿现在将圆满，不久即登智慧岸。
此举决不为世乐，不求名闻或生天，
不求王族第一有^[3]但愿有情普得安。
乘此功德获大力，永除世间众苦难，
普施众生大安乐，如日舒光除幽暗。
饲虎事迹广传扬，人由忆我而增善；
愿我乘此胜方便，恒常利乐这世间！
菩萨如是心决定，由念利他心欢喜，
弃捨了自己身躯；离欲天人亦称奇。

菩萨身体落地声惊动了老虎，它停止了吞杀其子的倾向，瞪大眼睛四处张望。一见菩萨僵卧的躯体，扑上去吞食起来。

弟子空手而还，不见了导师，开始四下寻找。当看见那只雌虎在吞食菩萨无声无息的身体时，对导师超世大行的敬仰，令他忘记了痛苦和悲伤。怀着对导师择善无悔的崇敬，他自言自语地赞叹：

大士悲悯于他苦，自身利益却不顾；
圣者善行成圆满，恶人荣耀悉摧碎！
取义成仁示大勇，示大无畏并大悲；

师身本已具盛德，如今变成最尊器。
师性忍辱若大地，偏于他苦不能忍；
吾师勇猛殊胜行，照见我之粗劣心。
众生以师为依怙，如今恤苦知有谁？
魔王失败心懊恼，连声悲叹生忧愧。

敬礼您呀，光彩照人的大士，无边善行，无尽大悲！
一切众生的依怙，利益众生的菩萨！赞颂罢，他将此事转告同学。

弟子及天龙夜叉，乾达婆众怀敬仰，
纷纷洒下妙花鬘，衣服珍宝旃檀香，
覆盖灵骨所在处。

【点题】

即使在前世，世尊对一切众生就表现出本具的、平等的同体大悲。
因此我们应当对教主佛陀生起不共的信心。

【注】

[1]梵本篇名为 Vy ā ghr ī -j ā taka，直译为‘雌虎本生’。今取汉传藏经古译本中较具代表性者以立篇名。以下凡不注明者，皆依梵本篇名。

[2]Sumeru，须弥山。

[3]第一有：或称色究竟天，即第四禅天之最后一重，福乐至极。

【延伸阅读】

- 1) 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一，第4经，T03/152.
- 2) 北凉·法胜译《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T03/172（大正藏第三册，172经）。
- 3) 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一，‘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第2。
- 4) 宋·绍德、慧询等译《菩萨本生鬘论》卷一，‘投身饲虎缘起第一’，T03/160.
- 5) 堪布索达吉译《白莲花论》（上）第17品，‘大悲尊者太子以身饲虎’。
- 6) 据 Spence Hardy 《Manual》中说，南传也有流传，暂未寻得。

2.喜碧王的故事^[1]

往昔世中，世尊为菩萨时，由于无始以来积累的功德因缘，他曾做喜碧国王。恭敬尊长是他从孩童时代就有的习惯，加上行为谦谨，深得臣属拥戴。他思维敏捷，由通达明论^[2]而胸襟开阔；他精力过人，谨慎威严，有大福报，统御臣僚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

众德相伴于三利^[3]各得其所甚相宜；

纵使冲突生违缘，和谐光辉也不减。

愚者非法居高位，如临灾祸失主意，
弱心不胜烈酒力；不若王名真实喜。
王心广大具慈悲，富甲一方无人敌，
乐见乞者得所需，满意笑脸喜洋溢。

国王天性好施，在城里到处设立布施堂，供应各种生活用品、器具和粮食。倾泻而出的施物仿佛劫初的大供云。他分施物品时，心存恭敬，时加爱语，尽力满足每个人所需，加上高尚的情怀，这无形中提高了施物的价值。需饮食者给予饮食，如是需要房舍、床座、香油、花鬘、金银等，一一施与。他的慷慨大度闻名国外，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们从远方赶来，心中怀着惊喜。

沙门遍观世间人，不见余人能满愿，
兴致勃勃来投奔，如同群象赴大池。

喜碧国王看到他们从四面八方云聚而来，带着希望和欣喜，虽然外表风尘仆仆、衣衫不整，却个个仪表堂堂。

睁大双眼笑相迎，宛若故人远道归；
倾听要求若报喜，施罢比受更满意。
惠施口碑传四方，令余国王威德减；
犹如香象飘香风，群蜂争逐忘余象。

一天，国王巡视布施堂，发现来乞的只有寥寥几个人，

因为沙门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他感到不安，因为自己的施心遇到了留难。

穷苦来乞得满足，他的施心却未满足；

菩萨且作无限施，任尔所求终有限。

他心中生起这样的念头：噢！那些最为虔诚的施主是多么幸运，来乞者敢于无拘无束地提出要求，甚至要他们的肢体！可是对我，他们只敢乞求财物，似乎怕我会粗鲁地拒绝他们。

大地觉知主人心，不惜身肉满施意，

至尊至贵稀有愿，普皆震动生欢喜。

大地震动，闪着各种宝光的须弥山王也跟着摇晃。天主帝释推求原因，知是国王大愿所感。他深感惊奇，作如是想：

这个国王心太高，欢喜布施也太过，

居然敢于施肢体，其中可有啥用意？

好吧，我不妨试他一试！

尔时国王在集会中坐，大臣围绕。他照例发出召唤，邀请一切有求之人。主藏大臣打开充满金银珠宝的库藏，装满各色衣物的箱子打开了上盖，一辆辆马车套上驯良的牲口，整齐待发。然后宣布，有何需求，可以前来。乞士

们蜂拥而入。来乞的众人里，天帝释化作一位瞎眼老婆罗门，引起了国王的注意。他以坚定、温和的目光注视着盲人，充满慈悯与友爱。他似乎要走过去结识他们，并拥抱他。侍从要他提自己的要求，他走近国王，先是赞叹祝福，然后说道：

一瞎眼老人，远道来乞眼；
行道或治国，一眼也便足。

菩萨因为愿望有机会实现，心中踊跃欢喜，他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还以为经常如此思维，是自己心中幻觉。因为他渴望听见乞眼的妙音，于是就对求眼者说：

尊贵婆罗门，谁教您来乞？
常人不轻施，谁知我例外？

化作婆罗门的天帝释，知道国王的意图，答道：

是天帝释像，教我来要眼。
你可满我愿，亦令帝释喜。

听到帝释之名，国王想：借助帝释神力，这婆罗门的视力肯定能够复原。他声音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说道：

婆罗门远来，我会满您愿；
您只求一只，我给您双眼。
以我莲花目，庄严您容颜，

他人初不识，而后发惊叹。

王师得知喜碧王决心施眼，感到困惑不安，他们忧心忡忡地对国王说：

陛下太好施，不念此中过；
最好捨此心，万不可施眼！
为一个二生^[4]而不顾我等；
念臣下福利，勿令受忧苦。
钱为财富本，重宝牛车乘，
少壮严饰象，四时安乐堂，
闪亮胜秋云，与婢宜可施；
而非施汝眼，世唯一慧目！

还有，大王试想，

此人之眼睛，何能置他面？
若有天神力，为何要王眼？

再说，陛下，

眼对穷人有何益？徒观他人享富贵；
最好对他施钱财，慎勿草率轻捨眼！

国王以柔和、宽慰之语对臣属说道：

已答应施与，又决心收回，
如弃贪枷锁，再重新戴上；

已答应施与，而不守许诺，
因贪捨誓愿，此为最下贱！
已答应施与，坚固人希望；
给人以冷拒，失望何能偿！

至于你声称‘难道天神之力不足以让他眼睛复明？’，
须知，

成事靠众缘，此人所共知，
故命运之神，也需要方便。

因此，你不要试图阻挠我的心愿，来完成一次殊胜的
施业。

大臣们答道：‘我们只愿意看见陛下布施物品、粮食
和七宝，而非眼睛。这样说，是为免陛下陷入非义。’

国王说道：

所求之物必须给，不需之物有何益？
漂溺之人何须水？故我要给他所需。

而后，第一大臣，最得国王信任。他出于关心，顾不
得王臣之礼，说道：

请务必不要！

您统领大国，富堪比帝释；
不经大苦行、禅修积功德，

无人能及此；宜可多祭祀，
名闻天堂路，而您却不顾！
今欲施双眼，要达何目的？
究竟谁知道，此举有何益？
您所做祭祀，已得天人位，
名称普闻知，众国王归礼。
如今弃眼目，究竟何所求？

国王语调温和地答道：

此举不为轮王位，不为生天或涅槃，
意在成为世间怙；此人心愿必须满！

随后国王命令御医将他的一只眼缓缓完整摘下，这眼美观明亮，有若青莲花瓣。然后，他极为欢喜地让人交给来乞者。天帝释使出幻术，国王、群臣等看见那只眼长在老婆罗门的眼眶里。国王看见求眼者有只睁开的大眼，心里涌遍欢喜，又把另一只眼施给他。

双目若莲已献出，面上空余莲花池；
乐见梵志亲得眼，内心满足人难知。
不论王宫与国城，处处哀伤泪若雨；
见王决心取正觉，帝释激赏心满意。

于是他心想：

舍己为众生，多么高尚人！

我虽亲眼见，还是难置信。

如此贤善之人，不可令他久受大苦，我得设法让他的视力复原。

时光愈合了国王面上的伤口，王宫、国民的悲伤也渐渐平息。一天，国王正盘坐在花园的莲花池旁，想一个人静养。周围种满繁花似锦的名木，群蜂嗡嗡鸣叫着；微风轻拂，带着温馨的清香。忽然间，天帝释出现在国王面前。问他是谁，回答道：

我是天帝释，特来帮助你。

国王表示欢迎，并问有何吩咐。这样寒暄之后，帝释告诉国王：

请王仙选择，说出您愿求。

国王向来乐于布施，从未想过屈身求人，他带着几分惊讶和高傲说道：

我财力雄厚，有强大军队；

只因看不见，让我想到死。

沙门得所需，面上挂笑颜；

再不能看见，帝释我想死。

帝释道：快别这么想！您是当之无愧的有德之人。您

得告诉我，

伤痛由乞士引起，您对他们存何意？

必须对我如实说，您或立刻得视力。

国王回答：为何非得要我表白自己？天主且听，

不论现在或从前，乞求总是悦耳言，

动听如同祝福语，无悔令我得一眼！

国王话刚说完，由至诚心和妙功德藏所感，一只眼复原，如同一瓣青莲，瞳孔有如宝石蓝。这奇迹让国王欣喜，他接着对帝释道：

他要一只我施二，施已欢喜遍充满，

纯粹大喜无二念，让我再得一只眼！

话音未落，国王另一只眼也复原，和上只一模一样。

大地诸山皆震动，江河横溢天鼓鸣，

万里蓝天碧如洗，阳光明丽若秋空；

无量妙花从空下，旃檀末香随风扬；

天龙鬼神悉来观，睁大眼睛叹稀有。

和风轻吹妙难言，众生喜悦遍涌满。

具大神力诸有情，充遍十方齐赞叹；

饱含喜悦与敬仰，称颂国王难行事：

不顾自乐利他人，崇高悲悯纯洁心！

莲花目重放慈光，世间众生得归依；
敬礼大名大雄力，坚固宝藏功德聚！
经过长时勤精进，正法终于得胜利！
帝释连称‘善哉！善哉！’又说道：

王心纯净无覆藏，我把双眼还给你；
此眼已具无碍力，周匝能观千万里。

说完，帝释忽然不见。

侍臣们闻讯纷纷赶来，一个个震惊得目瞪口呆^[5]。菩萨在大臣们的列队欢迎下，隆重回宫。城市披上了节日盛装，旌旗幢幡随风飘扬；万人空巷，众婆罗门祝福、赞叹。

国王自己登上会堂的法座，大臣、婆罗门、长者、居士，大众围绕，齐来恭贺。国王向他们现身说法：

积聚布施功德因，重获双眼具天力；
睹此谁不倾己财，赶快布施诸来乞？
方圆千里我皆见，重山阻隔如目前；
欲得福乐无过施，布施肉眼得天眼。
喜碧人民明了此，且自受用且布施；
布施今生得荣耀，来世也能得福乐。
钱财虽劣不贞实，利他有情是其德；
布施换来坚固财，不舍最终化为尘。

【点题】

宣讲妙法时一定要摄耳恭听，因为这是世尊历经百千磨难才为我们求得的。

【注】

[1]此一本生在汉传佛教为‘割肉贸鸽’，见诸《菩萨本生鬘论》等。而十一世纪迦湿弥罗诗人克西门多罗父子在其名著《如意鬘喻》第108颂中，却具列二者：

我在喜碧那一世，施出双眼给盲人；

又为护鸽免厄难，我施身肉喂鹰隼。

由此可见，该篇与‘割肉贸鸽’并非同一个本生。

[2]明论：即五明等科学知识。五明乃古印度对一切知识的总称，（1）内明，指哲学或宗教；（2）因明，指逻辑；（3）声明，指语文、音乐；（4）医方明，指医药学；（5）工巧明，指各种科技工艺。

[3]三利：法，优良传统、道德规范；财，经济力量；五欲，世间享受。

[4]二生：指婆罗门。依婆罗门教所说，婆罗门属再生族，故称二生。

[5]依原注，此处似有脱文，依巴利藏经补之。

【延伸阅读】

- 1) 《六度集经》卷一，第2经。
- 2) 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四，第33经‘尸毘王剜眼施鹞缘’，T04-218上。
- 3) 《菩萨本生鬘论》‘尸毘王救鸽命缘起第二’。
- 4) 《白莲花论》（上）第29品‘西吾国王舍身护鸽’。
- 5) 南传悟醒译《本生谈》第499经，‘尸毘王本生谭’，与此篇极似。
- 6) 南传《所行藏》，第8经‘尸毘王’。

3.薄粥之施

世尊往昔行菩萨道时，曾为憍萨罗国王。他尽显王者的品格：精力充沛，思想缜密，高贵威严，雄武有力，如是等一切远胜常人；但更为突出的，是他的巨大福力。

美德以福来庄严，犹如秋空助月明；

幸运女神频青睐，捨其冤家表爱憎。

良知不许他为恶，故虽得势不欺他；

只是属众表拥戴，幸运频顾捨冤敌。

一天，国王忆起前世，大为感动。他更加乐于布施沙门、婆罗门、孤苦、乞儿，这是幸福之源。他不断受持戒法，斋日务必严格遵行布萨^[1]。因为他希望增长功德力，以

使他的人民走上解脱之道，所以不论在议事厅，还是在自己寝宫，他常常真诚宣说这样两首要偈：

奉事供养诸圣尊，点滴不会感小果。
从前只是听人语，现在可以亲经历；
不信且观施薄粥，粗黑无盐之所得：
骏马猛象大地主，还有大军与战车，
幸运频顾财无限，娇妻都是薄粥果^[2]。

对这两首国王经常挂在嘴边的偈语，大臣、婆罗门国师、大长者虽然都充满好奇，可是谁也不敢问国王其中密意。王后听得多了，也引发好奇。有一天，当再次提起这个话题时，王后便当众大胆发问：

王常宣说以自娱，我的好奇被激起；
秘事从不如此说，故知此事可广闻。
试问说此有何义，能否透露点消息？

国王高兴地瞟了王后一眼，笑容满面地说道：

若仅听闻不知因，臣民都会起疑心。
如同梦醒忆前生，我于此城作工人；
品行虽正生计艰，为人佣作以资身。
一日出门寻雇主，羞辱辛劳烦恼处；
见四沙门行乞食，欣乐出家调诸根。

信生心柔殷勤礼，恭敬供养小碟粥；
此种生芽成大树，众多国王礼我足。
故我念此宣说偈，乐作功德供应真^[3]。

王后又惊又喜，笑逐颜开。她抬眼恭敬地望着国王说：
善业感得今日荣华是完全可能的，难怪大王如此热心积集
功德，原来亲尝功德之果；也难怪您不喜恶行，像父亲一
样爱护臣民，积累功德从不厌足。

布施荣耀增，诸王来听命；
长时正法治，海际悉统领。

国王说道：有可能啊，我的王后！

其实我欲存大道，已窥解脱之诀窍；
闻听施果人乐施，亲尝施果当更乐。

他温柔地看着王后，看见她神采奕奕，有若仙女，想
知道其中原因，便说：

女中放光辉，犹如星中月；
究竟做什么事，有此妙结果？

王后答道：奥，是的，大王！我也记起前生之事。在
国王的亲切要求下，她说道：

好像少年时经历，我忆自己是奴隶；
将一破盘奉牟尼，于彼死去生此地。

由此善举为君妇，共君分享此大地；
奉施圣尊非小果，牟尼也曾说此语。

国王看到众人满怀虔敬与惊奇，知道他们善心已经生起，对善行充满热望，于是便热诚激励大众说：

善行尽管小，能感大胜果；
睹此焉能不 持戒修功德？
富有而不施，获得大名誉，
贪婪痴暗覆，此人不值理。
如法捨资财，一弃不复用，
能得诸善品：知善法大利，
谁复当自私？布施得欢喜，
美名诸利益。施食得大财，
此财长随身，贼等无能坏。
施除慳贪垢，是轮回轻车，
能解跋涉苦。施为诚挚友，
能提供各种 愉悦安适乐。
施满诸希求，大富或胜禄，
能得妙色身，或居天人宫。
观此谁不施？施为富之基，
是显贵之本，亦表大虔诚；

直心施破布，亦成善施物。

众人听了国王的有力开导，都恭敬信受，心乐布施等。

【点题】

怀着真诚信心施给一位应受供养者，任何施物都会感得大果，根本不存在施物微小之说。

【注】

[1]布萨：Poṣadha 的音译，此云长养善法、长净，于特定日子放下世间杂务，专心受持戒法。此是印度古老文化，类似中国传统的斋戒。佛教徒常于六斋日行之。

[2]上一偈译出成六句。

[3]应真：arhats，阿罗汉。

【延伸阅读】

南传《本生谈》第 415 经，‘酢味粥食本生谈’。

4. 商主

世尊往昔行菩萨道时，曾是一名商主。由于命运的厚爱，以及自身的勤苦努力，他获得了巨额资财。生意场中的公平无欺使他赢得人们的一致尊敬。他出身望族，精通明论和多种技艺，并以此净化自己的心灵。这些才能及其高贵品格使他赢得了国王的尊重。他乐于和人共享他的富

足，一直保持着布施的习惯。

深得乞士爱，名称普流闻；
海角与天涯，皆以施主称。
贫者不担心，他会否施与，
坚信施主德，需要尽管提。
不拥财自享，或攀比贪欲；
不忍乞士苦，故来者不拒。

一天，正是饭食时分，大士澡浴清洁，以油涂身。手艺精良的厨师奉上一桌美食，食噉含消^①，色香味具足。这时，一位沙门走来，是位以智慧之火烧尽一切烦恼恶的辟支佛，他希望增加菩萨的功德，此时站在门外。

直视一寻地，无忧亦无虑，
玉手捉持钵，神态甚安逸。

恶魔不能容忍菩萨尽享布施的欢喜，他要设置障碍，在尊者前面化现一座地狱，宽达数寻、深不见底，内有千百人受诸剧苦，猛火炽燃，怪叫连连，场景怕人。

尔时菩萨看见辟支佛前来乞食，对妻子说：“亲爱的，你亲自去给圣者奉上足够的食物。”她答应着，带上美味饭菜走出去。可是，一看见门口的地狱，她急急转身，吓得手足无措。丈夫问她怎么了，她惊恐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菩萨想到圣者得不到食物可能转身离去时，也顾不得妻子说什么了，一心想着将美食放入圣者的钵中，自己拿起食物走过去。走到门口，看到极为可怕的地狱横在面前。当他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时，恶魔从墙壁里走出来，现出殊胜天身，立于空中，好像出于对菩萨的关心，说道：居士，这就是大叫唤地狱。

贪图乞者赞美音，不顾一切施资财，
必定银铛入此处，百千万年难出来。
追求三利财为基，损财必然损善法；
败坏财物伤善法，损法能不下地狱^[2]
执着布施败家财，断善法根成罪人；
所以地狱前来迎，火舌舔着将你吞。
停止布施免急堕，同诸施主空悲泣。
受者得财不施人，断此陋习得生天；
因此除此生天障，快停施捨行节俭。

菩萨心里明白：这必定是恶意阻挠我布施。于是，带着对善法的坚定信念，他有礼有节地给以迎头痛击：

蒙您示正道，皆为我着想；
天人多悲悯，此举正应当。
上工治未病，或初发即治；

若被庸医误，欲蹉反致死。
君虽好意劝，我心从不悔；
施病入膏肓，恐难用药石。
财为善法本，布施成大罪；
我心劣不解，吝啬何称德？
财或入王库，或为贼所劫，
或沉入海底，或被火所焚；
示我于此时，财所生功德！
若得财生天，布施者反堕；
此助我施心，不能阻挠我。
愿乞者生天，如您之所说！
施为利世间，不为自安乐。

恶魔好像出于朋友的一片好心，再次一本正经地劝说：

如何行动由你定，此话好歹你自知；
事后你会感念我，无论幸福或懊悔。

菩萨答道：阁下，请务必原谅，

沙门错爱来乞食，不及时施成大过；
堕入地狱我甘愿，勇往直前赴烈火。

菩萨这样说着，仗着先业的力量，以及布施决不可能得恶的信念，不顾家人和佣人的极力阻拦，迈步向前跨越地狱，

施心踊跃，毫不畏惧。

菩萨功德力，地狱莲花起，
花开笑魔罗，此莲不从泥。

借助他无量功德所生的莲花，菩萨走到辟支佛跟前，
放入满钵食物，高兴得心花怒放。

比丘腾虚空，显示大欢喜，
如云电光闪，出火并出雨。
魔罗失荣耀，事败生忧戚，
不敢视菩萨，随地狱灭去。

【点题】

此篇有何寓意？虔信者危难时刻也不忘施捨，何况安全时候呢！
或者，具德之人不会因为恐吓而屈从邪途。

【注】

[1] 噉食，即主食；菜蔬称嚼食；另有含消食，即酥、蜜、油、糖之类。

[2] 婆罗门教传统认为，法、财、欲（三利）是人生追求的三大目标。其中财为物质基础，法含道德及祭祀之类的宗教活动，欲是五欲享受。

延伸阅读：

1) 《六度集经》卷一，第1经。T03/152.

- 2) 《菩萨本缘经》卷中“善吉王品第四”，T03/153.
- 3) 南传《本生谈》第40经，‘迦提罗树炭火本生谈’。

5. 无敌商主

往昔世中，世尊行菩萨道时，曾作商主，生在大姓高门。他具众美德——施、信、戒、闻、慧、惭、愧等【‘七圣财’】，富有堪比财神。他施捨如同无尽的‘萨多罗’祭^[1]，来者不拒。总之，他为利益人类而生，于施主中最为第一。因为邪恶、悭吝等不能够胜他，所以他被称为‘无敌’。

乞者见他喜，他见乞者同；

互为欢喜源，所愿获不疑。

大悲不容悭财富，每见来求不忍拒。

乞者取走最胜物，他的喜悦达最极；

由知财物灾祸根，转眼无端成苦因。

通常财富与贪具，犹如商队入险难；

财货于他如本名^[2]施者受者两交欢。

这样，大士施给周围的人们大批财物，让每个人大喜过望，并且饱含着对他们真诚的尊重。天主帝释闻知他的慷慨义举，感到十分惊异，想考验一下他的愿力，让他每

天供应的谷物、钱宝、衣服日渐消失。天主想：这样，他至少会担心丧失财物，而开始考虑自己利益。然而，大士的布施热情依然如故。

每当财物布施光，犹如水滴见骄阳；

他即令取继续施，好像失火救库藏。

他的财富一直在降，而他的布施热情却丝毫未减，这令天主帝释更为惊奇。一个夜间，他将菩萨的财物全部隐去，只留下一团绳子和一把镰刀。清晨，菩萨如常醒来，却发现家中不见了财物，家具、钱粮、衣物甚至随从，统统消失了。整座房子空空荡荡，一派荒凉凄惨景象，好像遭到了罗刹洗劫。真让人苦恼。他开始沉思、寻找，除了那团绳子和那把镰刀，别无所得。他这样想：或许有的不喜欢求人，更习惯以‘自助’的方式光顾了我的房子，这样东西被取光了。可是，要是因为命运乖舛，我的盛名遭人嫉妒，东西被人拿走而无所用，那才大为可惜。

福报不久长，此我早已知；

穷人受沮丧，由此痛我心。

乞士乐我物，惯知我好客，

今来见房空，如渴临空池。

然而，菩萨并没有陷入苦恼忧伤中，处境如此，却不

改初衷。他不愿开口求人，哪怕是亲朋好友，因为他从未有过靠求人度日。而且，既然现在亲身体会了求人之难，更加深了他对乞求者的同情。依然怀着要得乞士们的善语等习性，大士拿起了绳子和镰刀，日复一日地割草，用卖草得来的微薄收入供养沙门所需。天主帝释看到他潦倒已极，依然神态自若，布施不辍，不但大为吃惊，简直充满了敬意，于是现出殊胜天身，立于空中，劝说大士不要布施：居士，

非贼劫汝财，焚漂王夺等^[3]；
由滥施至此，令朋友心疼。
因此尽忠告，收敛乐施情；
停施窘境转，失财可复原。
破用财物减，积土成高山；
知此欲致富，唯一靠节俭。

而菩萨却以显示自己的高尚情怀和不断布施回应：

圣者任何穷，不做非圣行；
此财宁不要，不做守财奴。
身为族姓子，谁愿拒乞求，
如晴天霹雳，断人求生路？
设使得财宝，乃至得天国，

不为利乞者，我何能接受？
得财增悭吝，不为长施心；
此是潜在祸，必须尽蠲除。
财无常如电，众灾祸之源；
布施安乐基，智者谁守悭？
蒙君好意劝，谢您相怜悯；
我性好布施，歧途何能乐？
此性甚顽固，非小力能摧；
请君多海涵，勿因此生恼。

帝释说道：居士，你说的只限于富人的行为，他们财谷满仓，有众多随从打理，不用为明日担忧，且具崇高威望，而你的情况却不一样。须知，

得先发挥己才智，诚实经营以求利；
或依家传而聚财，如日舒光胜同行。
适时向人一炫富，亦令亲友增荣光，
国王高看命运宠，布施享乐人称赏。
无财欲布施，让人受重创；
如鸟羽未丰，而希望飞翔。
你必须求财，节约重小利；
停止施奢望，无财非小气。

菩萨回答：阁下且不要如此相劝。

纵谋自利过利他，也要行施不计财；
施业止贪令心喜，大富不能得此乐。
且仅富有不生天，仅施足得好名闻；
富能纵慳长余恶，由此谁不重布施？
众生无怙困老死，由悲此身亦堪施，
由见他苦自难乐，天乐对我有何益？

天主更听，还有，

富贵寿命皆不定，当重乞者不重财。
前车开路留车辙，后车随行信心生；
故我不捨初妙道，亦不回车入邪径。
有缘再得大财富，乞士欢喜定无疑；
愿我永不改施心，目前且施量力。

听完这一席话，天主帝释当下释然，高声称赞‘善哉！善哉！’满怀敬佩和善意地望着菩萨，说道：

他人求财计用尽，不择手段损名誉，
为自享乐欠考虑，危难险恶也不惧；
不怕失财缺享受，我的劝诱也不理，
热情利他心坚固，你的品行最第一！
高洁大行心光耀，彻底照破慳吝暗；

不因失财损悲心，不因望得施心减。
你苦因为他受苦，由悲谋求利世间；
难怪汝施难吓阻，犹如微风撼雪山。
为了令君名闻广，藏你财物作考验；
宝石虽美须验证，使成名宝高价钱。

请尽管布施乞者，满足他们，犹如大雨倾注池塘。有我相助，你再也不会缺失财物，请务必原谅我对你的唐突。帝释赞扬了菩萨，归还了他的巨额财产，得到菩萨宽宥，忽然不现。

【点题】

善人不会因为丧失财物或希望富有，而令自己的布施美德有所缺减。

【注】

[1]sattra, 此云‘大月祭’，通常持续数日或更久，祭祀中常作布施。

[2]财货，goods，源自good，好、满意。

[3]钱财不坚牢，经说五家所共：王夺、贼劫、水漂、火焚、败家子荡尽。

【延伸阅读】

南传《本生谈》第340经，‘维萨易哈长者本生谈’，与此篇类

似。

6.兔王^[1]

在有人居住的森林里，有一块修行人常去的地方。周围灌木、爬藤环绕，草木丛生，花果丰茂。一条小溪从旁蜿蜒流过，碧若琉璃。地上嫩草如茵，赏心悦目。菩萨生为兔王，生活在这里。

由善业所感，形美体强健，
精明无畏惧，举止兽中王；
弱小者信赖，林中兽归依。
草叶堪为食，身形若牟尼，
皮肤如行者，身毛作草衣。
善心净身语，三业皆饶益；
诸兽弃恶者，如友如徒弟。

他特别赢得一獭、一豺、一猿的信赖。他们为他的德行感召，乐于做他的友伴。如同亲属有来有往，如同朋友志同道合，他们时常欢聚在一起。他们慈心待物，不乐残忍；息灭贪心，远离窃盗。这些行为，加上对正法律的恪守，以及慧心所引对贤圣称叹义务的严格遵行，他们惊动了天人。

着欲障善法，从善障享受；
人从善已难，何况身为兽！
于中兔为师，虔敬重行慈，
利他品高洁，众德达天人。

一天晚上，朋友恭敬围坐大士身边，听他讲法论道。
月亮绕到太阳的对面，皎洁犹如微缺的银镜。菩萨观察，
知是白月十四日^[2]，于是对同伴说：

看满月将临，美好明月轮，
以笑脸宣示，贤圣斋日近。

明天十五，大家依照斋日的规矩而行，先以如法得来的
美食招待客人，然后自己才食。当须思维：

和会终别离，高位必堕落，
生命脆如电，是故莫放逸。
勤修施功德，并以戒庄严；
轮回多苦迫，德行做后盾。
众星月为最，众光日最明，
皆从功德生；王凭功德力，
臣下及王子，如良马调顺。
无德多障难，徒施诸手段，
众苦常围绕，唯功德可免。

莫践缺德路，受苦失名誉；
德为幸福源，务必多积集。

大众听完教诫，称善礼敬，右绕而去，各回住处。同伴去后不久，大士作是思维：

他们都能够，以食待贵宾；
我却甚尴尬，苦草叶待客？
呜呼真无助！无力困扰我；
客来本应喜，我却生忧戚。
不能事宾客，此身有何益？
何当献此身，能够利他人！

想到这里，大士心中火花一闪：有了！

待客资财不难得，我能支配他难障，
不属他人我所有，此财正是我身体！

还有什么好发愁的？

待客食物已找到，去吧悲伤和忧戚！
若有远方客人来，以此劣躯相款待。

决心已定，大士高兴极了，好像发了一笔大财。他静心以待。

当大士心中，作此崇高念，
天宫现祥瑞，显种种神力：

地动复山摇，大海喜横溢，
天鼓自然鸣，天际现虹霓；
四方祥云起，电光雷隐隐，
花雨缤纷降，末香随风扬；
风送花香飘，交织如纱帐。

又惊又喜的天人，到处传扬大士无比的决心。天主帝释知道了，心中充满惊奇，想知道是否真的如此。

次日中午，骄阳似火，大地生烟。日移近午，林中传来刺耳的蝉叫声。正当鸟雀绝迹、人困马乏的时候，天主帝释化作婆罗门，出现在四兽的住处附近。他大声哭叫，像个迷路的行人，又饥又渴、疲困可怜。

孤身又迷路，失伴游深林；
饥乏精力尽，盼望好心人。
不识路远近，不辨东与西；
只身游荒林，渴乏谁相济？

大士们被他可怜的求救声打动，迅速赶往现场，看到的是一幅迷路者的狼狈相。他们走上前去，善言慰问：

莫为失道而慌乱，权把我们当徒弟；
请许今日来承事，明天上路随便你。

水獭知道他默然答应，匆匆离去，欣喜激动，健步如

飞。他带过来七条红鱼献上，并说：

七条红鱼在旱地，躺着不动像睡去；
不是受惊跳上岸，便是渔民所忘记。

请您住下来享用。

豺带给他的也是当天偶然遇到的食物，先是点头礼敬，而后不无恭顺地说：

一条蜥蜴一筒奶，谁人留下持奉君；
敬请享用留一夜，善功德所远行人^[3]！

这样说着，兴高采烈地将食物交给他。

猿接着走上前，献上又熟又软的芒果，橘红鲜艳，蒂红身圆，然后合掌恭敬地说：

美水荫凉熟芒果，快乐如同安乐国；
奉上最胜知梵人，敬请享用留一宿。

最后兔上前，才见过礼便请求以身奉献。他以极大的虔敬仰望着婆罗门说：

兔生长林中，无豆无麻米；
愿以身作食，食后住一宿。
斋日逢贵客，各自供所需；
兔财仅一身，受此我所有。

帝释答道：

生为婆罗门，如何能杀生？

何况君德厚，殷勤传友情？

兔说：君具慈悲心，是真婆罗门。好吧，请您至少答应我留此休息，我会设法表达愚诚。

此时天帝释知道他的意图，用神力变作一堆无烟炭火，色如纯金，火焰闪烁，火星迸射。兔王周遭观察，看到了炭火，便高兴地对帝释说：我找到了表达愚诚的方法。请满我愿，受此惠利，享用我身。大婆罗门须知，

布施本是我当做，遇此贵客很乐意；

此施因缘不易得，成此功德依靠你。

大士这样劝说，表达了至诚恭敬和热情，而后

心中满怀无限喜，如寻宝人见宝藏；

大士踊身投烈火，犹如鹅王赴莲池。

天主目睹此行，心中生起无限敬仰。他恢复天身，以美妙悦耳天音赞扬大士，天雨妙花。他伸出光彩夺目的双手，娇如白色莲瓣，指如瑰丽的宝饰，亲自将兔王托起，向天人展示，说：看呐，诸天子，天堂的居民们，且看大士这一惊人的壮举，并为此感到欣喜吧。

慷慨待客人，勇猛捨自身；

愚夫不肯施，菱花也慳吝^[4]

身虽居兽类，高尚心勇锐；
人天懒行善，比此应惭愧。
常修善功德，芬芳满心田；
好乐戒功德，方显此壮举。

为了颂扬那一不同寻常的事迹，也为了利益世间，帝释以兔王的形象庄严殿堂的最高处，一在自己的殊胜殿，一在诸天聚会的善法堂，同样，还有月宫。

如今满月夜，月宫兔王现；
有如反射影，明现于银镜。
自从那时起，月名夜庄严，
亦名启睡莲，举世称怀兔。

其它如水獭、豺、猿，凭借依止圣友之力，从此歿后生入天界。

【点题】

大士们量力而行布施，即使身处旁生，也有事实可证。身为丈夫，又安能不施呢？

【注】

[1]梵本原名‘兔本生谈’。

[2]印度传统，将一月分为两半，名白月、黑月。白月从初一至十五日，黑月从十六日至月底。

[3]善功德所：此与下文的‘知梵人’，都是对婆罗门的尊称。

[4]萎花：祭祀、供养后，应丢弃的花。

【延伸阅读】

- 1) 《六度集经》卷三，第 21 经。
- 2)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T03/183.
- 3) 《生经》卷四，‘佛说兔王经第三十一’。
- 4) 《菩萨本缘经》下，‘兔品第六’。
- 5) 《撰集百缘经》卷四，第 38 品，‘兔烧身供养仙人缘’。
- 6) 《杂宝藏经》卷二，第 11 经，‘兔自烧身供养大仙缘’。
- 7) 《菩萨本生鬘论》卷二，‘兔王捨身供養梵志緣起第六’。
- 8) 《白莲花论》（上）第 34 品，‘月兔由来’。
- 9) 南传《本生经》第 316 经，‘兔本生谈’。
- 10) 南传《所行藏》卷一，第 10 经。

7.苦行阿伽陀^[1]

往昔世中，世尊行菩萨道时，随顺流转利益世间。他生于婆罗门胜族，种姓真正，世间无双。他的诞生更是家族的荣耀，犹如秋日纯净的满月，装点着美丽的苍穹。

他适时依次学习了圣典规定的传统礼仪——《生业》等，通达了《吠陀》及其支分，还有整套的仪轨，他的学

问驰名士林。他从乐善好施人那里乞得大笔馈赠，积累了广大资财。

与亲友分享，来客并师长，
有缘贵贱士，如大雨普降。
由慷慨大度，名闻更增广；
满月照秋空，美妙更勘赏。

然而，大士不久便明白，居家乃烦恼根本，仅能提供些许安适；或因接触不正业，造成一系列恼害；忘失正法，引生烦恼；经营积财，并加守护，成为众祸之门；恶习妨碍着内心的安宁；还有尽不完的义务带来身心疲苦。另一方面，他相信出家能得安乐，没有上述过恶；有利于善法的修习，堪称修行解脱的良好基础。于是，他舍弃了轻易获得的巨额财产，还有在众人里享有的崇高威望，如同丢弃一根稻草，过起了持守戒律的出家苦行生活。可是，虽然出了家，人们仰慕他的名望、德性和修养，加上昔日的交情，大士依然人事往来频繁。与在家人的交往对彻底离欲而生起喜乐不利，对摆脱昔曾执取的枷锁有妨。他对此厌倦，渴望隐居，便到了南海中的一个小岛上。这里风儿推着波浪，肆意拍打周围的堤岸，浪花有如堆砌的翡翠，地上遍布着白沙。岛上有各种树木，枝条上挂满了花果，

使这里更加优美。靠近海边还有一方池塘，水质洁净。他的茅棚就座落在这片纯朴美景中。

生活在那里，严格持苦行，
瘦削如新月，小巧而可爱。
专志苦行愿，根行皆柔顺；
林中诸禽兽，效法牟尼尊。

大士住在苦行林中，依然保持着好施的习惯，偶尔有客人光顾，他便以新采集的根果、清水相款待，热诚欢迎，善言慰问，自己则依靠林中物产及客人留下的东西生活，严格控制食物，仅能维持身体需要而已。

极度苦修的名称传播开来，连天帝释也受到触动，想检验一下他的意志。在大士的住处周围，他让适合修行人的食物——根果之类逐日减少。而菩萨平时少欲知足，又专心禅修，根本不在乎食物和身体，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更是麻木不仁，没去注意食物消失的原因。将洗好的嫩叶在火上烤烤食下，就这样吃完一餐，心满意足，更无企求，静静生活，日复一日。

真实修行人，生活不难得；
何处无草叶，何处无水池？

天帝释对菩萨应对困境的行为惊奇有加，对他的美

德倍加欣赏，又来一招。他让林中所有的树木花草叶子脱落，如同夏季的狂风扫过。菩萨则捡拾新鲜落叶，用水煮煮作食，没感到丝毫不安，似乎享受的天供。他在那里醉心于禅悦。

多闻者谦卑，富有者慷慨，
修行人知足；此德最胜财。

菩萨过人的知足毅力令帝释大为惊讶，他似乎对此有些恼火。就在菩萨自订的烧施念供、期待客人时分，他化作婆罗门，出现在大士面前。菩萨欢喜迎接，殷勤问讯，宣布饭食时至，请他用餐。知道他默然答应，大士

眉开眼笑得供他，悦耳软语待来宾；
难得叶食全奉献，心满意足是自身。

事后他进入自己的禅房，在极度禅悦中度过全天。

次日，帝释又在同一时间同样出现。如此连续五天，对方同样以礼相待，欢喜有增无减。

善人乐施情，悲悯所长养，
困苦或命难，不能令改变。

帝释心中大为诧异，他知道如果菩萨愿意，以其过人的苦行功夫，足以占有他的天主宝座，因此他心里变得恐惧不安^[2]，于是现出殊胜天身，质问菩萨苦行的目的：

泣别于亲友，离开安乐家，
艰难修苦行，究竟有何愿？
易得之五欲，亲友之伤悲，
智士尽鄙弃，苦行非小缘。
专志修苦行，已达殊胜境；
究竟何所求？请释我所疑。

菩萨回答：阁下且听，我精勤所求，
流转成大苦，老病患亦然，
必死心恼乱；救他出此患。

天主帝释得知菩萨所求不是他的天庭荣华，当下释然。
对这善说妙语感到非常欢喜，高声称赞‘善哉！’并要菩
萨许愿：

苦行迦叶尊^[3] 为此善说语，
我欲赐恩惠，请选你所愿。

菩萨已臻少欲知足境界，一点也不希求世间的享受、
安乐，认为有求皆苦。对帝释说道：

您想赐恩惠，欲令我欢喜；
求最胜天尊，助我如是愿：
已得妻儿权势财，大喜过望却不满，
贪欲之火仍炽燃，此火永不入我心！

此箴言表现的知足天性令帝释更为欣喜，他连连称善，敦促菩萨再发愿：

牟尼善说正法语，我乐赐你第二愿。

菩萨欲借助发愿说法，让他知道彻底根除烦恼之难：

盛功德聚妙天主，我乞第二愿非小。

有情瞋火能损财，失去族姓好名称，

犹如遇敌被他胜；愿我远离此火种。

天主帝释闻听此偈高度赞赏，连称‘善哉’，又说道：

犹如多情女，款待众沙门^[4]

为此善说句，请再提一愿。

菩萨怀着对根本烦恼的深切厌恶，借助发愿呵斥习近烦恼不断的众生，这样说道：

愿我永不近愚人，不见不闻不共语，

不与共住受恼害；此是我所乞恩惠。

帝释道：你说什么？

无明大不幸，最值得同情；

愚痴是苦本，境况最糟糕。

你既然慈悲，何以怕见到？

菩萨回答：阁下，因为于他无益。想想看，

愚人若可救，存一线希望，

何以如我等，却爱莫能助？

须知此人不可救药。

身入邪途以为正，且欲邻友同其道，

正真行为从未习，好心劝他反生恼。

饶益善语招恚怒，自作聪明心狂傲，

缺乏教养性粗鲁，即便慈悲也无助。

有何方便能饶益？最无缘故我不见。

帝释闻说，高声称叹‘善哉！善哉！’对此箴言心悦诚服，又说道：

连珠妙语无价宝，任何恩惠难酬偿；

乐为此言施小惠，聊作鲜花为供养。

菩萨为了显示具德之人在任何时候都受欢迎，说道：

愿我见智者，愿闻愿共止，

与智者交谈；帝释请惠赐。

帝释说：你的确像智者的最佳搭档。请告诉我，

智者对你有何益，急不可耐想求见？

菩萨为了向他显示具德善人的巨大利益，说道：阁下善听，我渴望见到智者的理由：

智者自己行善道，亦令他人入此途；

饶益善语洗耳听，即使粗言也堪忍。

品行正直成妙器，金玉良言总勘受；
是故我心向善法，乐与善法为良友。

帝释高声称叹：‘说得好！善哉！’十分满意，要他再行发愿：

你完全知足，已具足一切；
愿受我小惠，以令我欢喜。
由敬故施惠，希望相饶益；
不受成苦因，我徒具大力。

菩萨知道他急欲做功德，希望利益他，令他欢喜，称扬他的强烈施心，

君食不败不腐坏，君心因施更悦人，
亦愿乞者戒行净；此是我的最上愿。

帝释道：尊者乃善说宝库。还有，

君有愿求都会满，就此善说再发愿。

菩萨说道：

天主莫再来，现此光耀身；
此为惠中最，乞于帝释尊。

帝释闻此大为惊讶，有点生气，对他说道：阁下莫作是说，

祈愿祭祀诸辛劳，人间一欲见我身；

我今来满你所愿，不欲更见是何因？

菩萨说道：莫恼，天王陛下请息怒。如此乞求非失礼，非不恭敬，也不是对陛下缺少信心，都不是，而是——

您的身光虽柔和，犹为非凡殊妙体；

我怕见此心分散，不能圆满苦行仪。

帝释顶礼右绕，忽然不现。次日拂晓，菩萨发现丰盛的天美饮食，是帝释神力所致；他还约来百千辟支佛，并有璎珞庄严的天子奉事。

将此饮食供圣尊，牟尼心中喜已极；

心乐出家为沙门，修行梵住入静寂^[5]

【点题】

即使苦行僧，勇于布施也成庄严，何况在家人。

【注】

[1]梵本名‘阿伽陀’，Agastya；巴利文名‘阿吉提’Akatti。

‘苦行’二字为译者所加。

[2]原注：天人相信苦行具有超人力量，能使大仙人覬觎自己的位置，因此感到恐惧。印度神话中常有的说法是，帝释害怕人间苦行士，千方百计阻挠他们的高度苦行。

[3]‘迦叶’、‘阿伽陀’都是送给苦行者的称号。

[4]英译本：Justly Fame, like a loving woman, attends upon

those who have renounced the world. 此句费解。

[5] 梵住：即慈悲喜捨四无量心。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 480 经，‘阿吉提婆罗门本生谈’。
- 2) 南传《所行藏》卷一，第 1 经。
- 3) 《白莲花论》（下）第 93 品，‘远离散乱，方成禅定’。

8. 慈力王

往昔世中，菩萨一心想着救度众生，崇尚慈悲，不断提升无与伦比的美德——布施、谦卑、矜持、调柔之类，适合利益世间的高尚情怀。据说，他有一世作国王，慈心善待一切众生，名曰‘慈力’。

国王待下属，能同甘共苦；
秉持剑和法，方便为守护。
剑唯作庄严，诸王已归服；
处事依正法，为民谋幸福。
行赏与处罚，不违越法度；
仁心并善巧，为民作慈父。

就这样他以正法治化，运用自己的诚恳、大度、镇定、智慧和其它美德饶益他人，为自己成佛积聚广大资粮。

一天，五个夜叉因为冒犯毘沙门天王而遭到放逐，来到此国。这帮食人精气鬼怪，专以杀害为能。它们看到这个王国展现一派繁荣富饶景象，意识到国民远离灾患，安乐知足，充满活力，喜欢举行各种节庆娱乐，于是生起吸食当地民众精气的恶念。

浑身解数全用尽，国人精气不能得；

国王强力作守护，故诸夜叉无力获。

无论它们如何用力，连一个国民也不能衰损，于是在一起商量：诸位，怎么搞的？

他们不具胜闻修，或以神通妨吾能；

然而我等皆无力，徒具食精气者名^[1]

它们摇身一变，成为一队游方婆罗门，看见树林里一个牧牛人，坐在树荫下的草皮上。他头上戴着林间花木编成的花冠，脚上穿着鞋子，右边地上放着棍棒和斧头。他独自一人在搓绳，还一边哼着小调。

它们一行走过去，模仿人语对他说道：朋友，一个人在这荒无人烟的树林里放牛，你怎么不害怕？

牧牛人看着它们，说：怕什么呢？

夜叉说：你以前都没听说过夜叉、罗叉、毘舍遮，这些妖怪很残忍？

友伴具多闻，苦行护身符，
得此也不敢，放纵不恐怖；
侥幸或能免 食肉血罗叉。
无伴居幽林，焉能不生怖？

牧牛人听了开怀大笑，对它们说：

此国人民众，有大护身符，
天主莫奈何，鬼怪又何如？
故我游荒林，如闲庭信步；
暗夜似白昼，独自如处众。

夜叉们听了非常奇怪，假装恭敬地怂恿他：善心人啊，你得告诉我们，得告诉我们，你们神奇的护身符什么样子？

他又一次大笑着回答：听着，我们神妙的护身符什么样，

胸怀宽广等金山，玉容娇美同秋月，
臂膊圆长牛王目，步如犍牛是吾王。

这就是我们绝妙的护身符。说完这些，带着鄙夷不屑而又惊怪的目光望着夜叉们的面孔，他继续说道：啊，真不可思议，不是吗？

吾王威名扬四方，尔等如何不听闻？
或先曾闻未入心，不信吾王如此神？

或汝来处之国民，轻毁漠视于道德；

或其善业已耗尽，吾王大名远避之。

无论如何，你们能从蛮荒之地来归此土，多少还有点
儿善根。

夜叉说：好心人，告诉我们，这位国王有何神德，国内人民一点不受鬼神伤害？

牧牛人答道：我们君王发了大愿，你们可知，尊贵的
婆罗门，

他的力量靠友善，从不发怒不粗语；

军队只是随传统，不靠大军挥旌旗；

正法治化非伎俩，妥善保护其土地；

财物用来奖善人，不义之财决不取。

我们君主具足的功德还有很多很多，所以灾障不临国
界。可是，我所知道的实在少之又少，要想了解吾王的绝
妙功德，最好是到王都去。在那里你们会目睹人们的日常
生活，会看到他们如何坚守贤圣法律，热爱各自应尽的义
务；由于食物、利养丰足，他们都愉快、充满活力；衣着
典雅，而不标新立异；对远方贵客充满热情。一谈起国王
的美德，他们就充满狂喜，滔滔不绝地颂扬他的荣耀，就
像持诵趋吉避凶的咒语。看到这一切，你们才能思量我们

君主的功德。如果对他的功德生起敬仰之心，不难目睹，因为你们只要愿意，总有可能见到他。

国王障碍了它们的威风，这已经让夜叉们愤愤不平；饱含激情地如实称颂他的功德，也丝毫不能减弱夜叉的恶心。

具德之人愚不喜，见他歌颂倍生瞋。

想到国王好施，夜叉们便想借此机会害他。在一次国王接见时，它们走上前去，向国王要饭吃。国王大喜，命令有关臣属：“快去，给婆罗门献上美食来。”然而，虽是大王御膳，夜叉们却不想要这食物，就像老虎嫌弃青草，说它们不以这个为食。国王听了，走过去说：你们喜好怎样的膳食，好让他们拿来？夜叉回答：

莲花眼君主，你是仗义人；

活人热血肉，是夜叉饮食。

说着，便恢复了它们的狰狞面目：血盆大口，獠牙外出；双目通红，凶光乱睽；鼻头扁平畸形，鼻孔大张；发髭黄赤，有如火焰，肤色如同黑云。

国王看着它们，知是非人，明白了不吃所送饮食的原因。

君主性慈悲，爱物心纯真，

虽知是夜叉，而复增悲悯。

出于对夜叉的深切怜悯，他这样思维：

对于慈心人，此饮食难寻，
又要日日找，当生大苦恼；
即使无慈人，或得或不得，
不得白辛苦，若得事更糟^[2]
夜叉食肉血，心恶无慈悯，
日日毁前程，受苦何时了？

既然如此，怎么才能得到这样的食物供给它们？伤害他人性命的事，哪怕一天也不能做！

我不忆何曾，拒绝来乞者，
令其怀沮丧，若寒风荷池。

何用苦寻思？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以自血肉供夜叉，非此何法更适宜？
自死动物血肉冷，不能满足饥渴体。

一则是，叫我如何从其他有情身上取血肉？一则是，来乞者由于饥渴，面色憔悴，眼窝深陷，我如何能再苦恼它们，让它们更加一重败兴而归的沮丧？所以，正是该如此办理的时候了。

此身常病苦，如恶性脓疮；

如今该用它，成就殊妙事。

决心已定，大士因为欢喜涌跃而容光焕发。他指着自己的身体对夜叉说：

我此血肉为利生，款待客人今捨掉；

此行对我成大福，将来能感大果报。

夜叉虽知国王意志坚定，却狐疑不信，这对它们来说过于神奇，于是说道：

见可怜乞求，已显其苦恼；

尔时如何行，施主应知道。

国王知道它们同意了，十分高兴，命人去叫御医，来开血管。这时大臣得知国王决心献出自己血肉，感到不安、困惑、气恼，出于对他的爱戴，他们断然劝止：陛下，不可肆意过分宠施，以致到了不顾行为后果的地步，不计对王室及忠贞臣下的祸福。陛下不会不知恶鬼的本性。

明君须知妖鬼性，乐见臣民灾祸临，

专以害他为能事，此是其性仁应知。

陛下不计自利乐，专为百姓受苦劳；

停息捨己血肉心，此非明智君应知。

无疑唯陛下力护，恶鬼不能害臣民；

欲加灾祸成徒劳，夜叉又把阴谋呈。

诸天喜欢油脂等，举行祭祀用火供；
陛下净妙精制食^[3] 非此恶鬼所喜用！

虽然陛下用意非我等能知，然而，以臣下职责，我们决不能听从此事。为了五个夜叉，令全体人民陷入大祸，这难道叫作陛下正行？而且，有什么理由令人觉得陛下少人爱戴？我们的身体现成，都受主上支配，我们的血肉何以被您忽视，而您非要献出自己的？

国王对这些大臣说道：

所求物分明，有何能说无，
或说不能给，叫我打妄语？
谬为正法首，下属乐随行；
我自入邪径，属下当何从？
发心为属众，身力从此生；
我昧心自私，何力福百姓？

说我显得少人爱戴，臣属血肉现成，王自己献出肢体。这是说的爱敬语，充满关爱和真切同情。我有辩解理由，莫以为是缺乏信任，才堵死了你们奉献爱心之路，或者制造怀疑的稠林，而是

朋友财损减，或复遇逆缘；
此时当救助，而非贫济富。

我肢体现成，强壮多血肉，
特为供来求，他人不相干。
不忍外人苦，岂忍自眷属？
故我献自肉，亦是他所求。

对本人的爱执，使你们敢于为我的正行设置障碍，不要再反对我的决定。实在说，诸位还不习惯如法应对我的来乞者。另外，还要这样想：

他人求福而施食，有人阻挠是与非？

我此种施不应疑，还有什么好争执？

只要对此事略加思考，就能纠正错误想法，与为臣的地位相称。其实，诸位应当随喜赞叹，而不是一脸焦灼。何以故？

求财求物求用具，日日可见不稀奇；

如此来乞甚难得，离欲天人也难遇。

此身危脆苦所依，下劣自爱甚可惧；

稀有乞士现在前，稍作犹豫也小气。

诸位，请不要再作阻挠。

这样劝说之后，他叫来御医，切开五条血管，对夜叉说道：

敬请受微供，助成我义举，

令我今获得，无上大欢喜。

夜叉同意了，双手接住王血而饮。这血殷红，犹如红旗檀。

王身犹如金山王，血如慈云映夕阳；
夜叉吸食力不减，体健神清血更旺；
此由王得胜欢喜，及得广大慈忍力。

夜叉解除了焦渴，对国王说已经喝足。

念已放下此色身，不知恩养众苦依，
用它款待来乞客，国王对此更满意。

这时国王由于欢喜踊跃而更加神情自若，他操起利剑，锋刃若青莲般寒光闪闪，精致的剑柄宝光映彻。他以此剑切下片片身肉供养夜叉。

布施生喜悦，不容切肤痛，
一次又一次，不令悔恨生。
切割疼痛起，遂因欢喜退；
疼痛难入心，来回受疲累。
以身肉布施，虽独自欢喜，
夜叉冷酷心，亦渐渐消融。
乐法慈悲心所使，弃捨自身利他人；
此人能够转怒火，化作调柔信解心。

夜叉看到国王神情泰然地自割身肉，面不改色心不跳，被感动得极为调顺和钦佩，

神奇太神奇！是真还是幻？

心乐生此想，瞋怒顿平息；

恭敬赞王行，以此表信服。

它们高呼：‘够了，够了，陛下！快停止伤害您的贵体！您的惊人壮举能赢得一切乞士之心，我们感到满意。’它们大为激动，恭敬磕头，恳求国王停下。然后扬起满是惭愧泪水的脸，极为关切地仰望着他，继续道：

宜乎美名遍称颂，吉神来住捨莲池！

天人虽得帝释护，下视此土生妒意。

何须多说，能得到像你这样的明君佑护，真是福气！而我们给您带来痛苦，十分内疚！我们罪行累累，希望与您结此胜缘，令我们将来得到解脱。我们希望知道：

不计王室乐，于国得自在，

求何妙高位，而行此难行？

是整个南洲，还是毘沙门，

或得帝释位，与大梵合一？

汝意志坚决，此皆不难得；

请王赐欢喜，或能令吾闻。

国王说道：听着，我所追求的是什么。

有为荣耀崇高位，得之辛苦失之易；
乃至不能令满足，更难令心趣静寂。
故我不求帝释荣，何况下劣王南洲；
或者独自得离苦，我心对此不满足。
无怙众生我所系，灾横煎熬心忧戚；
乘此功德获佛智，降伏贪瞋烦恼敌，
普救众生出有海，老病死浪相搏击。

夜叉闻听此言，欢喜毛竖，向国王稽首道：您的言行跟您的超绝意志相应，因此我们敢于断言：如是大愿不久定会圆成。

您所有努力，为救诸有情；
成佛小留神，别忘我等众。
我等太愚痴，自利都不知，
让您受折磨，原谅吾所作。
请垂慈教诫，我等当随顺；
以同样信任，如您诫诸臣。

国王知其信心已生，顽心已捨，这样说道：不必非理苦恼。其实你们对我所加，不是折磨，是利益！还有，
正法之路不平坦，怎能忘记同行伴？

我成正觉先度汝，为汝先转正法轮。

汝若欲行令我喜，如避毒药避此恶：

杀害偷盗淫他妻，妄语恶言饮醉酒。

夜叉答应依教奉行，叩头右绕，然后忽然不现。而当大士决心施舍自身血肉时，

大地六种动，引起金山摇，

天鼓自然鸣，花木非时荣。

妙花纷纷降，风吹成云盖，

或如妙花鬘，周匝供国王。

大海波涛涌，似欲阻君主，

激情澎湃潮，跃跃欲奔来。

天主心不安，推求其缘故；

惊惧见王苦，匆匆降王宫，

见大众忧惧，唯王不在乎；

虽处危急境，表情却镇定。

帝释见惊奇，慢慢走上前，

以天美妙音，欣喜而称叹：

圣行达峰巓，美德成宝库！

利他显慧心，堪为大地主！

如此赞叹一番之后，天主帝释用仙草为王止痛，这仙

草一半源自天上，一半人间所用，能立即愈合伤口，令其身体平复如初。国王待以上宾之礼，尔后帝释还归天宫。

【点题】

具大悲心者，不在乎他们自己的安乐，因他受苦而痛苦。

【注】

[1] 食精气者：Ojohāra，包括夜叉、罗叉、毗舍遮等。

[2] 指常杀人供养夜叉。

[3] 食：指菩萨善功德聚集之身血肉。

1) 【延伸阅读】

2) 《贤愚经》卷二，第 13 ‘慈力王血施品’。

3) 宋·绍德、慧询等译《菩萨本生鬘论》卷三，‘慈力王刺身血施五夜叉缘起第八’。

4)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一，T24/1450-156b。

5) 《白莲花论》（上）第 21 ‘慈力王布施血肉’。

9.好施太子^[1]

从前，喜碧国由桑杰耶王统治。他以正法治化，雄武有力，诸根完全调伏，具足勇气、谨慎、谦逊等高贵品德。他一贯严格奉事师长，由此通达了三部吠陀及诸明论。他的公平善政赢得了臣民的爱戴和称颂，他们恪尽职守，享

受着和平与安宁。

由积聚功德，膺此皇家荣，
犹如贞节女，他王念不生；
又如狮守穴，群兽莫敢窥。
苦修才艺士，纷纷来归依；
凡能显所长，皆得优厚礼。

他的儿子，法定继承人，好施太子，地位虽次于王，
而他的一系列出名美德却不亚于王。

年少却持重，热情性堪忍，
多闻不自负，名重不骄人。
美德耀诸方，名闻达三界；
其余小人物，莫敢与比肩。
不忍灾肆虐，及余众苦患，
慈悲弓施箭，向它们开战。

他惯常日复一日地向来乞者布施，毫不迟疑，伴随尊敬、善言慰喻，让碰巧赶来的沙门、婆罗门大喜过望，满意而归。到了斋日，他总是恪守斋法。洗沐头已，穿上白氎衣，他跨上自己的宝象。这象驯服敏捷、充满活力，身似雪峰，带着吉祥图纹，面挂香液流过的印痕。坐在这皇家宝乘、名闻遐迩的香象^[2]背上，他通常要巡视布施堂。这

是他在城市各处兴建的，对乞士们来说，如同清凉井一般。巡视令他增益欢喜。

乐施人济贫，施时生喜悦；
库藏财虽多，此喜不能得。

他的布施大行被兴奋的乞士们到处称扬，有一邻国王听到了，想利用太子的布施热情作弄他一番，于是示意几个婆罗门作为使者，夺取太子的宝象。

一天，太子正兴高采烈地巡视自己的布施堂，那几个婆罗门在路上将他迎住，举着右手向他祝福。他止住宝象，恭敬地问他们来意，他们只得直言所需：

此象性极佳，步态甚雄健；
汝勇乐施名，令吾若乞丐。
与我等此象，如冈底斯峰；
汝此行足以，令世界震惊。

菩萨闻此言，满怀由衷喜悦，作是思维：的确，很久没有人来求贵价物，这些婆罗门来乞象王，到底有何用意？必然是某个国王为贪瞋、嫉妒所苦，出此下策。

不计自名称，或正法伦理，
彼急成就我，不让他失望。

想到这里，大士从宝象下来，立在他们面前，举起金瓶，

说声‘受’！（布施仪式）

虽知手腕随正法，唯当法财相一致；
坚持正法捨爱象，行正不惧手腕欺。
送出象王并金鞍，犹如秋云电光闪；
太子获得胜欢喜，世故国民受震撼。

实际上，喜碧人一听说象王送了人，大为恼怒，婆罗门长老、大臣、武士和长者吵嚷着来到桑杰耶国王面前。由于激动、怨恨，他们忘记了对君王应有的礼节，说道：‘国家财宝被盗走，陛下为何无动于衷？陛下不应姑息养奸，给国家带来隐患。’国王惊恐地问此话怎讲，他们答道：刚刚发生的事，陛下为何不知？

瑞兽面上出香液，群蜂陶醉尽忘归；
香气随风弥漫处，高傲余象失气味；
战象勇健能制敌，灭其骄慢成尸体。
此物好施送与人，胜利标志出国门。
奶牛黄金和衣食，适合布施婆罗门；
弃捨取胜妙法宝，战象送人太过分。
不识策略以至此，取胜强国如何成？
此事陛下不合忍，勿令不久悦敌人。

国王爱子心切，听了这番话颇不以为然，但迫于需要，

还是敷衍着说他们有道理，而后又试图安抚喜碧人说：我知道太子过于热衷于施舍，以致不顾策略，行为与安邦治国不相称。可是，他已经像弃捨唾沫一样放弃了自己的象，谁又能将它收回来呢？然而，我会设法让他知道布施的限度，你们该满意了吧？

喜碧人回答：不满意，陛下！好施不是那种仅仅责备一番就听话的人。

桑杰耶说道：还要我怎么做？

他讨厌恶行，修善以成习；

何以因此象，处死或入狱？

所以，停息你们的愤怒！今后我会阻止他再干此类事情。

尽管如此，喜碧人还是余怒未消：

谁乐意处死，入狱或鞭笞？

好施乐修行，不合理国政；

他心慈手软，难以承重担。

斗战已出名，善调和三品，

此应入王位；好施则不同，

爱法忘善巧，宜住苦行林^[3]

如果王子失善巧，由其手下承恶果；

此为教训尚堪忍，王失善巧成大错。

不善王政损王位，如是喜碧人裁决：

王子须入梵卡山，住在悉达修苦行。

权贵们出于对缺乏策略招致不幸的预见，及对国王的关爱，就此作出了严正宣告。国王为政要们的愤怒感到羞耻，他垂下眼帘，满怀与子离别的伤感，发出一声深沉的悲叹，对喜碧人说：‘如果这是你们的最后决断，容许给他至少一昼夜时间，明日一早让好施执行决定。’喜碧人同意了。

国王对待从说：‘去通知好施这一切。’侍从说‘听命’，脸上淌着泪，走到太子的宫室，一下扑到太子脚下，泣不成声。太子焦急地询问亲人的健康状况，对方由于忧伤声音含混地说：‘亲人很好。’‘那你为何如此紧张？’太子连问两遍，侍从才哽噎、抽泣着说：

喜碧人发怒，要将太子黜；

王好意相劝，粗暴全不顾。

太子道：我...，喜碧人...命令放逐，因为恚怒！你在乱说些什么！

从未放逸离正轨，恪尽职守恨粗心；

不知我曾做何恶，令喜碧人心生瞋？

侍从说道：他们对您的心气太高不满。

您平等施心满足，乞者贪心却难止；
太子拱手施宝象，喜碧人民愤难制，
不顾身份将您逐，必须入山修苦行。

菩萨此刻显示的是他的巨大忍力及对乞士们根深蒂固之爱，后者是他不断长养慈悲的坚实基础。他说道：喜碧人性情浮躁，他们好像不理解我。

五欲本是身外物，不施奢谈施头目；
此身尚为利他存，何况车乘诸衣物！
要满乞士诸希求，若有必要施身肢；
喜碧人愚心轻躁，出于恐惧不令施。
他们杀我放逐我，我此施心不能止；
去苦行林我所乐，前去要不捨此心。

妻子曼坻得到消息脸色变得苍白，菩萨说：‘喜碧人的决定阁下知道了？’曼坻答：‘知道了。’好施说道：

美目妃且听，将你的嫁妆，
及是我所赠，妥善作保存。

曼坻问：王子，让我存在哪里？

好施说：

必须恒常供善人，恭敬如法为严饰；

如此保管不失坏，伴随我们到来世。

敬顺于公婆，善养护子女，

善行不懈怠，莫悲相别离。

为避免损害丈夫的坚定意志，曼坻强压内心深处的伤痛，假装平静地说：

殿下独行不应理，夫主行处妻相随；

事君身死我心甘，无君活着不如死。

我不认为林居生活有什么不好，仔细想想看，

不见恶人鹿常伴，众鸟婉转相和鸣，

地覆绿草若琉璃，林间小溪无人动，

人工花园岂能比！ 真的，王子，

儿女新衣戴花鬘，愉快玩耍树丛间，

睹此你不念王宫。

溪流纵横树荫覆，四时变幻若凉亭，

让你陶醉在林中。

鸟儿唱歌引同伴，孔雀舞蹈示多情；

赏心林间音乐会，嗡嗡伴奏小蜜蜂。

入夜微风送花香，石上月色若纱笼；

怡神莫如住林间，溪流击石瓔珞声。

爱妻的请求让他对山林充满急切向往，因此他准备对

乞士再行一次痛快布施。

放逐太子的消息在王宫里引起剧烈震动和哀伤，众乞士也同样烦恼得发疯，举止如醉如狂，发出种种悲叹：

大地何以太无情，许此谤斧斫大树，
荫覆我等供甘果？自己子孙竟不护！
清凉净洁甜水井，人来毁坏无人护；
护世天王今何在？徒有虚名不相助。
正法长眠恶法醒，王子好施遭放逐。
无辜乞者待饿毙，是谁出此阴毒手？

菩萨开始向沙门分施财物，充满库藏的金银珠宝，价值千万；库房里的用品，粮仓里的米谷，还有车马衣物、男仆女仆。这些都依各人的功德分发。做完这些，他向父母请安、辞行，他们都饱含悲伤。尔后他和妻儿登上马车，离开王都。

街上，大群的人们前来送行，嘈杂如同节日。他们叹惋流泪，跟着车恋恋不舍，好容易才劝他们止步。

太子亲自执缰驾车，向着梵卡山驶去。他心情平静地穿过布满园林的城郊，渐渐进入荒野，罕有人迹，树木稀少；远处一群羚羊在奔跑，近处听得蚰蚰的鸣叫。忽然几个婆罗门迎面走来，向他要马。

妻儿拖累无侍从，前路尚有多由旬；

喜此施缘忘前程，四马送与婆罗门。

菩萨系好肚带，准备套上辕自己拉车，这时四个年轻夜叉化作红鹿出现。它们如同驯良的骏马，主动上套拉车。曼吒注视着它们，又惊又喜，菩萨对她说道：

苦行林魅力，苦行僧加持；

仙鹿迎远客，热情竟如此！

曼吒回答：

是君威神力，善人德行感；

此德虽无形，非常人可比。

睡莲笑脸开，星辉被映蔽；

月天子好奇，舒光故如此^[4]

就这样夫妻互相安慰着继续前行，迎面又走来一位婆罗门，向菩萨索要马车。

不计自安适，乞士作亲眷；

婆罗门要车，菩萨满其愿。

他愉快地让家人下车，将马车供养婆罗门，抱着儿子佳林徒步继续向前；曼吒也毫无怨言，抱起女儿齐娜紧随在后。

前方树林远相迎，枝头挂满诱人果，

低头弯腰敬德士，恭顺谦谨若弟子。

香风吹拂云如盖，口渴欲饮见莲池，

天鹅飞舞荷花摇，红白花粉覆水面。

由于夜叉的帮助，缩短了行程，免去旅途辛劳。菩萨与家人就这样尽享徒步之乐，就像在园林游行，感觉不到一丝疲劳，终于看见了梵卡山。经守林人指点，他前往山上的苦行处。

这里佳木环绕，枝头缀满花果。成群的孔雀翩翩起舞，兴奋的众鸟婉转唱歌，还有各色野鹿在这里生活。一条小河蜿蜒如带，水清莹澈。和风吹拂，落英缤纷。林间有一座废弃的茅棚，外表美观，四时皆宜，是帝释动用天工所造。菩萨于是作为住所。

娇妻侍奉童稚伴，不念王宫琐屑事；

如人身处自家园，精进苦修达半年。

一天，王妃外出采集根果，王子正处在茅舍照看孩子，来了一位婆罗门。他脚板僵硬，风尘仆仆，因为辛劳而眼窝、两颊深陷，肩上用木棒挑着水罐。他妻子强行派他来索佣人。

菩萨过了很久才见到一个乞者到来，心中兴奋，面露光彩，走上前去迎接，善言问讯。互相寒暄之后，邀他进

入茅舍，待以尊客之礼，然后问其来意。婆罗门爱妻心切，顾不得身份和廉耻，急欲得到所求，便直言不讳地说：

众人皆易趣，轻松平坦路；
此世暗如此，欲求无处诉。
汝勇施美名，已流遍诸方；
故我不辞劳，来乞汝二子。

大士听了诉求，

由乐施乞士，从不会说不，
便勇于直言，二子也堪施。

婆罗门便催促道：‘祝福您！那还等什么呢？’两个孩子听到父亲要将他们送人，难过得眼中溢满泪水。父爱受了触动，菩萨感到心情沉重，于是说道：

孩子我已捨，但妈妈不在，
外出采根果，傍晚才回来。
让其母亲见一见，衣着整洁戴花鬘，
亲亲他们作分别；在此且住到明天。

婆罗门道：

尊者不必强留我。女人名字叫善变，
给你布施作留难，故我不乐住此间。

菩萨说道：莫作此想。我妻子不会障碍我的承诺，她

是我的贤内助。当然，尊者愿走，悉听尊便。可是，大婆罗门，您想想：

此儿如何能奉事，幼弱未习奴仆礼？
乃祖喜碧王若知，决定重金来赎取；
是故请你赴此国，能获大财正法利。

婆罗门道：不！我不敢去向国王出售，这会触怒他，如同毒蛇不可近。

会强将孩子夺走，可能还会处罚我；
宁可带回与我妻，令其承事梵志尼。

菩萨听了，只得说：‘随便你。’便说不下去了。他劝导两个小人儿如何做好奴仆的新角色，然后拿起水瓶，倾向婆罗门伸出的手掌，此人急欲得到施舍印可。

使尽不少力，水方从瓶出；
眼圈若红莲，泪水夺眶涌。

婆罗门乞求成功，欣喜若狂，由于兴奋、急欲将菩萨的孩子带走，简单说几句咒愿辞，便厉声命令孩子们出去，准备将他们带离茅棚。而孩子们受不了离别之痛，他们的心缩成一团。他们抱住父亲的脚，泪流满面，高声说道：

妈妈不在家，将我们送人；
要等她回来，我们说再会！

婆罗门想：母亲不久会回来，或者父爱可能使他反悔。于是，他用藤条捆住孩子稚嫩的双手，边威胁边牵着他们走。幼弱的孩子不愿离开父亲，三步一回头。女儿齐娜从未经受过这么突然的打击，向父亲大哭道：

凶恶婆罗门，用藤条伤我；
婆罗门仁义，分明是妖魔，
将我们带走，会吃掉我们。
我们被带走，爸爸何忍心？

儿子佳林则因为母亲伤感：

梵志粗暴不算苦，苦的是没见母亲。
不见母亲面，我心痛如刺。
她在空茅舍，准久久哭泣；
如同佳特鸟^[5] 幼雏被杀死。

母亲采食满载归，发现茅舍悉空寂，
不知心里如何急。

象马车乘诸玩具，乞父一半给母亲，
以此安慰她伤悲；还要呈我恭敬礼，
让她务必莫伤心；就此一别难再会。

齐娜我们死，活着有何益？
王子施我们，婆罗门缺财。

这样说完，他们离去。而菩萨，虽然心被孩子们最可
怜的哀伤揪动，却始终没有动一动所坐位置。尽管这表示
已施不应反悔，内心却为难以弥合的悲伤煎熬着，思想混
乱，似乎为毒药所麻痹。凉风的吹拂使他不久回过神来，
目睹茅棚寂静依旧，却不见了孩子，声音哽噎着自言自语：

此人当我面，抽打我心肝；

呸！

婆罗门缺德，太肆无忌惮！

童稚赤双足，如何行长路？

奉事于此人，如何不疲苦？

旅途力尽时，谁与作歇息？

饥渴诸苦恼，他们又求谁？

此苦加我身，尚须用力忍；

何况享乐中，成长两小人？

子女别离苦，如火煎我心；

为德持法行，何容作悔恨？

在这同时，曼坻为种种不祥之兆搅得心神不安，她有
一种不祥的预感，想带着采集的根果快点回去。猛兽挡住了
去路，她只得绕了一个大弯才回到茅舍。她没看见孩子
像往常那样在路上迎接，他们玩耍的地方也没有，心中不

安急剧增加，

可怕预感令心忧，焦虑不安四处寻，
思念孩子心痛楚，呼唤不见有回音。
往日茅舍儿呼叫，对我如同寻常事；
而今不见孩子面，感到无助处荒林。
或是玩累正熟睡，或能迷路灌木丛？
还是淘气故藏起，怪我采食迟迟归？
远处鸟儿何不鸣，不知所措见不幸？
或儿不幸入激流，随浪挟裹被冲走？

唉！都是我在无理瞎猜，王子、孩子都很好！但愿那些不祥之兆落在我身上。可是，为何一想到他们我心中充满忧伤？为何悲伤重重要将我淹没？为何我四肢无力、心志恍惚，感到林木失色、天旋地转？

她进入茅舍，放下根果，去见丈夫。行了常礼，她问起孩子。菩萨知道做母亲的舐犊情深，又觉得这事难以启齿，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自己已经够可怜，对方正需安慰言；
若以不幸相折磨，此事的确难又难。

曼坻想：孩子果真出事了，他沉默不语一定是心里非常难过。她目光呆滞地瞪着茅舍，见不到孩子。她强忍眼

泪，声音含糊地说：

见不到孩子，你又不言语；
我真可怜哪！沉默表大祸。

说完，由于痛苦难当，她像被猛力斩断的藤条一样瘫倒下去。菩萨赶紧伸臂将她抱住，放在草垫上，以冷水洒面，她才苏醒过来。丈夫尽力安慰她说：

此不幸消息，恕我未直说；
怕爱子心切，承受力太弱。
年耆婆罗门，贫困来求助，
我送与双子；安静莫难过。

曼坻看着我，
不要找孩子，莫过于伤心；
我心痛如刺，你莫更伤害。
人来索我命，我焉能保住？
以此比施子，吾爱应同意。

曼坻难过，原以为孩子没命了；现在听到他们活着，开始从惊恐忧伤中缓过来。为了宽慰丈夫，她擦掉眼泪，抬眼望去，看到了什么，惊奇地对丈夫说道：奇妙！真奇妙！简单说吧，

汝心非情见可及，诸天也来表敬意；

四方回荡天鼓声，分明庆贺君荣誉；
远处传来天歌声，赞颂语言甚清晰。
大地震动生欢喜，怀中大山随升沉；
金花纷纷从天降，照亮太空如电闪。
汝所布施之大福，必能擦亮汝心田；
更利有情若井泉，此心如初勿伤感！

此时大地震动，诸宝闪烁的须弥山王开始摇动。天主帝释询问地动原因，四方天王睁大惊奇的眼睛报告说，由好施太子布施孩子引起。帝释又惊又喜，次日一早，他化作乞求婆罗门出现在好施面前。菩萨予以殷勤招待，然后问他有何要求。帝释向他要他妻子，他说：

有德人行施，如池水易竭；
请给我汝妻，吉祥若天女。

菩萨施心坚固如初，答应给他。

左手执曼坻，右手提水瓶，
注水梵志掌，爰神悲火烧^[6]
曼坻无悲恼，知夫主性尔；
不堪新增苦，呆立视夫主。

天主帝释看到这里，极为敬佩感动，赞赏大士道：

义举卑劣行，相去若天渊；

心灵未净者，难信此壮举。
妻儿皆珍爱，一切能舍弃，
守无著誓愿；此高行难思。
热爱您的美德者，将传汝名遍世间；
犹如日光遮众星，余人英名必消散。
夜叉乾达婆，天龙及帝释，
现在即称许，汝超世大行。

这样说完，帝释重新恢复自己的殊胜身形，让菩萨认识，然后又说：

汝妻曼坻我奉还，月光还自归明月。
不必挂念汝儿女，亦莫伤悲失王位；
不久汝父当来请，一双儿女也相随；
为使国家得怙主，重新恢复你高位。

说完这番话，帝释忽然不现。

再说那婆罗门，由于帝释的力量，他带着菩萨的孩子真的去了喜碧城。喜碧人和桑杰耶王听说了菩萨的大慈悲行，为人所难行，他们的心变得柔和起来。他们将孩子从婆罗门那里解救出来，宽恕了好施，让他回来，恢复了她的太子地位。

【点题】

心地卑劣之徒甚至不能够赞同菩萨之行，更不要说效法了。

【注】

[1] 梵名 Viśvantara，此云‘一切持’。汉译三本中，篇名与《菩萨本缘经》第三品一致；另二译本皆名‘须大拏’（Sudāna），此云‘好施’，既通俗易懂，又能充分体现主人公个性，故采用此名。

[2] 香象：系指由鬣角可分泌有香气液体之强健大象而言。

[3] 三品：或三利，均指法、财、欲；善巧：指策略，耍手腕，弄权术。

[4] 原注：据说月亮出来，白睡莲开放。这种花月之间的关系，在印度诗文中是老生常谈。

[5] 原注：佳特鸟，cā taka，*cuculus melanoleucus* 属，印度文人最喜欢的一种鸟，据说以露水珠为食。

[6] ‘爱神悲火烧’，依原注指降伏贪欲之魔。

【延伸阅读】

- 1) 《六度集经》卷二，第14‘须大拏经’。
- 2) 《菩萨本缘经》卷上~中，“一切持王子品第三”。
- 3) 西秦·圣坚译《太子须大拏经》，T03/171。
- 4)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十四，T24-64c。
- 5)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六，T24-181a。

6)南传《本生经》第 547 经，‘毘输安呬啰本生史谈’，
Vessantara-j ā taka。

7)南传《所行藏》第 9 经。

8)《白莲花论》（上）第 22 ‘义成王子广行布施’。

9)《白莲花论》（上）第 23 ‘普度王子行布施’。

10.祭祀

很久以前，据说菩萨由于善业成熟，依法继承王位，成为国王。他平和地统治着自己的国家，王权巩固，得到一致认可。国无内忧，亦无外患，一派升平景象；一切属国莫不畏服。

君王已伏烦恼敌，有过利乐不动心，
行依正法若牟尼，全心全意为臣民。
深知众生之根性，上行下效是民风；
故王特别重修持，普愿救护诸百姓。
修行布施严持戒，忍辱精进利有情；
貌柔心慈与民乐，正法化身无不同。

虽有他的护佑，因为有些国民行为不端，雨神轻忽，境内某些地区还是出现了干旱并引起灾患。国王闻讯，完全相信灾害是由自己或臣民违反正法引生。他特别惦念人

们的疾苦，他们的福利是王挥之不去的关注。他想咨询在修行方面有名望的人士，于是跟以王师和大臣为首的婆罗门长老们协商。他问息灾方法，众人以为，依照《吠陀》的要求，举行一次正规的祭祀，能够带来丰沛的降水。他们给他解释，他必须亲自主祭，祭祀带有恐怖性，因为要屠宰上千条生命。他听了有关杀生祭祀的所有细节，以其慈悯的天性，内心决不赞成这么干。但是出于礼貌，不便严辞拒绝，令他们生恼，他于是漫不经心地转移了话题。然而，他们不解国王心中密意，一有机会就劝他尽快完成祭祀：

为行王道得国土，经理众务不失时，
行为合于正法律；云何轻慢此祭祀？
既能精明于三品，奋勇弯弓守民利；
祭祀能架人天桥，拖延迟滞甚不宜。
小王听命如臣仆，奉为金科和玉律；
得妙加持时已到，祭祀能获大荣誉。
恒行布施严守法，主持祭典君最宜；
回向天神免宿债，此是吠陀祭祀义。
适时无误行祭礼，天神欢悦报好雨；
为了百姓陛下福，常行祭典增荣誉。

听他们那么说，王却这么想：任用这帮臣僚，帮我办不了好事；既然真诚相信、热爱正法，听信他人会断我慈悲善根。因为

众望所归名称士，欲行杀害援法律；
呜呼一旦入歧途，恶行围绕搁险滩。
善法何能容伤害？二者究竟何相关？
天神自是居天界，降瑞杀生怎相连？
云按仪轨及咒愿，祭祀被杀得升天；
神圣仪轨如枪刺，说此如法成谎言！
他人所造善恶业，如何余人来受报？
未曾止恶与修善，因祭被杀便升天？
若此生天是真实，梵志自应作祭品；
天下未曾见此例，王师建言谁在意？
天神惯享天美食，香味无比增色力，
美丽天仙殷勤献；此食如何会舍弃，
乐见无辜遭杀害，享用祭祀诸肢体？

所以，现在要如此如此行事。决心已定，国王假装同意他们的要求，急欲举行祭祀，这样对他们讲：诸位王师为我的福祉着想，我很高兴！因此，我要举行一次人祭，一千人为牺牲。让有关人员做好准备，为‘萨多罗’【祭

典】选好场地，搭起帐篷，建立龛室，还要选择良辰吉日。

王师说：为了使事情顺利，陛下在完成一个牺牲【指杀一人】之后应当沐浴，然后接着完成另一个。如果一次抓一千人作牺牲，臣民定会责难，以致引发不安。王师的话得到众婆罗门的赞同。国王答道：诸位，不必担忧人们的怨言，我会采取措施，防止臣民的骚乱。

之后，他召集了一个城乡大会，宣布：我计划举行一个千人大祭。品行正直者不合作我的祭品，为此我建议：从现在起，我看到任何人违反法规、蔑视本王意愿，命令你们把他抓来，作我的祭品，因为他是家族败类、国家隐患。为了贯彻此一决定，我会派出优秀机敏的巡察使进行监督。他们会保持高度警觉，向我汇报你们的行为。集会的首领合掌举至额头，说道：

陛下诸行为利民，如是蔑视何由生？

即使大梵也忍可，善法权威君最尊；

陛下所乐民定乐，所乐无非我等利。

城乡代表头人接受命令之后，国王分派长官到全国各个城乡，身着‘抓捕行恶者总督’制服，日日击鼓，处处大声宣告：

恒常正直守法者，国王保障其安全；

为利百姓行人祭，要抓好行恶者千。
今后有谁敢放纵，即是无视君王令，
因自业力成祭品，此令小王也遵从；
身体绑在祭杆上，人们亲见悲惨景。

当地居民开始意识到，国王在用心抓捕行恶者以供祭祀之用。后来日日听见官差瘠人的高声宣告，又看见国王任命的差役搜寻抓捕恶人，不时在各处现影，他们弃捨了恶行，变得恪守道德规范和自我约束，时刻避免敌意和仇恨，平息争端与分歧，珍视互爱及互敬，顺从父母师长的教诲，慷慨与人分享、热情大方、正直礼貌之风盛行，如同处在劫初时代。

惧辱族姓重荣誉，怕死唤醒来世心，
心大净化增惭愧，因此人速行为纯。
尽管人人重正行，遵守善法胜从前，
为使人们善不退，差役监督并未减。
王从差役闻佳音，极为欢喜赏众人，
重赏原为传喜讯，然后如是训诸臣：
护我民众第一愿，为行祭典备净财；
德行既备勘受供，需钱与钱恣情取；
财令心欢无贫苦，无忧无恼殃遂息。

随自意乐成祭典，得汝佐助实良伴；
每念宏愿佑黎庶，民有忧苦心油煎。

大臣奉了王命，很快付诸实行。他们要求在村镇、城市四衢道头设立布施堂，依照国王吩咐，日复一日地施舍钱物，来乞者必满所愿。

百姓得王财，贫苦遂消失；
妙服美衣饰，鲜艳若节日。
欢喜受王恩，歌颂遍诸方；
国王美名德，扩散如水晕。
由君王妙策，国人尽重善；
正气日兴盛，灾障悉退散。
季节依时序，秩序悉井然，
如新王就位，人人皆得欢；
五谷并丰熟，莲池净水满；
时疫不流行，药草具妙力，
吉星常高照，季风依时起。
无处有险难，内外悉平安；
善德日日增，快乐如劫初。

国王就是这样依法举行的祭祀，由此力量，消除了贫困，也同时消灭了灾横，人丁兴旺，国势昌隆，一派幸福

光景。同时，人民从不厌倦地为国王祝福，将他的美名传遍八方。

一日，有位具足正信的王家重臣，这样对国王说：有句箴言真实不虚，

日理万机是国君，上中下务超智人。

陛下依正法举行祭祀，无诸杀生过恶，从国民获得此世他世安乐。既然安立百姓于正法律，自然灾障尽除，贫苦平息。勿须多言，臣民幸甚。

身着黑羊皮，明月现污迹；
行为无瑕疵，不与斋法违^[1]
依斋结发髻，光胜白伞盖；
惠施广名闻，超过百祭主【帝释异名】
祭祀伴伤生，恶俗欲得善；
明主依善行，离恶成标杆。
臣民何幸运，以君为怙主；
世间决无有 胜此大慈父。

另一大臣说道：

富人行施为养德，持戒求名或生天；
唯有德学具足者，施戒为利他方便。

【点题】

心地纯洁的人，不会依照邪恶者的诱惑而行。明了这点，就要为心灵的纯洁努力。

【注】

[1]依婆罗门祭祀法，国王从灌沐入坛，到整个祭祀结束，要身穿黑羚羊皮；‘明月现污迹’显示说者否认这种做法。祭祀仪轨或斋法十分繁杂，说者以为三业清净才重要。

【延伸阅读】

南传《本生经》第 50，‘无智本生谈’。

11.帝释

往昔世中，菩萨长时行持善法，具足布施、持戒、自制、慈悲诸功德，将自己的高尚大行回向利他。据说，他有一世生为天主帝释。

身临此位天神主，绚丽光彩倍庄严；
仿佛宫殿新涂饰，月光照临增璀璨。
修罗虽不惧猛象，天主威光能伏彼；
虽于五欲得自在，不让高慢染其心。

由于如法统治天地，他获得的美名遍满大千世界。而阿修罗，对他享有的名闻及妙乐心生不忍，于是向他挑起战争。他们率领四种大军——象军、车军、马军、步军，

前来向他挑战，列阵威严可怖，声如狂暴的大海，各式攻防武器的光耀炫人眼目。

帝释虽然守法戒，因为敌人太傲慢，
威胁着属辍游乐，自己威严受挑战，
天人常法亦如此，令他激愤要应战。

于是他坐上金车，套上千匹良马，车前高树精美旗帜，
上绘身着应真袈裟的人物作为标志。车的外表极为美观，
重重七宝交相辉映；还有陈列的各式精良武器闪如火焰，
照亮车的两边。车内铺着细白地毯，上面环列聚集着四种
雄伟天兵。大士与阿修罗军在大海边遭遇。

大战即爆发，懦夫心胆寒；
双方呈刀枪，盾甲被击穿。
喊杀四激起：莫逃请看剑！
刀枪相和鸣，鼓声欲裂天；
大象互冲击，如山崩毘岚¹¹
车来若阴云，旗舞如闪电，
车声若雷震，如雨落飞箭；
天人及修罗，旗盖尽被穿。
帝释军不如，恐惧且溃散；
唯有忉利主，力守以拒战。

天主的车夫马特利看到敌军士气高涨、伴着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压过来，天兵几乎要逃散，他感到该得撤退了，于是调转了天主的车头。正要上升，帝释发现丝绵树上有些鹰巢正当车前，肯定会被车碾碎。一看到它们，心中猛然生起悲心，对车夫马特利说道：

丝绵树上巢，雏鸟翼未生；

驾车要留神，莫为车覆巢。

马特利说：阿修罗军就要追上了，主人！

帝释道：不怕。你只要小心，别撞到鹰巢。

车夫答道：

长期与天斗，修罗终得势；

转向已不及，敌军在咫尺。

此时，天主帝释悲心大发，显出异乎寻常的善良和决心，说道：

那么请你调转头！宁死修罗棍棒下，

不害恐惧小生命，留下污点落骂名。

马特利只得依教奉行，调了转千乘之车。

敌知帝释勇，见天车转向，

惊恐成混乱，如风卷残云。

败中有一人，转向阻敌军，

这突然勇力，能消敌傲慢。
见敌军阵乱，天兵勇气增，
回军斗修罗，皆溃散逃命。
天兵大欢喜，怀愧礼主人；
后宫城中盼，得胜悄然归。

就这样战斗得胜，因此而有箴言曰：

下人因心恶，而有邪恶行；
中人遇违缘，行之亦可怜；
贤者纵命难，如潮不越限。

【点题】

世尊多生以前就为保护动物性命，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和天上的领袖地位。切记，明智之人决不应当恼害有情，更不必说恶意对付它们。具德之人必定致力培养对有情的悲心。

【注】

[1] 据说劫末器世间欲坏时，有毗岚风（vairambhaka）起，能将须弥山吹得粉碎。

1) 【延伸阅读】

2) 南传《本生经》第 31，‘雏鸟本生谈’。

3) 夏丏尊译《时空中的莲花》第 31 则，‘雏鸟’。

12.婆罗门

据说，菩萨有一世生在婆罗门胜族，种姓真正，名声世代相传。他们依照传统家风，格外重视教育和礼仪，因此受到高度尊敬和称扬。在家适时学完《受胎仪》《生业论》等神圣仪典之后，他住在老师家里，以便学习《吠陀》。老师为一婆罗门，以其学问、族姓、传统道德修养著称。

聪敏熟记师教言，忠厚顺从是家传，
品行正直性沉静，年少稀有师爱念。
美德保持不中断，如同魔咒惹人怜；
莫说通情达理人，即使仇敌也心软。

老师在教授圣典之余，为了试探所有弟子的品行，便经常在他们面前哭穷：

家中无人助，节日也无欢；
乞讨令人厌，愿望何时满？
没钱人不爱，处境步步艰，
缺这又缺那，无尽苦恼缠。

犹如良马受到鞭策，弟子们因为热爱导师而大受触动。他们尽全力每日托钵，乞来丰盛可口的食物供养其师，导师却说：诸位，别这样忙活了。仅靠每日乞来的食物供养，并不能缓解任何人的穷苦。如果对我的困窘不忍，就应当

设法获得财富，这样才能如法供养。何以言之？

饮食除饥渴，祛病咒加药；

财能除贫苦，令亲友看高。

弟子们问道：我们能帮什么呢？真惭愧，能力太有限，而且，

财若如食可乞得，不会令师受贫乏；

梵志得财靠施舍，此方人民不好施。

所以我们甚无力，因此无能心悲泣。

导师答道：然而，另有生财之道，律典中有解释。只是我年迈体衰，不能够履行。

弟子们说：导师，我们年轻力壮，您要是觉得我们能够依照律典行持，请告诉我们，我们或能报答您的教导之恩。

导师说道：年轻人心太懈怠，难以完成强大计划，这些得财方法恐怕派不上用场。既然诸位硬要我说，那好，我可以教你们其中一种方便：

律说婆罗门窘迫，行窃为生亦许可；

世间窘迫穷为最，故享他财非为过。

世上所有诸财物，其实皆属婆罗门^①

汝等打劫也堪能，为护名声故不应；

无人时处显机巧。

他以此语松开对弟子的约束。弟子们于是高呼‘善哉！’将恶言当作善语，并且都跃跃欲试，唯除菩萨一人。

善性不许从师教，菩萨反对不迟疑；

见他欣然已接受，低眉含羞轻叹息。

老师看出菩萨并不赞同这种‘生财之道’，只是没有公开反对。他对大士的人品非常看重，便开始想：他以什么理由反对行窃？是缺少勇气，还是对我不满？或者他真的知道这是恶行？为了弄清他的真实心态，老师这样对菩萨说道：喂，尊贵婆罗门！

不堪忍受我窘迫，那些二生具奋勇；

唯你迟钝无反应，对我受苦没触动。

我之苦迫汝皆见，言语表达亦甚明；

汝却缄默无一言，对他受苦不动情？

菩萨听到这话，对师恭敬行礼，然后语出惊人：上天禁止这种感情！我保持异议，不是因为于师不爱或冷酷无情，也不是对师受苦漠不关心，我只是认为导师教授的法门不切实际。事实上，行恶不为人知是不可能的。何以故？因为不存在无人之处。

无形有情天眼圣，时刻观察世人行；

世间何处无人知？愚人做恶谓人无；
我实不知无人处，不见他人无自身？

恶行自观更明利，

他人偶见或不见，各人只念自心事；
我心甘受烦恼使，正做恶时自定知。

因此，我不敢跟他们苟同。观知其师全无怒意，菩萨接着说道：

若本知善亦知恶，焉能损德以求财？
故我不信师误导，为得财故用此法。

借此聊表自己心意：

宁著敝衣手持钵，眼见冤家居楼阁，
也不昧心害善法，能当天主也不可！

导师闻听此言，极度欢喜赞佩，从座而起，拥抱了他，并说：善哉，善哉，吾子！善说，善说，尊贵婆罗门！这正合于你的聪慧、沉静。

愚人无端离正道；君子大难不行邪，
苦修多闻慧为财。秋月升起严苍穹，
无瑕家族你庄严；所学圣典成大用，
善行明示已尽通，我之辛劳大功成。

【点题】

防止君子违越善行界限的正是羞耻之心，所以君子要有强力羞耻心以作保护。

【注】

[1]原注：许可婆罗门行窃当然不如法，这是从‘婆罗门族姓是地上一切的主人’找的借口。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 305 经，‘验德本生谈’。
- 2) 《白莲花论》（上）第 44 品，‘婆罗门子智慧决择’。

13.万人迷¹¹

往昔世中，菩萨精勤利益众生，修习守信、布施、定慧等非凡品德。据说他做喜碧国王，举止如同法律化身，致心提高臣民福乐有如慈父。

禁止其恶行，安立于善处；
如慈父爱子，令二世安乐。
依法公平治，不分亲与疏，
关闭恶趣门，开辟升天路。
视众生福乐，为正法之果，
唯此王所求；全心乐行法，
不许人践踏。

王城中有一长者，育有一女，是绝代佳人，被公认为女中之宝；她身形妩媚，有如爱神、吉祥天女或云水仙子。

所有人见之，被其美貌迷，

除非无情客，目光难移离。

因此，亲友称她‘万人迷’。

她父亲告知国王，自己有这么一个女儿，说道：‘陛下，真正的女宝出现在您的王土，请陛下明决是纳为王妃，还是放捨。’于是国王命几个善识女相的婆罗门，去察看这少女是否合乎作他的王后。万人迷的父亲将他们让进屋里，令女儿亲自侍奉客人。女儿答应了，开始在桌边招待他们，举止得体。可是，这几个婆罗门

一见目光被吸引，紧盯其面不能离，

意志为爱神征服，六神无主如痴醉。

因为他们难以保持严肃持重的表情，更难以沉着用餐，长者将女儿支开，自己来招待他们。

告辞离去之后，他们这样合计：女孩骄人的天生丽质真实不虚，具有魔咒般的魅力。因此，国王见且不宜，更何况作王后。他无疑会为她的妩媚所迷醉，因而废弛奉法及朝政。不理朝政会障蔽国民福利之源，给他们带来严重后果。

趣求胜慧牟尼尊，见之亦足起障碍；

何况处乐年盛王，未摄诸根习五欲。

因此，我们应当如此如此行事。这样决定之后，他们适时去见国王，向他这样汇报：大王，我们见到了那女孩。她长得妩媚动人，仅此而已。她有不吉相，招致败家和厄运。因此，陛下尚不应见，更不能娶她。

不吉夫人害两家，遮蔽富贵和荣华；

正如阴天月黑夜，不见天地好景色。

得知情况之后，君王想到女孩有不吉之相，不适合王室，便不再要她。长者知道国王不喜欢，便将女儿嫁给国王一个名叫向度的大臣。

一次，适逢举行月光节，国王欲观首都节日盛况。他坐上皇家马车，在城市繁华处穿行。街道及角落都已经洒扫干净，白色地面上撒满杂色花朵，旗幡高高飘扬。到处是歌舞、杂耍，和音乐舞蹈；花香、烧香、末香、涂香、鬘香、烈酒香，混合着人身上的香水和涂油，香气在空中弥漫；精致的物品在展销。主街上涌动着欢乐的人潮，他们来自城乡，身着节日盛装。

国王游览，渐渐来到大臣向度家附近。‘万人迷’因被国王嫌弃而心怀嗔恨：我真有不吉之相吗？假装好奇想

看国王，她立于国王要路过的对面平房顶上，楚楚动人的身体如同云头的闪电一样明亮。她心想：看到我这种不吉之人，他至少必能心旌不摇、六根不动。此时，国王正四下观赏王都的美景，目光忽然落在她的身上，刚好照面。一看到她，这君王，

后宫美人虽常见，亦守善道调诸根，
极有毅力性谦和，惭愧惧视他夫人；
此时却被爱神胜，长时注目不能移。

月天子化身，还是守舍神？

仙子修罗女？她身非常人。

国王这样想着，百看不厌，而马车却无情地驶过去了。

回到王宫，他像丢了魂似的，一心想着她，意志被魔王搞乱了。他于是私下问车夫素难陀：

白墙围绕房，谁是其主人？

美女又是谁，若电光白云？

车夫答道：陛下有个大臣叫向度，房子是他的；女人是他妻子，人称‘万人迷’，是基利拉长者的女儿。

听了这话，想到她是别人的妻子，便心气全无，懊悔的沉思令他两眼发直。他时时长吁短叹，一心念她，低声自言自语：

动听万人迷，名副其实；

其可爱笑容，直令我发疯。

我想忘掉她，她总在心中；

我心随她去，或她制我心。

此是他人妻，这心何等脆！

莫非我发疯，失眠又无愧。

醉心忆念她相貌，乐其面容及微笑，

蓦然传来漏板声^[2]念及王事意生恼。

如此强烈的相思，影响了国王的健康。他虽然尽力保持镇定，焦灼的面孔、憔悴的身形、不断地发愣和叹息，这清楚表示他在害相思。

尽管身强壮，心病难掩饰；

肢体已消瘦，神愣眼发直。

大臣向度善于察言观色，当他观察君主的行为并且发觉其中原因后，担心会因此带来严重后果。他热爱国王，也知道爱神的超强魅力，于是要求和王私下会面。国王同意后，他前往相见，得王开许，他这样陈说：

今日向天祈祷时，夜叉现前来告知：

国王爱上万人迷，如何至今相漠视？

夜叉说完即消失，我念此事报君知。

此若当真君不应，以此沉默相拒斥。

因此，还愿陛下赐恩，从我手中接收她。

国王心中慌乱，羞得不敢抬眼。尽管坠入情网，还未惨到不支的地步。由于长时认真修习，他熟悉法律传统，因此直言相拒：不可以。什么原因？听着，

知身无常失德行，且此恶行为人知；

更有别离苦之火，如焚干草烧汝心。

此行不明智，苦此世他世；

智者所不为，愚人或行此。

向度说道：陛下不必担心会因此违反法律。

接受人馈赠，您依法行事；

不接受是错，由障碍惠施。

我也看不出这样做对陛下声誉有任何损害。为什么？

是我俩安排，别人无需知；

因此没必要，担心舆论呵。

而且，这对我来说是恩惠，不成烦恼。为什么呢？

一片忠心有何妨？为君尽力臣欢畅；

故可尽情享君爱，不必担心臣忧伤。

国王回答：止！止！快别那样瞎理论。

对我极爱执，汝不应忘记，

助施之正行，不包括一切；
对我极爱执，不顾自生命，
此友胜血亲，其妻能不敬？

所以，不要试图让我陷入不义。你还说‘别人不会知道此事’，恶行因此就会成善吗？

行恶人不觉，何能望得福？
于他恶虽小，如暗中服毒；
诸天苦行圣，不可能不知。

还有，我跟你讲，

谁真能相信，你并不爱她，
弃捨她之后，你不会受害？

向度说道：

您是我主及我天，我和妻儿皆奴仆；
对待女仆随自意，陛下有何法可违？

我爱不爱她又有何妨？

因是我爱妻，才欲相施与；
此生捨爱品，来世得胜果。

因此，请陛下接纳她。

国王说道：莫作是说！我不可能这么做。何以故？

宁投利刃上，或入大猛火，

不可违正法；守此得王乐。

向度说：如果因为她是我妻，陛下不纳，那么我会命她去做娼妓，人人可夫，然后陛下可以要她。

国王答道：你疯了？

妻子无辜被遗弃，不但我会惩罚你，
也会招致人责骂，此生他世苦难避。

不能做，切勿为恶。要令心公平、正直。

向度说道：

违正法遭骂，失去自安乐，
任何种后果，我甘愿承受；
唯陛下欢喜，我心便安乐。
大地最胜主，最应受祭供；
请受万人迷，令我功德增。

王答：你不念个人得失，极力为我谋利益，无疑是由对我的深厚感情所致。这种想法本身更让我阻止你。实在说，不顾人们谴责无论如何也不许可。听着！

于正法不顾，不念人呵责，
或来世恶果，得如是过错：
此生人不信，来世无欢乐。

所以我提醒你，

勿损害正法，求现世快乐；

利益微而隐，恶果大又确。

还要如是思维：

君子不喜为自乐，令他痛苦损名声；

故我立足护正法，个人支出自担承。

向度说道：我出于爱戴，为自己主上着想，陛下接纳的是我赠送的礼物，这中间究竟有什么不合法可言？所有喜碧的城乡居民都会问：这种做法的非义在哪里？因此，还请陛下笑纳。

王答：你想帮我的愿望还真强烈，不过要好好想想：到底谁更知法，喜碧人、你，还是我？

向度急忙答道：

殷勤敬事于智者，慧心极重视圣典，

娴熟运用于三品，堪比毘离诃钵底^[3]

王说：既然如此，你不应在此事上误导我。何以言之？

人民向善或为恶，由其领袖行为定；

我崇圣道护名声，不负臣民爱戴情。

牝牛恒随公牛迹，不管是非与东西；

臣民效法王亦尔，心安理得无畏惧。

你还必须考虑这点，

人们求我作依怙，何能缺乏自制力？
臣民福乐自正义，无瑕名声要顾及；
民众领袖若头牛，不令自己顺贪欲。

国王态度坚决，大臣向度无计可施，只得恭敬合掌致礼，说道：

国民太幸运，得君为领袖。
明王乐正法，全不顾五欲；
林中苦行士，此欲也求取。
大王之称号，是君胜庄严；
德号给无德，不雅若嘲笑。
君高洁大行，功德藏宝海；
我无须不安，更不必惊怪。

【点题】

君子即使烦恼成疾，也会以其坚定意志，决不欲趣卑劣之路。

【注】

[1]梵名 *Unmādayantī*，此云‘令人迷醉的女人’，堪布索达吉在《白莲花论》中译为‘陶醉姆’，非常准确。考虑汉地文化传统，取文中所说‘所有人见之，被其美貌迷...目光难移离。’易此通俗名称。

[2]漏板声：原注云，一种金属板，每隔半小时敲击，向国王显示时间。

[3]毘离诃钵底：主智慧、辩才之神。

1) 【延伸阅读】

2) 南传《本生经》第 527，‘温玛丹提女本生谈’。

3) 《白莲花论》（上）第 45 品，‘不为美色逾越法规’。

14.老船长善度^[1]

据说，菩萨有一世做一名船长，极为聪慧。诸菩萨具有这样的共性，由于宿具慧根，不论是五明，还是诸般技艺，只要想学，总是世间第一。大士具备船长所需的所有品质，他善识天象，从不迷失方向；能准确预知各种现象——不变的、偶然的、奇特的，善知时和非时；通过观察多种物象——海上鱼类、水色，陆地物种、鸟类、岩石等，他知道如何正确断定海域；他还机警，不易昏沉入睡；谨慎耐心，堪忍疲劳、风雨寒热。每次出海，都能够顺利回来，带领商人到达目的地。因为他航海非常成功，人们称他‘善度’。他所居住的港口也同名善度，即是现在的苏婆罗港。

虽然年事已高，因为他像出了名的吉祥物，出海商人

为了航行顺利，还是去找他，以最恭敬的言辞恳求，把他带上船。一次，来自巴鲁卡的商人与金洲通商，他们期望航行成功，来到善度港，请求大士与他们同行。他告诉他们：

年老夺去我目力^[2] 饱经风雨精力损，
自觉体能也将尽，我还对您有何益？

商人们说：我们充分了解阁下的身体状况，考虑到您不宜劳作，我们不会令您辛苦，不让您管事。我们需要您另有原因，

莲足所践处，微尘皆吉利；
君在船安稳，大难也不惧；
远航图幸运，是吾求君意。

大士虽然年迈体衰，出于慈悲，还是登上了他们的航船。所有商人都感到欣喜，他们想：现在我们远航成功有了保障。就这样，他们出发了。航行抵达修罗居住的龙区，水域极为广阔，称为‘大海’，一旦进入，难以通过；各种鱼类常在此游戏，喃喃声与永不停息的波浪声相和，有时兴风作浪。海底地形复杂，隐藏着多种宝石；海面上浪花组成各式花鬘。

水面深蓝若积翠，亦如烈日熔碧天；

环顾四面皆深海，舟行海岸已不见。

到达外海之后正是下午，阳光开始减弱，一件大为可怖的不祥之事出现了。

突然海现恐怖相，狂风兴起浪涛吼，
巨浪击海水花漂，翻江倒海大喧嚣。
飓风携起千钧浪，声势凶猛显猖狂；
犹如劫坏末日临，地动山摇可怖相。

青色云蔽日，如多头海龙；
电光吐火舌，随即炸雷声。
浓云掩日光，渐渐至日暮；
黑暗随夜增，吞蚀诸景物。
雨点击水面，海怒波涛涌；
船抖似惊惧，乘客皆担忧，
各显其本性：或恐惧呆立，
或奋起避险，或专心祷告。

此时，风更大，浪更高，航船顺流而下。连续好几天，商人们没见到陆地，也没看到海的好转迹象。他们看到的海相很陌生，这更加让他们忧心忡忡，恐惧和沮丧令他们不知所措。而菩萨善度这样安慰他们说：海水的汹涌动荡不必惊怪，我们不是还没过‘大海’吗？诸位没理由陷入

哀伤。何以故？

不因沮丧难便离，故当鼓起汝勇气，
慧者做其所应做，战胜困难成轻易。
甩掉悲哀和沮丧，着手工作寻良机；
意志坚固精力生，智者因此而成就。

你们每个人按照分工做好本分。

大士这样一鼓舞，商人们有了精神。他们渴望看到陆地，却看见海里的有情，如同身着银盔银甲的人，在水面上时出时没。他们记住其形状和特征，有些惊奇地向善度报告：在此处大海里，我们遇到从未听说过的现象。的确，

它们很像修罗兵，穿银盔甲面狰狞，
鼻子丑恶如兽足，上下出没戏水中。

善度说：这些不是人，也不是阿修罗，一定是鱼类。
不必害怕。

我们被驱离，两边之港口；
这叫蹄鬘海，必须往回走。

可是，由于风大浪高，船无法调头，一直被风推着走。当行到海的更深处，他们看到另一种海，银光闪闪；波浪上聚集着大团白沫，显得亮亮堂堂。看到这种惊人的景象，他们告诉善度：

何等妙海披白鬘，波上笼罩白水泡？

恍若月影随波动，又如仰脸四方笑。

善度说道：奥，我们穿行得太远了！

海名浓奶鬘，更行不明智；

只要有可能，要尽量回转。

商人说：减速已无可能，何况要转向。洋流太快，风又相反。

穿过那重海，商人们又看到另一重，翻滚的波浪被染成金色，好像棕红的火焰。他们满怀惊奇地向善度讲述：

像旭日光辉，将浪涛染亮，

如同大火聚；此是何种海？

善度答道：

此海以火鬘著称，若能回返名审慎。

大士有远见，这样只告诉他们海的名字，没有讲出水色转变的原因。再过这重海，商人们发现海水颜色又变了，如同成熟的枯夏草丛，海水闪耀着黄玉和翡翠的颜色。他们又好奇地问善度：

现前呈现何种海？水色如枯夏草叶，

浪尖泡沫呈妙色，犹如洒满宝花朵。

善度说道：喂，商人们！得赶快回头，不可再往前走

了。

海名枯夏鬘，其浪难抵挡，
拖我们离乐，如象不惧钩。

商人无论如何勇猛用力，也不能调转船头。过了这重海，他们又看见另一重，海水呈现翠绿色，如同翡翠与绿玉的最佳搭配体。他们问善度：

现见海呈另一相，海水翠绿如草坪，
浪花可爱似睡莲；这又属于哪种海？

大士闻听此言，预见到灾难即将来临而感到痛心。他长长叹一口气，低声说道：

你们已经走太远，从此很难再回返；
此海名叫芦花鬘，几乎已经到天边。

可怜的商人听了回答，彻底陷入烦恼。他们没了精神，四肢无力，呆坐在那里只是唉声叹气。

又过了这重海，到了下午，夕阳带着余晖沉沉欲坠，一种浑浊的巨响刺入商人们的耳鼓和心间。这从海上升起的响声，仿佛海的暴怒，又像众多霹雳齐发，或如竹林失火，噼啪作响。他们听到后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吓得哆嗦，非常紧张。他们在海上周遭寻查，发现大水如从悬崖降入峡谷。这惊人的一幕令他们极度恐惧、悲哀和绝望。

他们向善度求助，说道：

听见远处巨声响，刺破耳鼓击碎心。

似乎水神发了怒，整个海水投深渊。

请问那是什么海？现在最好干什么？

大士感到不安，连呼‘哎！哎！’望一眼大海，说道：

已至恐怖地，此处无人归；

形同死神口，著名母马嘴。

听了这话，可怜的商人知道已经来到‘母马嘴’，只得放弃一切生还希望，因惧怕死亡而烦恼。

有的悲泣或大哭，或因焦虑而麻木，

或因伤心祷天神，天主帝释日天子，

卢多喇并马鹿特，婆薮娑竭罗本身^[3]

有的轻声作祷告，有的正经礼天女；

有的重新求善度，种种方式哀怜祈：

悲悯他人重修德，为诸不幸除忧惧，

运汝大力是时机。

智者发心救我等，不幸无助您为怙；

大海发怒欲吞吾，入此马嘴若食物。

可怜舟人没浪涛，智者绝不会不顾；

大海服从智者令，所以止住其恚怒。

大士为强烈悲心驱使，如此安慰可怜的商人道：‘即使现在，我想起，还有一个救我们的方便。嗨，我要用它了，只是你们此刻必须拿出勇气来。’商人们听到还有得救的希望，于是恢复了勇气，静下来，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菩萨善度偏袒一肩，右膝跪在甲板上，虔诚一心，敬礼诸如来，然后这样告诉众人：诸位航海商人及上天诸神为我作证，

从我记事起，及存意识时，
我从不记得，曾害何有情。
以此谛实力，及诸善行力，
令船安全回，不入母马嘴。

大士诚实的力量及善功德力是如此强大，以致风和水流都方向逆转，令船往回行驶。商人们看到船往回行了，欢呼雀跃，怀着无限敬佩和喜悦向善度顶礼致敬，告诉他船往回走了。大士要他们保持镇静，快点扬起风帆，司帆员得令，因为欢喜来了精神，随即依教奉行。

鲜艳白帆展如翅，欢声笑语载满船，
舟行海面快如飞，如火烈鸟游碧天^[4]

商船借助风力水力，轻松返航，犹如天车行空，自由飞翔。

夜色来临，没有了往日的昏暗，苍穹繁星点点。当最后一丝余晖消失，开始进入夜晚。善度如此告诉商人：喂，商人们！在经过芦花鬘等海时，你们必须尽力挖掘海底的砂石，将船装满，这样遇到狂风时，船体会保持稳定；而且这些砂石是吉物，必能给你们带来好处。天人出于对善度的爱敬，一路为商人们指授‘砂石’的确切处所，他们挖上来压仓。而实际上，那些砂石乃绿玉和其它珍宝。他们一夜之间便到达巴鲁卡。

拂晓欢喜见，商船悉盛满，
金银蓝宝石，绿玉等珍宝；
欢呼赞救星，举目见家园。

【点题】

即使依照正法实话实说，也足以驱除灾祸，何况遵行正法带来的善果。

【注】

[1]梵名 *Sup ā raga*，巴利文名 *Supp ā raka*，此云‘善度’，依文内容加‘老船长’三字。唐·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四，‘厌捨品’，文中‘善度’译作‘妙得彼岸’，意思一样。

[2]巴利文本及汉译《贤愚经》、《报恩经》皆云菩萨目盲。

[3] 天主帝释, Lord of the Devas; 日天子, Ādityas ; 卢多喇, Rudras , 咆哮神; 马鹿特, Maruts, 风神; 婆藪, Vasus, 指多种善天神; 娑竭罗, Sāgara, 海神。

[4] 火烈鸟: flamingo, 亦名红鹤。

【延伸阅读】

- 1) 《贤愚经》卷九, 第 42 ‘善事太子入海品’。
- 2) 唐·般若《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四, ‘厌捨品第三’ (引文与此篇相似), T03/159-311a。
- 3)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四, ‘恶友品第六’, T03-144a。
- 4) 南传《本生经》第 463, ‘苏婆罗迦贤者本生谈’。
- 5) 《白莲花论》第 49 品, ‘从飓风恶浪中脱险’。

15. 鱼

据说菩萨有一世作鱼王, 生活在某个小湖泊中。碧水中点缀着各色荷花与睡莲, 白的, 红的, 蓝的, 还有成对的天鹅、野鸭、野鹅; 岸边树上飘落的花儿覆盖着水面。由于多生多世不断地利他行持, 即使作鱼, 他也全心全意地为同伴谋取利益。

由于长时串习力, 善业恶业成习性;

来世自然相续做，乃至梦中也现行。

大士决心要爱护那些鱼类，如同自己的子女，以各种方式向它们表达善意：布施、爱语、利行等。

阻止它们相伤害，促其互爱互增上；

由此努力善方便，令其忘记相吞噉。

得由菩萨善保护，湖中鱼类大繁荣；

犹如国王善治理，国民自在离不幸。

一次，由于众生福报不足，加上雨神轻忽，降雨减少，湖中没能像往常那样注满被迦丹巴花¹¹染黄的新水。而后，热季来临，阳光强烈炙烤，湖水日益减少。地受烤炙，风吹日晒，地、风、火争‘饮’湖水以自‘解渴’，使得湖面最终变成了水塘。

热季赤日炎，热风似火烤，

大地如发烧，竭池消热恼。

鱼族陷入困境，成群的鸟类在岸边出没，连大群的乌鸦也伺机捕食它们。鱼群除了躺着喘息，别无选择。菩萨意识到本族类的痛苦，兴起悲心，这样想着：噢，可怜鱼类，怎样的灾难已经降临！

湖水日日在减少，似与生命在赛跑，

久已不见片云飘，更无因缘得出逃。

谁能带吾去别处？趁火打劫众敌聚，
只待残水一枯竭，当面吞食定无疑。

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样想着，大士明白唯有一种挽救方法，即运用自己的谛实力^[2]。于是，悲心引起的伤感令他深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眼望苍天，说道：

尽我所知实不忆，何时曾伤何有情；
以此无欺实语力，天主降雨充满池。

大士话才说完，奇迹出现了。因其实语力和所积功德力，加上诸天护助，天龙夜叉运其神力，四边天空非时出现密云，霏隸垂布，饱含雨水。低沉的雷声滚滚而来，电光闪闪，照亮巨大的青黑云头，一时遍满空中，它们并肩携手似地渐渐聚合。

犹如山影投苍天，四面天际乌云现；
雷声隆隆震四野，孔雀欣鸣舞翩跹；
云端电光来相伴，合成天地大联欢。
云端泻雨蚌吐珠，焦土浓气随风散；
雷雨携风尘消尽，炎炎烈日藏云间；
山间洪流迅猛下，欲暴堤岸浪腾翻。
纤细电光当空舞，雷声伴奏云作琴。

苍白的雨水从四面八方湖中倾泻，乌鸦等鸟在雷雨之前已逃之夭夭。鱼群恢复了生机，格外欣喜。菩萨虽然满怀喜悦，却担心雨会停住，于是，一遍又一遍地向雨神念叨：

雨神大呼啸，乌鸦等遁逃；
泄水若珍珠，闪电来相照。

天主帝释听到了，非常震惊。他亲自下来，称扬菩萨道：

哦大力鱼王，真汝谛实力，
使雷雨普降，如水瓶倾泻。
您努力所行，在利益世间；
吁请若轻忽，我会受责难。
请不必多虑，我助德人愿；
君德所及处，更不受干旱。

帝释善言赞颂已，忽然不现。湖水大涨。

【点题】

善于持戒的人此生就能够如愿以偿，何况来世。因此，应当为执持净戒无缺犯而奋斗！

【注】

[1]迦丹巴：kadamba，一种乔木，印度教徒奉为圣树。

[2] 谛实力：即长时期不打任何妄语所产生的奇妙力量。‘谛实语’在南传佛教里属十种‘波罗蜜多’之一。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 75，‘鱼族本生谈’。
- 2) 南传《所行藏》卷三，第 10 经。
- 3) 《白莲花论》第 50 品，‘湖中大鱼’。
- 4) 夏丕尊译《时空中的莲花》第 75 则，‘鱼族’。

16. 雏鸟鹤鹑

据说菩萨有一世生为一只雏鸟鹤鹑，生活在某个树林里。它几天前才出壳，还不会飞，稚嫩的双翅尚未丰满。在它弱小的身体上，尚难以辨别腿脚。它与好几个兄弟住在鸟巢里，鸟巢由它父母精心构筑在灌木丛里的青藤上，用草牢固覆盖，风雨不透。虽然作鸟，它的正法意识并没有失掉，不食父母喂给它们的虫类等，仅靠父母带给它的草籽、无花果等维持生存。因为营养粗劣不足，它身体不健壮，翅膀不发育，而那些什么都吃的雏鸟却身体强壮，羽翼丰满。确实，情况往往如此：

不多考虑正法戒，杂食身体易强壮；

寻求依戒生活者，挑食此生反受苦。

世尊有二偈也如是说^[1]：

乌鸦无惭愧，大胆又鲁莽，
行为不检点，生活反容易，
但众多过罪。

谦逊有惭愧，常求于清净，
住清净生活；其人生活难。

就这样生活时，附近发生了森林大火，巨大嘈杂声不断传来，浓烟滚滚，火焰中火星四处迸散。这火对丛林是一种毁灭，引起林居动物的极度恐惧。

林火借风助，肆意旋转舞，
伸臂恣蔓延，跳跃烟蓬乱，
噼啪发恶声，禽兽失勇敢。
风猛草瑟瑟，似举身欲逃；
火焰怒追逐，霎时而燃烧。

群鸟惊慌乱飞跑，走兽恐惧远远瞧；
噼啪尖叫浓烟滚，森林似乎在哀号。

火势借助狂风迅速蔓延，顺着草和灌木延烧到鸟巢附近。此时雏鹤鹑们一阵恐慌，乱声尖叫着一下飞去，只管各自逃命，只有菩萨，因为身体太弱，翅膀未成，不能飞走。然而，大士知道自己的力量，一点儿也不慌张。当火

势迅猛逼近，即将触及鸟巢，他对火进行了有力劝说：

脚力未强翼未丰，父母受惊也飞去；

此处无物相招待，火呀你应回转离。

大士说完这些话，由真实语的神圣力量，

火势虽然藉风威，地上又有干草木，

尔时突然歇下去，闻言好像遇涨河。

至今雪山那片地，不论多猛森林火，

火焰到此便减弱，犹如多头龙被咒。

引此公案的原因何在？颂曰：

正如海潮不过限，喜爱圣制实语者，

火也不敢违其令；故应永不离实语。【点题之言】

【注】

[1]此下二颂引经证，与南传《法句经》第244、245颂相似，参见了参法师译本。有学者以为此二颂是衍文。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35，‘鹑本生谈’。
- 2) 南传《所行藏》卷三，第9经。
- 3) 夏丏尊译《时空中的莲花》第35则，‘鹑’。

17.酒瓶^[1]

从前，菩萨由于极度慈悲净化了心灵、总是热心他人的福乐，通过布施、谦和、自制等表现自己的贤圣戒行，他得到天主帝释的尊位。在这一世，他虽然尽情享受天人应得的极妙五欲，但悲心的主宰，让他不能放松为世间利乐的努力。

众生贪杯失警觉，甚至不顾自利益；
菩萨自有超世乐，主宰诸天不迷醉，
利他之心未曾息。

爱护有情如己亲，可怜众生受诸难，
从不忘失利他心，知自秉性持大愿。

一天，大士观察人趣，以和善、悲悯天眼俯瞰人间，发现一个叫全友的国王，因为结交恶友，嗜饮烈酒，国内人民也都效法。大士知道饮酒有大过失，而国王不见此中过恶，受大悲所使，作是思维：真可怜！多么严重的不幸已经降临此方人民！

饮酒犹如妙歧路，开始是乐后受苦；
饮者不识此中过，渐渐远离解脱乐。

应当做些什么呢？哦，有了！

人们乐于效王行，此乃众生之天性；

唯独此王应当救，人民因他成善恶。

决心已定，大士化作婆罗门的庄严形象，身纯金色，螺形发髻，外观严肃；身披树皮衣，下覆鹿皮^[2]；左手提着一只中号酒瓶，内中装满苏拉酒。他以此相貌立于空中，出现在全友王面前。此时国王正与众人坐在议事厅里，谈论话题已转向畅饮苏拉、阿萨婆、梅雷亚、朗姆、蜜酒^[3]。一看到他，众人由于吃惊和崇敬，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他恭敬合掌。而后，他以深沉云雷之音大声说道：

瞧此物满瓶，鲜花严瓶颈；

此瓶甚精彩，谁欲从我买？

我有一瓶甚庄严，花鬘如钏风中飘；

嫩叶点缀何其美，你们那个想买走？

国王因惊讶而生好奇，恭敬地盯着他，合掌高举，这样说道：

光辉显现如旭日，雅似明月形牟尼；

敢问何尊姓大名，高贵品质使人疑。

帝释道：

稍后当知我是谁；你若不惧来世苦，

今生或能招大灾，现在尽可买此瓶。

国王答道：尊者如此推销产品实在闻所未闻。

常人出售物，赞其好品质，
掩藏其瑕疵；您则厌妄语。
君子处逆境，也不捨诚实。
请贵人说出，瓶中所盛物；
具力如尊者，想要换什么？

帝释道：大力君王请听，

非自云间或圣溪，非水亦非香花蜜；
又非妙酥或牛乳，色如碧天皎月辉；
此瓶充满灾祸酒，此酒功能应当知。
饮此会失自制力，心志迷乱而陶醉，
平地摔跤失正念；得到食物便入口，
不别当食不当食。瓶中液体具此性，
此最恶物今出售。

此酒力能夺心智，思想失控同野兽，
惹得冤家也嘲笑；于大众中舞手足，
口中喃喃自伴奏。一无是处即此酒，
在此瓶中请你购。

害羞饮此失惭愧，当众裸形大道走，
如尼犍子不知羞；酒具此性今出售。
横卧王道睡不觉，呕吐满身狗舔面；

今此饮料在瓶中，有此功能快请购。
女人乐此也当醉，能将父母捆在树，
夫如财神也不敬；今此瓶中有此物。
毘离式那安达迦^[4] 饮此失去自理性，
不顾亲情相殴斗；引发狂乱是此酒。
位极尊荣之家庭，酒瘾致家败身灭，
亦毁诸多富有家；瓶中之物今出卖。
胡说八道脚步乱，哭笑无常目呆滞，
心乱犹如鬼附体，不能自主人轻视。
年耆诸根也动摇，再行善道变胆小，
唠叨不休由此酒，在此瓶中今出售。
旧神因此而渎职，天主责罚失荣位，
葬身大海寻安慰；瓶盛此物有谁要？
妄语当作实话说，禁止之事欣然做；
善恶颠倒由酒引，如同诅咒之化身。
请买狂药灾障本，众恶之源祸害根，
唯一无比恶行路，令人厌恶黑暗心。
使人完全失理智，殴打父母圣沙门，
幸福前程全不顾，大王请你买此物。
此酒人们称苏拉，人王洪福同素罗^[5]

不重己德尽管买。

贪着此物常放逸，因此堕入苦地狱，
纤弱饿鬼畜生道；谁还愿意瞧一瞧？
今生饮酒虽至微，来世为人缺智慧，
由此恶物毁戒行，后入阿鼻大地狱，
炽燃猛火烧此人，或得饿鬼贱畜身。
坏人美德破正戒，丧人名誉失惭愧，
增人烦恼迷醉酒，王今如何能再饮？

经过帝释强有力的劝导说服，国王开始意识到饮用醉人之物的种种过失，决心丢掉这种恶习，向对方说道：

如同慈父教诫子，亦如师长训徒弟，
知正邪命牟尼尊，出于慈悲传妙语。
我应因此兴供养，报答微妙善说句。

请尊者务必笑纳这样的供养：

五上妙聚落，并百名女仆，
五百头奶牛，还有十车马。
您宣说良言，便是我恩师。

尊者若还有何指示，请不吝赐教。

帝释答道：

不需村落余赏赐，我是天主王须知；

受持善语依教行，即是供养教说者。

此是通往荣乐途，来世能得种种乐；

故应弃捨饮酒习，坚持正法入我伍。

帝释说完，忽然不现。王及臣民戒绝了饮酒恶习。

【点题】

饮酒乃极为不良行为，会引起众多过患。明乎此，则君子对旁人尚且劝止，何况他们自己。

【注】

[1] 梵名 Kumbha，此云‘瓶’或‘罐’‘坛’等，依其内容译作‘酒瓶’，更为醒目。

[2] 原注：发髻、树皮衣、鹿皮是隐士或牟尼的标志。

[3] 苏拉 sur ā，阿萨婆 ā sava，梅雷亚 mai reya，均为烈酒。

[4] 毘离式那 Vṛṣṇayas，安达迦 Andhak ā s，印度二古老部族，相传因酒致亡。

[5] 素罗：Sura，指天人，与‘苏拉’谐音。

1) 【延伸阅读】

2) 南传《本生经》第 512，‘瓶本生谈’。

3) 《白莲花论》第 46 品，‘饮酒过失’。

18.无儿女者¹¹

菩萨有一世生在富人家，其家以正命、正业出名，因此赢得人们的争相亲近和崇高敬仰，对族姓子弟有如清凉井。他们乐与沙门、婆罗门分享自己的财富，善待亲友；穷苦乞人得到周济，手艺人赖以生存。他们的荣华富贵甚至能协助和款待国王。

生在这样的家庭，随着成长，他学习世间重视的五明，同时热心各种技艺，作为消遣。他以自己的圆满教育、引人注目的英俊相貌，和所展示的与法律无违的世间学问，赢得本城人民的爱戴，他们将他当作亲人。

不因亲情便是亲，不因无亲成外人；

有德恭敬成亲友，无德漠视如路人。

然而，大士更加热衷出世。

居家生活曾经过，知与修道正相左；

居家必经营求苦，亦知苦行林有乐，

心渐远离俗生活。

父母的弃世，使他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他放弃价值千万的豪宅地产，将其以时分赠亲友、贫苦、沙门、婆罗门，而后弃舍了家庭。他次第走过村、镇、辖区，穿过王境和都城，在靠近城区的一块林间高地上安住下来。不久，他

的禅修和言行便传扬开去。他的寂静诸根自然纯朴，是长时禅修的结果；他的语言称心悦耳，流露智慧却充满谦和，开示完全没有卑劣希求，而以学问扎实、语言柔和恭敬、依法应做不应做界限分明为特长；其行为与出家法相应，和圣者称许的十分一致。对他的身世好奇者，得知他舍弃了世间的崇高地位，更增加了几分对他的喜爱。

于族姓高贵，美德人更爱；

如月照妙物，光辉愈美丽。

他父亲生前的一个好友听说了他的住处，出于对他德性的殷重敬仰，找到了他。向他致意之后，来客作了自我介绍，说出跟他父亲的关系，接着是两个人的交谈。交谈中这位友人说出些关爱之语：尊者在这样的年龄出家，而不考虑家族和传递香火，可能做得不够慎重。

离开富乐居，出家究为何？

居家修功德，不异处荒野。

出家守清贫，过此苦生活，

乞食以维生，不异流浪者。

破衣无亲友，隐身荒林间；

睹此凄凉境，冤家也心酸。

故应返父居，重拾旧财产，

既可修正法，又能薪火传。

正如常言所说：

打工念家安，犹如清凉泉。

何况豪华居，易得妙财产！

然而，菩萨已经尝到出离的美妙安乐滋味，心有不捨。因为他充分了解居家和出家生活的不同，邀他享受世间欲乐，就像谈论让他厌腻的食物。于是他说：

出于关爱说实语，故此不甚伤我心；

如果说起世间人，使用安乐不相称。

居家常处大不安，不论有钱和没钱；

富人守护财产苦，穷人辛苦置财产。

既然贫富皆无欢，乐着居家是愚笨，

必因恶业招后果。

你说居家也能够遵行戒法，这固然属实。可是，我以为这是万难万难之事。世间生活充满了与戒法相违的事务，须付出大量辛劳。阁下想想看，

居家者生活，不适合无欲。

从不打妄语。不施暴伤害。

追求‘安乐窝’的人，不得不为达此目标，用尽各种手段。

要致力正法，必须离开家；
执着家不捨，正法如何存？
保持心安泰，方得正法味；
居家要奋斗，治家方成功。
处家违正法，故应受呵责；
已正见真实，谁愿意居家？
若被五欲诱，忽视行正法；
自知求乐时，根本无自制。
由此失名声，懊悔和不幸；
取乐损正法，智者视为祸。

我还认为，处世求乐的说法只是一厢情愿。

求财守护苦无休，被杀绑架数此人；
即使为王无厌足，犹如海洋吞众流。
若不能得解脱愿，只是迷恋五欲乐，
如是快乐何能得？譬如疗伤更践搓。

我敢说，通常情况下，

富贵长骄慢，强壮令张狂，
伤心引瞋怒，逆缘致沮丧；
居家法如此，何时心得安？

因此，奉劝阁下不要反对我的决心。

家是众多大苦处，骄慢贪恋毒蛇游，
禅定妙乐遭毁坏，谁愿住此腐败处？
林间方是无欲地，心安享受远离乐，
知足大乐帝释无。

念此我乐住林间，衲衣乞食度残年；
染污之乐我不爱，厌如毒食获正见。

这一席铿锵有力的话，打动了她父亲的朋友。他以最尊敬的方式奉上一餐，以表对大士的崇高敬仰。

【点题】

那些渴望解脱者，知道居家为恶因缘围绕，对持戒、修定不利，弃捨居家。

【注】

[1]梵名 Aputra，此云‘无子者’，指出家人，为通俗起见，易今名。

【延伸阅读】

《白莲花论》第 96 品，‘苦行得禅定，方便度众生’。

19. 莲藕

菩萨有一世生于婆罗门胜族。积善之家，有口皆碑，名称普闻。他这一生有六个弟弟，他们出于热爱恭敬，总

是效法哥哥，因此品行与哥哥相似。他还有个妹妹，是第七个。

学完《吠陀》及其支分，诸如《乌婆吠陀》¹¹之类，他以多闻名高当时，赢得人们的高度崇敬。他事父母极孝，尊奉如敬天神；教授弟弟各门学问，如师如父；处于世间，善巧应对世间事务，特别讲究礼貌。后来父母谢世，这使他内心深受触动。举行完葬礼，又哀悼数日。之后，他将弟弟们召集在一起，这样对他们说：

死亡世间不可免，忧恼悲戚大苦源；

不论相聚多久长，死神来时终分散。

故我出家求解脱，莫因恋家被死捉。

我已经这样决定了，现在得给大家进一个忠告。咱们婆罗门家族有一笔合法财产，是经过诚实努力挣得的，可以用来维持生计。你们要过体面的在家生活，彼此要尽力互爱互敬，切莫放松对戒法的持守，坚持正行，继续勤奋学习《吠陀》，随时满足亲友、客人的需求。总之，最要紧的是遵行正法。

善行恒相续，吠陀当勤学，

欢喜行布施，过如法生活。

不仅增名誉，德行及财富，

诸福乐资源，即使到来生，
也能得安乐；是故莫放逸。

兄弟们听他说起要过出家生活，担心分离，未免心中难过。脸上淌着忧伤的泪水，他们向哥哥恭敬顶礼，说道：父亲故世的伤痛尚未愈合，请不要再往伤口上撒盐。

父亡伤未合，何忍更撒盐；
吾兄聪慧人，须打消此念。

若信恋家不相宜，林居之乐得解脱，
为何只想独入山，留吾在家没着落？

所以，您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也要出家修道。

菩萨答道：

人们未识厌离义，只求世间五欲乐；
常视厌离为厌世，或以出家为堕落。

因此，我只说自己，未劝你们出家，虽然知道出家、在家的利弊；要是你们喜欢我的选择，咱们就一起出家好了！

就这样，兄弟七个，妹妹为第八，弃捨了富裕的家产和宝物，辞别了哭泣的亲朋好友，去做出家沙门。一位同志者、一个男仆、一个女仆，出于仰慕，也随着他们一起

投入山林。

在某处的森林里，有一座大池，池水澄碧，景色美不胜收。莲花开时，煞是悦人，成群的蜜蜂嗡嗡叫个不停。他们沿着池边每人建一座草庵，彼此保持着距离。草庵坐落在僻静处，隐蔽在树荫间。他们住在那里，谨守自己的誓言和戒规，心系禅修。他们相约每隔五天去菩萨那里听他讲法，他于是在禅修和心态平静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开示。开示中，他勉励禅修，宣说世间欲乐的过患，详述由厌离而生的少欲知足，呵斥谄曲、绮语、懈怠等过恶，大家听了深感受用。

女仆由于爱敬，即使出家后也不忘承事他们。她通常将从池中采集的莲藕，分成等分放在大荷叶上，置于池边净地。准备好饭食，她用两块木头打板作相，宣布饭食时到，然后离去。尔后尊者们做完日常念诵和供养，依年龄大小先后来到池边，每人按次序取了莲藕，回到自己草庵。他们依照规矩如法用过餐，剩下的时光专心禅修。这样，除了说法时候，平时彼此不见面。

无可挑剔的戒行生活，深心远离与专心禅修，使得他们闻名遐迩。天主帝释听说了他们的名声，便来考验他们。当他发觉他们的禅修意乐、清净戒行、无欲无求、恒常凝

定，更加肯定了他们的德行，更是急于考验他们。

住在林深处，无欲只安心；

此人德能感，贤善者尊敬。

天主帝释观察女仆，将白嫩如小象牙的莲藕聚在一起，洗干净，按等分放在翠绿的荷叶上，还特意用莲花瓣、花蕊装饰一番，接着打板作相，告知尊者们饭食时到，然后离去。帝释趁机考验菩萨，将他的一份斋隐去。

当不幸发生，快乐便失去；

由此能检验，君子德行力。

菩萨来到第一份莲藕跟前，发现荷叶上他的莲藕不翼而飞，庄严用的花萼、花蕊凌乱，他想：有人取走了我的食物。于是，他返回自己的草庵，心中并无不安和气恼，照常进行禅修。为避免令他人伤心，他没有让其他同修知道。其他人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已经取走了，照例各自依次取了自己的一份，回去吃了，然后专心禅修。如此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天，帝释都同样将菩萨那一份莲藕藏起。效果也一样，大士保持内心平静如初，全然不生烦恼。

君子以不安为死，而非生命之消亡；

因此智者心常定，危及生命亦不惊。

第五天下午，这些仙人照例来到菩萨的草庵听法。一

看见他，发现他有些消瘦，眼窝深陷，脸颊瘦削，失去光泽，洪亮的声音有所减弱。然而，不论怎样憔悴，他像新月一样惹人喜爱，他的美德、智慧、毅力和宁静并没有损减。于是见过礼之后，他们焦急不安地问他消瘦原因，菩萨这才讲出事情的经过。

行者们根本想不到谁会干这种不体面之事，对他受苦十分惶恐，大声感叹表示痛心，一个个羞愧得低了头。由于帝释从中作梗，他们弄不清食物消失的原因。菩萨的大弟弟以不寻常的声明表达自己的惶惑与清白：

取君莲藕者，愿他得豪宅，
得称心妻子，多子孙围绕。

第二个弟弟说：

取尊莲藕者，恋着俗不捨，
花鬘美衣饰，子女绕膝前。

第三个弟弟说：

即使取走仅一次，愿他营农而致富，
乐听小儿呀呀语，在家享受不念死。

第四个弟弟说道：

贪心取君莲藕者，统领南洲作君主，
诸王礼敬来承事，低头谦卑若奴仆。

第五个弟弟说：

谁取君莲藕，愿他作王师，
执持恶咒等，王待之优厚。

第六个弟弟说：

急欲得君藕，不取君美德，
愿他成名师，通达三吠陀，
众人集欲见，敬若苦行者。

朋友说道：

不能制贪取莲藕，愿他从王得好村，
人谷林水四丰足，至死不得离贪心。

男仆说：

为得彼莲藕，毁坏自利益，
愿他做村长，与朋友狎戏，
王从不责罚，女歌舞相娱。

妹妹说：

谁敢取君莲藕者，愿他来世做美女，
国王娶她作夫人，千王妃中立第一。

女仆说道：

图君莲藕弃君德，愿她特别喜美食，
偷偷独自吃糖果，不敬有德只贪吃。

林中居住的夜叉、象、猴刚好也前来听法，他们听到谈话，深感羞耻与困惑。夜叉首先当众严肃发誓以表清白：

取藕恼害没得逞，愿他住在大寺中，
卡姜歌城罚苦役，每日修建一窗户^[2]

大象说道：

取食牟尼尊莲藕，愿其被捉入人伍，
枷锁捆绑身六处，被驱身受利钩苦^[3]

猴说：

贪心取君莲藕者，愿他身着香花鬘，
被棍驱赶过蛇前，拖着花环回房间^[4]

菩萨对他们的应答则有力而和善，显示他极其深固的内心平静：

没有丢失说丢失，愿他获得妙欲乐，
称心在家直到死，怀疑你们亦如是。

天主帝释对他们厌恶世间欲乐、极不寻常的立誓生起惊讶和尊敬，他现出殊胜天身，向着仙人们走来，似乎不屑地说道：你们不应作如是说。

弃捨睡眠受辛苦，努力追求诸享受，
斥为世间欲乐者，何以作如是推断？

菩萨说道：阁下，感官享受伴随着无尽过失。且听我

简要说明，牟尼们呵责感官享受的观点：

招致捆绑和死亡，悲伤疲惫诸厄难，
国王为此枉正法，死后由此入地狱；
友谊纽带忽松弛，走上机巧谄诈路；
丧失名誉后受苦，此非求五欲引出？
既此欲乐能毁坏，此生他世贵贱身，
牟尼一心求解脱，是故避之若毒蛇。

天主帝释对此言称赞道：‘说得好！’因为他对仙人们的高尚情怀感到欣慰，便承认是自己做了手脚。

道德好评要检验，因此藏匿汝莲藕；
拥有牟尼若君者，此乃世间之大幸；
君之圣行无动摇，以此莲藕可为证。

帝释说着，将莲藕交给菩萨。而菩萨却呵责了他不光彩的鲁莽行为，用词温和，却表现出高贵尊严：

我等并非汝亲友，亦非小丑或演员，
天主缘何来至此，以此行为戏诸仙？

帝释听了，急忙掩去耳饰头饰闪亮、手执金刚的天身，向菩萨恭敬作礼，以好言安慰道：

我行太轻率，测试无私人；
如父如师长，敬祈能容谅。

无智者甚至，恼乱自同类；
体道者宜应，宽恕此冒犯。
因此对此行，请勿生恼乱。
帝释安慰已，忽然不现。

【点题】

那些学会享受出离乐的人们，不喜欢世间欲乐。他们反对欲乐，像反对欺诳和伤害一样。

【注】

[1]原注：《乌婆吠陀》，Upavedas，即医学、军事、音乐、机械四门学问，分别附属于梨具、夜柔、娑摩、阿达婆吠陀。

[2]原注：迦叶佛时，一住在大寺的天子受罚劳役，备尝辛苦。

[3]据南传《本生经》，它‘於受不動調教之際，不能忍受其苦，折斷木椿走出’。

[4]据南传《本生经》，它从‘弄蛇者之手逃入森林’。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 488，‘莲根本生谈’。
- 2) 南传《所行藏》卷三，第 4 经。
- 3) 《白莲花论》第 92 品，‘永不希求世间利乐’。

20.主藏大臣

据说，菩萨有一世做国王的主藏大臣，以博学、族姓、举止谦和闻名。他理想远大，智慧高广，工作诚实；又通达多种明论，谈吐优雅动听。他心地善良，又拥有广大资产，乐于向八方大行布施。因此，他被尊为长者之首。

性本乐正法，具足闻等财；

时人常恭敬，人中第一尊。

一天，大士去王宫办事，岳母来看女儿。寒暄之后，开始闲聊。在跟她的女儿——菩萨之妻单独聊天时，她开始问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夫主没有轻视你吧，孩子？他知道关心你吗？他没有在外面乱来，伤你心吧？女儿羞得低下了头，轻声回答：‘他的品行很难得，出家沙门也不如。’然而，母亲因为年老耳背，加上女儿说话声音又小，一听到‘出家沙门’，还以为女婿出家做了沙门。她放声大哭，伤心欲绝，为女儿的不幸哀叹不止：‘就这样离去，弃捨自己可爱的家，这算哪门子德行？出家究竟是要干什么？’

习惯安乐业，年盛又俊雅，

为王所赏识，何以想出家？

家庭无困扰，尚未到残年，

突然捨家财，此如何能通？

行直有智慧，乐正法具悲，
何来草率行，不体谅家庭？
常供养沙门，婆罗门亲友，
济助自家庭，及诸不幸者；
于财已自在，在家何不得？
弃捨贞良妻，修行之伴侣；
最极爱法人，何乃与法违？
咄哉命运乖，人捨其亲爱，
不怀慈悯心，修行何能成？’

菩萨之妻听了母亲哀怜真诚的悲叹，对丈夫出家信以为真，女人的心性恐慌起来。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她表情沮丧，完全忘掉了开始谈论的话题，心想：丈夫出家了，母亲得了消息是来安慰我。如此断定后，这位年轻稚气的女人开始悲泣，大叫一声昏倒过去。家中其他成员和仆人听到了，也跟着痛心哀叹。街坊邻居听到哭声赶来，亲朋好友、婆罗门首领，关爱大臣的大部分市民纷纷赶来，聚集在他家周围。

恒与人们同甘苦，人们因此受熏染，
似乎学会其行为，也来表达已悲欢。

菩萨从国王官邸回来，走近家门，听到房子里传来悲

叹声，又见聚集着大群人，命侍从前往了解情况，侍者回来向他报告：

不知何来此谣传，说君捨家作沙门；

消息引来大群人，聚集在此表关心。

菩萨听了感到一丝惭愧，天性纯洁的心灵警觉到这像是责备，于是便想：哦，人们对我的评价是如此之高！

已得如是诸好评，我还继续恋家庭，

这岂不是太懦弱？我会人前留恶名，

执持恶法不识相，蔑视美德人所轻。

如此活着不如死，我应不负此名声，

憧憬山林慰众念，远离恶因缠家庭。

这样想完，大士毫不迟疑地转回去，请人向国王禀告：‘主藏大臣再次求见陛下。’与王相见行过礼后，王问返回原因，他说：‘我欲出家，乞陛下恩准。’

国王听了感到疑惑不安，满怀深情地说：

有何烦心事，你想入山林？

我生相怜爱，胜过友与亲；

以我财法力，岂不能纾解？

需钱径来取，悲苦我能治；

或复有他缘，不顾我与亲？

对君王一席热情宠爱的话，他以温和有力的语调回答：

君王护佑下，何来悲穷乏？

非苦入山林，请听别有因：

新传我已做沙门，大众聚集哀悲泣；

因此我欲住林野，人说我具此能力。

国王说道：阁下不宜仅凭谣传就弃捨我们。高尚如君者，不必在意别人议论什么；不会随着那些闲言碎语，高贵品德就能得到或失去。

谣传任意虚构成，一旦传开难控制，

在乎闲言近荒唐，依之而行更过之。

菩萨说道：不，不，陛下！莫作是说。人们的崇高期待必须遵行，陛下试想，

若以圣行而著称，其人不应辱其名；

若重信义应知耻，知耻必须依德行。

其德若孚众所望，更能光显其名称；

虚名人知则消散，破灭难复如枯井。

念此我欲捨家财，财是灾祸斗争根，

应避犹如瞋毒蛇；陛下不宜违我心。

知王于臣常感念，供我钱财可不必；

钱为世间资生具，出家沙门有何益？

大士用这些话征得国王听许后，即刻投奔山林。

亲朋好友赶来，流着泪抱他的双脚，试图阻拦他。有的恭敬合掌，在他面前挡着去路；有的拉拉扯扯，领他往家的方向走；有的出于爱念，以种种严辞责备；有的劝说，应当珍视友情和家庭，心存悲悯；还有的引经据典，以理相劝，说明居家最为神圣。另一些人使出种种方便让他回心转意，有说出家生活如何艰苦，有说要尽好世间的责任和义务，有说来世有没有果报很难讲。他看着朋友们如此反对出家，泪流满面地极力阻止他前往山林，心中生起这样的想法：

有人行为若失当，作为朋友应关心，
甚至粗暴来制止，不违善友仗义举；
如今都说在家好，公然阻止我出家，
好像阻止我作恶，如此思维怎应理？
死或将死应伤悲，行为堕落也可哀；
仅想出家并未死，如此哭泣为哪般？
别离若是悲伤因，和我一起赴山林！
如果认为家更好，浪费泪水又何必？
执着家庭不出离，战场厮杀何不惜？
危难时刻真诚助，如今友情化作泪；

我看眼泪不可靠，因为他们不学我。
满眼含泪语哽噎，虔诚俯首来劝止，
此表朋友真诚意，宜发善愿同出离；
除非他们在演戏，善人所耻何义气！
邪恶之徒处困境，至少也得二三友；
德性再高要出家，呜呼同志无一人！

斗战危急时，有人勇相随；

如今我入山，其人却止步。

岂非道不同，更不相为谋？

以我不忆做何过，毁彼对我之拥护；
或许朋友出此举，自许为我谋幸福。
或者是我德不足，不能引其随我走？
因为谁会有此德，具大心力而摄受？
何必为此空幻想？居家过患虽明显，
盲无慧目看不见，出家功德也茫然！
所以此生他世苦，弃捨出家乐和我，
只为不离五欲乐；咄哉此迷恋执着！
朋友众生惑此愚，寂静涅槃不能得；
林中苦修具妙力，愿以此力摧邪恶！

经过这样思考，他下定决心，抛开朋友的百般深切恳

求，以和善之语向他们表明自己的坚固决心，然后投入苦行林。

【点题】

说某人具备某种高贵品质，这种评价纵然莫须有，也成为一种激励。作如是念，就应当为实现高尚品德而努力。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 171，‘善法本生谈’。
- 2) 《白莲花论》第 51 品，‘大丈夫说出家就出家’。

21.小菩提

据说，菩萨有一世生在一个尊贵婆罗门家里，其家以广积功德著称，拥有广大牢固资产，国王敬重、天神拥护。随着成长，他以时学习了圣典，致力多闻，不久便在学者群中出类拔萃。

多闻之名称，自现于同行；

识宝者知珠，英雄出战场。

大士由于宿世恒守正法，慧心早发，已经知道出离，家庭不再让他喜欢。他明白世间欲乐^[1]乃是多种罪恶的渊藪，能带来众多苦恼——斗争、口角、沉迷；（财富易失）或遭王夺、贼盗、水漂、火焚、不肖子孙败坏。因而他相

信，世间欲乐永不能带来满足。于是，他避之犹如毒食，向往解脱。

他剃除美好须发，除却惑人的绚丽在家衣饰，披上橘红的坏色法服，过起愉快的出家生活，严持律仪，恪守誓言。妻子对他恋着不捨，也跟着剃头，弃捨华服美饰，只剩下秀丽的自然形体和美德。她也学着丈夫，用橘红袈裟裹体。菩萨看出她决心随自己去苦行林，意识到女人报弱，不适合过苦行生活，便对她说：爱人哪，你确实已经显示对我真心喜欢，这就够了，不必执意要随我去山林，你可以和其他出家女众住在一起，跟她们一起生活。住在林间晚上不便。听我说，

坟地空屋与深山，林中猛兽常出没，
此是沙门息止处，日晚随处而歇脚。

专意禅修喜独行，看见女人便不吉；
请你回心捨我去，游行生活有何益？

女人已经决心跟定了他，噙着眼泪回答：

我以随君苦非乐，谁愿受苦违君心？

恕我不能从君命，只因无君不堪忍。

虽经一再恳求，她总是不听。菩萨不再反对，只得默默忍受她的伴随。犹如雌轮鸣鸟随其伴侣^[2]，她随着他游过

聚落、城镇和市区。

一天用过斋，他依常规在一树林僻静处深入禅定。那里环境幽雅，一丛丛树木提供着大片树荫，好像专为他安排。阳光穿过稠密的树叶，如同月光一般轻柔，星星点点地洒在地上，满地还有各种花粉。真是一块宝地。

午后，他从甚深禅定起，缝制粪扫衣。不远处，他的法侣坐在树荫下，依着他的教法坐禅，美丽的身姿犹如天女。正是春天，园林美不胜收，周围草木一片生机勃勃，成群的蜜蜂来回轻声哼唱，布谷兴奋地彼此传情，池塘里的荷花耀人眼目；微风轻抚，送来阵阵百花的香气。国王踏春游园，来到这片园林。

春日林野实堪乐，花团锦簇亮丽色，
杜鹃高歌孔雀鸣，蜜蜂陶醉嗡嗡闹，
地覆嫩草池有莲，园林爱神乐逍遥。

一看见菩萨，国王恭敬地慢慢走过来，寒暄礼赞毕，坐在一面。当发现沙门尼，那迷人尤物，便被她的美色打动。虽然知道必定是他的法行伴侣，由于生性好色，他还是动了歪脑筋要把她带走。可是，

听说沙门有神力，会因恼火发咒语；
爱神虽已毁德绳，不敢妄动而轻敌。

国王忽生一念：我先检验一下他的道力，然后再相机而动。如果他对女人恋着不捨，说明他没什么道力；若他显得如如不动或对她毫不介怀，则可能道力非凡。于是他假装关心似地对菩萨说道：喂，沙门，世上无赖、不逞之徒很多，这偏僻的林野缺少保护，尊者带着这么漂亮的人作道侣可不合适。万一她受人侵害，连我都要受到责备。且听，

设有不敬弱沙门，不敬正法掠她去；
处此偏远无人处，你有何招除悲泣？
须知恼怒心不安，损害善心毁荣誉；
故应令她居人境，修行女人有何益？

菩萨说道：陛下所言极是。遇到此种情况，且听我的应对措施，

设由傲慢鲁莽起，与我为敌如此做；
犹如雨云不容尘，此生我决不放过。

于是国王心想：他很在乎她，没什么道力。心存轻视，他不再害怕伤害大士，便顺了贪欲，命令掌管后宫的侍从：‘去，把这个沙门尼带回后宫。’她闻听此言，惊恐失色，如同林鹿遭遇猛兽。她满眼含泪，悲不能忍，声音颤抖着哀叹：

人称遭苦王为护，王自为恶求助谁？
护世天王被解职，或死根本不存在，
因为不护遭苦人；法律或仅是虚名。
夫主沉默心安然，为何我今只怨天？
即使路人遭不幸，恶人恼害也要管。
他的咒力如雷电，一声灭去山为尘；
妻今受害仍沉默，可怜女人要自信。
遭此不幸无人怜，难道我是不善人？
沙门应当具悲悯，矜苦岂非正当行？
当初汝令我回去，为我所拒仍记恨；
我所期望与君异，岂料幸福成祸根。

作为沙门尼，除了可怜的哀叹、叫哭、悲泣，她还能做什么呢？侍从依照国王命令，当着大士的面，将她带上车，准备载往后宫。而菩萨以禅修力强制盛怒，缝衣如故，镇定自若，没有丝毫不安。国王说道：

愤怒威胁语，声强似有力，
美人被带走，沉默而泄气。
显示汝愤怒，肢体或神力；
出言不自量，徒损自荣誉。
菩萨回答：陛下，我确实信守诺言。

谁若乐与我为敌，我当奋起不放彼，
强力令彼安不动；须知我无违自语。

菩萨的镇定，显示他意志异常坚固，这适时引起国王对沙门德行的崇敬。他开始思考：这婆罗门话中有话，我没有领会其义，行为过于草率。心中这么一想，于是便问菩萨：

谁是你对手，你决不放过，
任凭其挣扎，如雨降灰尘？
你令谁不动？

菩萨答道：大王且听，
它来失慧目，它不现眼明，
生起我制之；其名叫恚怒。
纵之惹殃祸，现起敌人乐；
生起我制之，不让敌人乐。
爆发引不善，障蔽人慧目，
此乃我所制，其名叫恚怒。
弃捨于善利，先得利复失；
我已除此因，丑陋之恶物。
木摩擦生火，火复烧此木；
瞋恚亦如是，由心中所生，

妄想而爆发，还复毁其主。
怒火炽然起，若不能平息，
凶猛而喷发，此人不可敬，
其名称消退，红日消月影；
不计他羞辱，瞋怒为正敌，
此人名誉增，如月渐丰盈。

瞋恚还伴有其它重要危害，

华贵庄严因瞋丑，怒火夺人美容仪；
心由瞋恚箭所伤，虽卧宝床不惬意。
愤令心迷入邪路，忘失依循利乐途，
丧失幸福好名声，犹如黑月失光明。
由愤径自堕深渊，朋友有心莫能阻；
不别善恶心狂乱，常自陷入无明怒；
随愤会造诸罪业，遭众不幸长懊悔；
冤家受伤害发怒，什么事情做不出？
深知瞋是内在敌，谁能容它恣放纵？
因此我不放过瞋，尽管心中它挣扎，

如此恶怨谁敢轻？

一席动人的话语和他体现的奇妙忍力，使国王的心态调柔转变，他说道：

君所说言辞，正合您静心；
复何须多言，是我看错人。

他这样称扬菩萨已，走上前去，向他顶礼忏悔；得到沙门尼的原谅后，将她放还。他又归投菩萨，愿为奴仆。

【点题】

自忍恚怒，能平息怨敌；反之，只会令怨敌发怒。念此，应当努力制止瞋愤。

【注】

[1] 世间欲乐：总摄为色、声、香、味、触五种感官享受，亦名‘五欲’。

[2] 轮鸣鸟：cakravāka，雌雄成对，据说夜晚要分居，彼此哀鸣。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 443，‘小菩提童子本生谈’。
- 2) 南传《所行藏》第二集，第 4 经。
- 3) 《白莲花论》第 93 品，‘远离散乱，方成禅定’。

22. 圣天鹅

据说，菩萨有一世做天鹅之王，名叫持国，为一天鹅大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有数十万只天鹅，生活在玛纳斯

湖上。他的统帅苏木克善于事务管理，熟知善政恶政，对辽阔时空的事事物物充满睿智；他生于望族，以天赋、礼貌、谦卑庄严自己的高贵血统，具足坚毅、诚实、勇敢等美德，更以行为作风纯正著称；他能吃苦耐劳，在训练和战斗中机警有谋，深得国王喜爱。由于互敬互爱，他们的优秀品格愈益显扬。他们经常教化天鹅族群，如师及上首弟子教导徒众，如父和长子教导余儿，极力主张彼此和睦相处和其它福乐有情之事。天、龙、夜叉、持明仙¹¹、圣沙门等目睹他们造就的壮观景象，也感到极为欣赏。

如鸟赖双翼，空中托持身；

此二尽全力，救度鹅族群。

这个天鹅家族在他们的呵护下，极为繁盛，如同人类正法光大、丰衣足食带来的情景一样。于是玛纳斯湖显得格外美丽。

天鹅族庄严，鸣声柔且美，

如妇人环钏；此湖甚壮观。

天鹅聚成团，如游动莲丛；

分散如云朵，湖美胜蓝天。

这分外迷人的景象，是由志在利益一切有情的鹅王和统帅苏木克，二者美德的感召，成群的成就者、仙人、持

明者及非人，经常在各处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他们的荣耀：

形仪若纯金，声音似妙论，
行为循正法，只是天鹅身。
无妒大力者，称扬及传播，
二天鹅美名，如礼品传送，
一时满世间，诸王盛谈说。

尔时波罗奈国梵授王聚会时，经常听可信大臣及上首婆罗门高度称颂鹅王及其统帅的卓越品质，他越来越觉得好奇，想见到他们，于是对博学多智大臣说：‘诸位，开启你们的慧心，想出一条妙计来，让我哪怕见一见那两只妙天鹅也好。’聪慧大臣于是施展手段，向国王献计道：

求乐能诱导，众生离本处；
风闻胜乐处，或令彼来此。

所以，请陛下敕令，在您的森林里造一座美池，与所传的那些妙形天鹅居住的一样，而景色更美。池造成后，要日日宣布，您保障一切鸟的安全。此池更美可乐的传闻或许会激起它们的好奇，从而将它们引来。陛下试想，

已得之乐魅力失，通常不久被忘记；
传闻之乐有距离，心向往之更有趣。

国王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在短时间内造了一座大池，

景色足以和玛纳斯湖媲美，地点选在城郊偏远之处。这是一座十分迷人的池塘，池水清澈，有丰富的水生植物，包括各种莲花：波头摩、郁波罗、俱牟头、分陀利^[2]、桑甘迪、丹莫罗、歌和腊^[3]。

花树池边绕，鲜艳嫩枝摇；
如占据妙处，临池静思考。
莲开若含笑，随波而摇荡；
蜂群被吸引，流连复徜徉。
睡莲增美色，对月而无眠，
叶下悄然开，如月影斑斑。
花粉随波漾，积岸若金线。
花蕊并花瓣，聚集若簇锦；
处处覆水面，宛如大供云。
水平静莹澈，鱼群影现中，
色彩形分明，犹如游虚空。
附近有群象，以鼻喷水流，
如长串明珠；水波礁石阻，
飞花空中散。随处飘香气，
象香和花香，涂油持明女。
池水明如镜，普映天上星；

群鸟乐聚集，婉转相和鸣。

这就是他命令开造的水池，一任所有的鸟类嬉游。同时，为了鼓舞众鸟的信心，他颁布敕令，日日宣传，保障鸟类的安全。敕令说：

王乐施此池，并水上荷莲，
给予诸鸟类，保障其安全。

一时，当秋日驱散了漫天乌云，给人间带来了美景。天空明丽高远，湖水清澈，盛开着丛丛莲花，湖光煞是好看。正是月圆时节，月色分外皎洁，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新一代天鹅也成长起来，菩萨家族的一对天鹅从玛纳斯湖起飞，越过秋日融融的不同地域，最后来到国王的领地。它们看到了那座大池及池上莲花装点的美景，红莲花开时，如同堆堆燃烧的火焰；睡莲开时，则像一张张绽放的笑脸。它们听到各种鸟群杂乱的回声，还有群蜂眷恋花朵的嗡嗡；轻柔的凉风从微波荡漾的水面掠过，送来荷花的阵阵清香。虽然过惯了玛纳斯湖上的生活，那两只天鹅还是被这座大池的美景打动，心想：哦，我们的家族一定得来这里！

通常人们得欢乐，如果此乐他可得，
首先念与朋友共，由心爱念而不捨。

那对天鹅留在那里，尽情享受下个雨季。雨季来时，团团乌云犹如阿修罗众挺进，造成阴暗，不时亮起的闪电像他们挥动的武器。此时成群的孔雀欢快地起舞，展开宽阔的尾屏表现靓丽，并发出响亮持续的鸣声，似乎在为云的胜利归来高兴；小一些的鸟儿，也噉噉喳喳叫个不停。劲风送来林间的花香：娑罗、迦丹巴、阿周那和祇多迦，带着爽人的凉意，好像树林呼出的气息。天空飞起一行行白鹤，好像乌云的一排排牙齿。天鹅群也希望离去，用轻柔的鸣声传递着消息，我们那对天鹅也趁机返回玛纳斯湖。

向鹅王见过礼，它们先汇报到过的地方，然后描述那座大池不寻常的优点。它们说：陛下，在雪山的南边，有一位波罗奈国王名梵受，他布施鸟类一座绝妙大池，快乐妙不可言，所有鸟类都可以尽情享受。国王的敕令每天宣读，保障鸟类安全。众鸟可以自在地安心享受，如同在自家一般。等雨季过后，陛下应当去看看。

听到这个消息，整个天鹅家族弥漫着去看那大池的强烈愿望。菩萨以询问的目光盯着统帅苏木克的脸，说道：你觉得怎么样？苏木克鞠躬致礼，答道：我以为陛下不宜前往。为什么？那些极具魅力的设施不过是诱惑而已，而我们这里什么也不缺。一般来说，人心叵测，他们温柔的

怜悯虚诳不实，表面的甜言蜜语和热情关怀背后，隐藏的是残忍、邪恶的本性。足下试想，

禽兽习惯于，鸣叫表真情；

唯人类发声，与动机不同。

语言固甜美，亦好心利益；

如商人投资，希望获大利。

是故无论在何时，不宜因小利轻信；

方向错误且凶险，只会失败难如愿。

即使非去不可，也不宜久留，更不宜发心在那里定居。我们只需欣赏一番美景，尽快返回。这是我的想法。

众天鹅对一睹波罗奈大池的向往与日俱增，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菩萨前往。在一个月白风清、星光点点的秋夜，他顺应众天鹅的意愿，与苏木克相伴，带领大群天鹅，如同月天子伴着云团，向那个方向出发了。

一见大池迷人景，心中充满惊与喜；

进入大池添新景，可爱团队美形仪。

大池多彩复多姿，玛纳斯湖不能比；

快乐不觉恋新处，时光推移忘旧居。

它们听到了宣读安全敕令，看见住在这里的群鸟自由地来往，深深喜欢这里的美景。当它们像游园一样徜徉在水上时，快乐达到了极点。

守池人向国王报告了他们的到来：‘陛下，有两只妙天鹅，身形与能力与传说中的名天鹅所具有的一模一样。他们降临陛下的大池，为大池增添了光彩。他们美丽的双翼闪耀如黄金，喙与双足的色泽比金子还美；身形比普通的要大，非常优美。有数十万只天鹅相随。’国王得到消息，选取一名捕鸟技术为人称道的高手，将抓捕二天鹅的光荣使命交给他。捕鸟人依教奉行，先仔细观察了二天鹅惯常光顾的地方，在不同地点暗中设下强力圈套。

众天鹅在大池广阔的水域尽情畅游，相信给它们的安全承诺，不存任何不祥疑心，鹅王的一只脚被圈套缠住了。

轻信真要命，由诡计引生，

初令失警觉，次粗心失策。

菩萨唯恐同样的不幸会降临到其它天鹅身上，以特别鸣叫发出池有危险的信号。众天鹅闻知鹅王被捉，惊恐地飞上天空，一阵恐慌乱鸣，各自逃命，犹如失去指挥的士兵。唯有统帅苏木克没有离开鹅王身边。

爰敬心所缠，不在乎危险；

朋友遇困境，忧伤逾死亡。

菩萨对他说道：

苏木克快走，逗留此不智；

我身陷此境，汝何能相助？

苏木克道：

留此不致招灭亡，离去亦不免老死；

君发达时我承事，君遇不幸何能捨？

惜此小命离吾王，我往何处避众讥？

乐与鹅王共命运，王今有难去不义。

菩萨说道：

禽鸟被捕捉，无非充庖厨；

汝身心自由，念此能无忧？

二者同被杀，于我族何益？

徒丧汝生命，汝见有何利？

苏木克答道：

王岂不见持法益？敬守正法得大利^[4]；

深知利从法戒出，且我忠君命可弃。

菩萨说道：

朋友遭不幸，断命不捨离；

此实为友德，贤者之法律。

汝已持正法，汝已显诚意；
听我最后请，许汝快飞去。
再说聪慧者，事已变至此，
摄持大众事，由你来接替。
正在交谈时，争相表爱敬，
尼沙德冲来^[5]如死神勾命。

一发觉他的来临，两只珍禽沉默了。当尼沙德看到天鹅族飞去，相信一定有落网者，便到处巡视所下罗网，发现了那两只天鹅首领。他们的美丽而惊讶，抖动旁边的罗网，还以为两只都中了圈套，却发现只有一只被擒，另一只自在，在旁边陪着，这更令他惊奇。他到苏木克跟前，对他说道：

此鸟落网失活动，故我来时不能飞；
你未被缚有气力，何见我来不快去？

苏木克听了，以吐字清晰的人语、响亮而坚定的声音表明自心：

问我能去不去因，我不去因只为此：
对被缚者你有力，此鸟不幸中圈套；
他以美德缚我心，此缚更比绳缚牢。
尼沙德听了敬佩毛竖，重问苏木克：

余天鹅怕我，捨他高飞去；
唯你不相离，与他啥关系？

苏木克答道：

我王我友我恩主，爱重如命遇不幸；
故我永不相弃捨，不为挽救自性命。

注意到尼沙德恭敬生信，他继续说道：

欲此交谈得善果，求您积德放我等！

尼沙德说道：

我不希望你受害，你也不是我所捉，
自由去会你亲友，它们见你得欢乐。

苏木克道：

欲免我伤悲，必许我所求；
你若欲得一，请放他捉我。
我俩体型同，年龄也一样；
用我来赎他，你不失利益。
此法甚合算，你必欲同意；
先将我捆绑，将鹅王放去。
既应我请求，得利也不异，
天鹅族欢喜，你赢得友谊。
鹅王得自由，大众必欢喜，

如罗睺释月，复见美形仪⁶¹

尼沙德惯习杀业，做事冷酷无情，这番坚决而又语调温和、让人难以拒绝的话，还是深深打动了。因为不计自己生命忠于恩主，这强烈表现了报恩的美德。他被崇敬之心折服，向苏木克合掌高举，说道：善说，善说，尊贵贤者。

设遇人类或天神，如此忘我堪称奇；

你为主人尽忠诚，自己生命也不惜。

我要遵你请，将汝王释放；

尊贵过汝命，谁敢将他伤？

尼沙德说着，不顾自王的要求，随顺慈悲的召唤，向鹅王敬礼，将他从圈套中放出。统帅苏木克见鹅王得救，极大欢悦，兴奋而又友善地注视着尼沙德，说道：

释放鹅王令我喜，你是朋友欢乐源；

愿你同样得欢乐，亲友相聚千万年！

你的劳苦须有果，请置我等汝担上，

我及鹅王不须缚，前往后宫示国王。

鹅王君臣彼看见，表示开心将你赏，

赏赐令你大欢喜，财富超过你梦想。

尼沙德同意他的要求，心想：国王无论如何也要见见

这两只妙天鹅。他将天鹅置于担上，不缚不伤，展示给国王，说道：

请观我所献妙礼，此乃鹅王及统帅。

看到那两只明星天鹅，身形美妙，光彩照人，如黄金铸就，国王满怀惊奇，兴奋地对尼沙德说：

何以得两只，无伤亦无系，
停汝两掌上，能飞却不去？

向我说详细。

尼沙德作礼答道：

说来真作孽。我投众多网，
在大小水域，鸟类游戏地。
鹅王自在游，由信任不疑，
一脚遂被缚。

另一虽自由，相伴而不去，
求我释其王，愿以自身替；
他能讲人语，清楚又甜蜜；
愿捨自身命，故乞求有力。
软语坚固行，令我生怜悯；
我释放其王，及自冷酷心。

释其鹅王心欢喜，他表祝福与感激，

教我如此来见王，免我劳苦变成虚。

出于感激释其王，为我志愿来此地；

外现鸟形真义士，瞬间令我善念起。

国王闻听此言又惊又喜，他为鹅王安排了带脚凳的金宝座，与王者身份相称。座脚七宝庄严，光辉闪耀；上敷华贵妙衣，背设柔软靠垫。给苏木克准备的是竹椅，适合上首大臣所坐。

菩萨认为正应对国王赞赏一番，便以银铃般的柔声说道：

美妙色庄严，汝身可康健？

善法所成身，安稳亦如是。

此身常宣说，善法惠施否？

尽心护臣民，适时行赏罚；

大王增荣耀，人民增爱敬，

并增加福乐；是否常如此？

常得忠厚臣，无欺善管理，

佐助利民事；于此属意否？

小王惧威严，乞求垂怜悯；

汝常顺悲心，而不溺轻信？

刻意求三品，善者所不欣，

举世遍驰求；王业以德闻，
冤家徒叹息，欲害不能损？
国王显得诸根清净调柔，欢喜作答：
我之福乐今圆满，欲会圣者我夙愿。
此人以网捕捉汝，不因得意而伤君？
见鸟落难猎人乐，常因狂喜而为恶。

菩萨说道：

我陷困境未受苦，此人不与我为敌；
他见苏木克未缚，为我滞留而不去，
如自被缚殷勤问，不知原委甚惊异；
后因良言而劝解，将我释放并敬礼；
故得苏木克祝福，我等来此或利彼。

王说：

久已急切盼君至，我致二位欢迎礼；
见君令我饱眼福，引发我心胜欢喜。
我即厚赏尼沙德，善待二位应奖励。

国王赏给尼沙德一大笔财富，然后又对鹅王说道：

您来此地即是家，万勿拘束而多礼；
我所应做请告知，我的财富任君使。
为友坦言其所需，能令财主更乐意，

超过从财所得乐，坦诚相待成大利。

国王也很想与苏木克交谈，赞赏地望了他一眼，对他说道：

朋友初见面，不敢坦率言，
心中没有底，且用礼貌语；
故我请阁下，许我一席谈，
令我心欢喜，满我交友愿。

天鹅统帅苏木克听了，向国王恭敬致礼，说道：

大王如帝释，交谈增庆喜；
王所示善意，超过人所期。
人王共鹅王，正交流友谊；
在下若插嘴，会否太失礼？
知礼人不为，我何能不随？
故我守沉默，待大王开许。

国王听了，脸上显出高兴、敬佩的神情，称赞苏木克：

世人乐闻汝德名，鹅王友伴正相应；
只有降伏我执者，才显谦和练达行。
善士相逢生友谊，诚愿友情恒相续。

菩萨知道国王热切期盼和他们交朋友，并且向他们表示爱念，即以赞许的口吻对他说道：

虽然才相识，您已显真诚，
如对最胜友，合君慷慨性。
如此相款待，谁能不动情？
不论求何益，不论利何重，
王热诚相待，已表好客情。
调伏自我固如此，荷担王业利百姓；
苦行深定若牟尼，善性功德藏渐成。
具功德者获赞誉，性顽嚣者无欢喜；
知此不变善恶律，谁愿做恶失善利？
得王高位非征战，非靠多财和诡计；
依循正道长养德，无需耗财与费力。
德高能获天主乐，美德本身生荣誉，
谦虚谨慎具德者，庄严王权依此立。
德性自身胜皎月，怨敌热恼能平息；
不论宿怨有多深，多猛溺养骄慢嫉。
故君并诸粟散王，教化人民爱美德，
以君谦德不灭光，及君余德树榜样。
臣民利乐为第一，王因此得二世乐；
人民喜随领袖行，王爱正法必能得。
愿君恒以正法治，常得天主为守护！

虽然见王心得净，而我现在须告辞，
眷属忧念令我归。

国王和在场所有人都称许菩萨所言，然后以最恭敬、
最温和的言辞向二妙天鹅告别。

菩萨飞向天空，统帅苏木克如影相随。秋日的晴空安
详优美，深蓝如无瑕的锋刃。鹅王回到天鹅家族，大众一
见，涌跃欢喜。

鹅王具悲念友邻，后时率众回报恩，
并向国王宣正法，大王礼敬表赞许。

【点题】

在危难中，君子的行为小人难以效法；身处顺境，他们就更难去
学习了。

【注】

[1]持明仙：Vidyādhara，喜马拉雅山中之半神族。

[2]波头摩、郁波罗、俱牟头、分陀利：padma, utpala, kumuda,
puṅḍarīka，通常分别指红、青、黄、白四种莲花。

[3]桑甘迪、丹莫罗、歌和腊：saugandhika, tāmārasa, kahl
āra，这三种不常见。

[4]书中常出现的‘法’‘正法’，指印度的传统道德。它以十
善为核心内容，即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

口、不绮语、不贪、不瞋、正见。以十善治国的轮王政治是佛教的理想社会。

[5]尼沙德：Nishāda，印度贱种，专事捕鸟之类。

[6]罗睺释月：印度传统认为，月食乃罗睺阿修罗王以手障月。

延伸阅读：

- 1) 竺佛念译《鼻奈耶》卷五，T24-872b。
- 2) 弗若多罗等译《十诵律》卷三十六，T23-263b。
- 3) 《杂宝藏经》卷八，第101品，‘提婆达多放护财醉象欲害佛缘’。
- 4) 南传《本生经》第533‘小鹅本生谈’，又见第534‘大鹅本生谈’及第502‘白鸟本生谈’。
- 5) 《白莲花论》（下）第103品，‘旁生说妙法’。

23.大菩提

世尊行菩萨道时，据说曾是一位游方沙门，名大菩提。在家时他就系统、完整地学习了世间重视的各种学问，并对美术有着好奇；出家以后，他致力于世人的福乐，潜心研究法典，通达了这门学问。由于他的善法功德、高深智慧、世间才学，以及过人的说话技巧，不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追随。他的人品受到学者、蓄养门客的王者、世间

婆罗门、其余沙门的珍爱。

德性由福德彰显，由高洁行得爱敬；

乃至冤家也崇拜，只为赢得自名声。

菩萨为着利他而游行，走过村镇、街市、国城、王室，抵达一个王国。国王听说过他的种种美妙功德，得知他的到来感到欣喜。他在自己的游乐园中选一块好地，事先为他造好了居处。他以最隆重的方式将菩萨迎入王城，亲自拜访并指点圣迹。他恭敬承事，听其教诲，如同弟子遵从导师。

爱好功德人，迎来具德客，

降临富豪宅，是一种享受。

菩萨每天给以修持方面的开示，悦耳赏心，使他开始渐渐走上解脱之道。

爱法人由悲所使，欲以修法示旁人，

哪怕此人不热心；何况有人如净器，

渴求教示显好乐，如何能不给指导？

然而，诸臣尽管以其多闻受到恭敬，王师也受到应有尊崇，他们却难以容忍菩萨德厚、尊崇日隆，嫉妒染污了他们的心灵。

杰出品德能引人，便获荣耀及名闻；

此足引燃嫉妒火，仅凭技巧出名者。

他们不能够就法典争议立量，通过公开辩论战胜菩萨，同时看到国王恒守正法也令他们羞愧。为了离间王与菩萨的感情，他们采取了诸如此类的手段，常常进言：‘陛下，不可相信游方沙门菩提，有证据表明他是一敌国奸细。敌国王知道陛下好乐功德、遵行正法，想利用这个聪明家伙的油滑之舌，怂恿您的不良习气，探知您的底细。他假装追随正法，教导陛下一味行慈悲，培养低贱惭愧心，诱导您发心修道，这跟您的王道军策不相应，于提升财力有害，于享受生活有损，也有滋生恶政的危险。的确，他给您指引的方向纯为善意劝勉，然而，他喜欢跟他国使臣交谈，那些涉及王政的谋略，决非一个门外汉能说得出。因此这件事令我们担忧。

这些离间的言语，很多人假装为国王着想，常常一再向他兜售，终于起了作用。由于猜忌，他对菩萨的信心和恭敬下降，态度也发生改变。

中伤之言辞，如连串雷霆，
轰击人耳鼓；谁能够保持，
信心坚固力，而不受震动？

因为猜忌，降低了国王对大士的爱敬之心，他不再像

往日那样注意对他以时问候。而菩萨由于心地纯洁，并不在意，心想：为王者多务分心。然而，当他发觉侍臣也态度冷淡时，知道他引起了国王的不快。于是收拾起三耒杖¹¹、净瓶和其余游方用具，准备离去。国王听说了他的意愿，一方面因为旧情未尽，一方面出于礼貌客套，走过来假意挽留，说道：

何因决意弃我等？或怨我们少关怀，
由此引起您不安？此由疏忽不须疑。

菩萨回答：

非因怠慢小因缘，而是汝已非法器，
欺逛行为透玄机；故我离开甚应理。

此时国王的爱犬奔向善萨，怀着敌意张开大嘴对他狂吠。他指着狗，又说道：哦，陛下，让这畜生来作证明吧！

先前此犬常依偎，它在效法你行为；
如今狂吠泄汝机，因为它不知作伪。
它必听你粗恶语，旧情被毁能引起；
今吠如谤取悦汝，此正奴为主效力。

这呵责令国王满怀惭愧，他低下了头。菩萨觉察之敏锐使他深受触动，他觉得没必要再掩饰自己，便恭敬作礼，说道：

您确实曾为，议论之话题，
有鲁莽之徒，使用彼言语；
我陷于事务，未曾加注意。
您务必原谅，住下来别走。

菩萨说：陛下，我要走决不是因为受了怠慢，也不是因为受人憎恨，而是考虑到现在住下去已非适宜，所以要走。陛下试想，

若我依恋或漠视，不疾现在自离开，
一旦款待失光彩，捏着脖子赶出来。
欲离不因为怀愤，念此选择最适宜；
君子不因偶冒犯，就将以往恩忘记。
恶意施主不勘依，如临枯池而求水；
设得好处须留神，利益微小而不纯。
欲得自在少烦恼，必依如是施恩人，
沉着宁静若秋水，人所共许为可信；
对亲近者持反感，或他不喜却追随，
往往自己讨苦吃；不识恩养枉为人，
亦应怀疑其人品。友谊遭毁有多因，
彼此不念少来往，索求过多也是因。
为护残存之友情，故我现在就离开。

国王说：如果尊者执意要走，以为离开绝对必要，您能否答应我们再回来？友谊应当牢固，而且为免来往少之过，不是吗？

菩萨答道：陛下，活在世上会有多种障碍，有着各种灾祸违缘，所以，我不能答应你一定回来。或许会有必要的因缘要来，我只能表示，希望你和你再会。

他这样安慰了国王，国王也以最高的礼节让他离开。他离开这个王国，感到与世人的交往干扰了自心，便在一个林子里安住下来。他住在那里专心禅修，不久便获得四禅和五通。

他正沉浸在微妙禅悦中时，念及国王，同时生起悲心。他想知道国王现在的处境，引心向他，以天眼观见，大臣正以各自的恶见诱惑他。其中一个竭力鼓吹无因论，引用难见其因的事物为例。他说：

莲之根茎花果皮，形色轻软何因生？

谁令鸟羽不相同？是故一切自性成。

另一个执自在天为第一因，向国王兜售他的学说：

世界无因必不存，常一之主在统御；

世界生成与毁灭，是祂超绝意志力。

相对地，另一个用这样的理论【宿命论】来骗他：世界是由先业所感，是善是恶构成命运，个人努力根本无法改变。

一神如何同时造，无量种色和自性？

世界产生于先业，精于求乐终不幸。

另一个引用来自断灭论的教说，引诱他全力投入五欲享乐。

木头色形质地异，存在非是由业力，

一旦消失不再生，这个世间也类似；

故须求乐为目的。

一个假装向他传授王道，推荐刹地利学说中教导的做法，遵循一种残忍、与正法相违的诡诈权术：

必须学会用他人，量才使用如树荫；

对其示恩增荣耀，他们只是牺牲品。

那些大臣如此兜售恶见，欲将国王引入歧途。国王因为习近恶人，又好盲从轻信，菩萨发现他即将堕入邪见深坑，引发悲心，仔细思考挽救他的方便。

善人由恒修德性，心中常念他人恩；

他人过失悉忘却，犹如莲瓣水不存。

下定决心对此采取适当措施之后，他以神通在自己茅

棚里变出一只大猴，蜕去其皮，令其余部分消失。穿着自己幻化的猴皮，他出现在王宫的门口。守门人将他引入，得到许可进入王廷。他依次经过外面的岗哨，满是官员、婆罗门、军人、官差、长者的各个部门，进入议事厅，门口立着手持刀杖的警卫。国王坐在宝座上，多闻智人围绕，他们衣冠楚楚，排列有序。国王起身相迎，待以种种贵客之礼。互相寒暄礼毕，菩萨在给他的座位上入座，猴皮引起国王的兴趣，他问是怎么得来的：

谁给尊者供猴皮，自做如此大功德？

菩萨回答：不从别人边得，陛下，是我自己弄的。坚硬的地面只施层薄草，在上面坐卧身体受不了，修行不得自在。尔时我见茅舍里有只大马猴，心想：哦，若能得到这只猴的皮，正可充作我修法的理想之具！于上坐卧，我将能够完成修行仪轨，铺着无价宝鬘的龙床也难相比。依因此想，我降伏这畜生，取下它的皮。

国王听了讲述，出于礼貌和教养，虽然心里感到一丝羞耻，却低眉不语。而那些久已对大士心怀芥蒂的大臣们，终于得到了发泄机会，他们得意洋洋地看着国王，指着菩萨高声讥刺：尊者对自己的修行是多么专心至诚！多么坚定不移！是怎样的能力产生如此善巧来达到他的目的！以

此苦行憔悴之身，如此大猴一入茅棚就能独自将它降伏，这真是奇迹！无论如何，祝他苦行成就！

菩萨神态自若地回应道：诸位责备我，不要忘了你们可爱的主义。用这种方式并不能为你们的博学增辉，诸位且莫忘了：

以自教相违，来轻蔑敌方，
欲羞辱对手，自己反堕负。

对那些大臣整体呵责之后，大士更欲一一破斥，对执‘无因论’的大臣这样说道：

世间元素自性成，若实为何责备我？
此猴死亡属自然，我正杀彼有何错？
若我杀彼是犯罪，说明其死由因起；
此必违汝无因教，与此道理不相宜。
莲花根茎花瓣等，结构颜色等无因，
何不处处总能见？彼由种等从水生，
因缘具足便出现。

我还要提请阁下注意：

若否定因而辩论，此岂不与自教违^[2]？
如果反对用辩论，非理之教有何益？
或有不见某事因，由此便称因不存；

设或后时知有因，岂不瞋恼生痛恨？
如果某处因暗藏，何以断定因不存？
因为余缘不能见，黄昏不见白日轮。

阁下，还有，

欲求某物为得乐，有悖则不相随顺；
承事国王亦如是，何以你敢否定因！
你若坚持无因论，此猴之死即无因；

为何你还怪别人？

这样，大士以清晰的辩论击败主张无因论者。接着，
又转向信奉自在天者说：你也从不应当责备于我。根据你
的主张，自在天是一切的因。听着，

如果自在作一切，杀猴即是祂自做；
何以对我怀恶毒，要我承担他人过？
若言自在具悲悯，猛猴不是自在杀，
何以阁下高声称，自在天是世界因？

再者，朋友，如你所信一切都是自在天所为，

称颂祈愿等，取悦祂何用？

因为你的业，自在所造成。

若言祭祀由你做，不可否认祂发动；
祂具圆满发动力，祂做一切更非余。

再说自在为众恶，你还敬祂有何益？
若言恶非自在做，祂造一切不应理。
自在依法不依法？依法自在不应存；
若言受外缘影响，具缚不应称自在；
若言缘起不是缚，何法而不称自主？
若言不管理非理，对此信仰应虔诚；
汝执创世唯自在，杀猴也是祂主宰。

大士用这一番连珠炮似的有力论证，持自在天因大臣被驳斥得哑口无言。

转向持先业论【宿命论】大臣，菩萨非常善巧地对他讲：你也不应责怪我。依你所说，一切都是先业决定。因此，我告诉你，

一切皆是先业力，我杀此猴正应理；
它被先业火烧死，我有何过应受讥？
设我为恶杀此猴，我为死因非先业；
若你宣称业生业，依此无人能解脱^[3]。
设处苦缘能生乐，或处乐缘苦来寻，
命运唯由先业定，无疑我们可推论；
实不见此苦乐理，先业故非全部因。
可能新业不再新，否则旧业何处寻？

你若仍执先业论，我何能是猴死因？

大士以此无可辩驳的解说，让他无言以对，好似持了止语。

接下来，他笑着对持‘断灭论’大臣说道：若阁下真是断灭论的忠实信徒，何以急不可耐地批评我？

如果死后一切灭，为何还要止恶行，
崇尚善行非愚蠢？为所欲为是智人。
如果此论是正说，我杀此猴正应理。
若是惧怕诸舆论，令其避恶而从善；
由其言行自相违，他仍不免舆论呵，
同样会因怕舆论，一生得不到欢乐。
屈从虚诳不实理，岂非十足大傻瓜？

如你所称：

木头色形质地异，存在非是由业力，
一旦消失不再生，这个世间也类似。
你以何因作此信？如果固执断灭论，
有何理由讥讽他，不论杀猴或杀人？

这样，大士以简洁明了的破斥令持断灭论者缄默无言。

然后他对精于王道的大臣说道：你如果真的认为玩弄权术中的行为准则是对的，有何理由指责我？

依于彼见求财利，不择手段而谋取；
待到飞黄腾达日，再作布施获私利。

为此，我告诉你，

如果为得自利益，欺诳至亲也不惜，
杀猴取皮依此教，你责备我何道理？
若言残忍应受呵，必定会带来恶果，
这又依的哪种理？

若此你所谓方便，非法无方便是何？
倚圣法典宣非义，蔑视人类狂妄说！
你若坚持彼恶见，彼见明载汝经典，
猴死我不应受责，正依汝经中方便。

就这样，大士以强有力的抨击降伏了那些大臣，尽管他们平时耀武扬威，蛊惑视听。当感到已经赢得国王和大众信心时，他希望驱除因为杀猴给他们带来的伤感，他对国王说道：‘陛下，其实我从未杀生，我只是运用了自己的幻化力。猴皮来自我幻化的猴子，目的正是用来作为这次谈话的主题。请别误会。’说着，他将自己以幻术所化的幻像（猴皮）灭去。现在看到国王及其属众勘受教化，他说：

正知一切从因生，能依自由意志行，

相信死后有他世，保持正信重同情，
此人如何会杀生？

大王且思，

具足理性正见者，所行决不背因果，
不信宿命非断灭，亦非顺从权术论，
如何会谋求虚名？

世人由见而生行，不论此见是邪正；
人由言行表其见，目标正与见行同。
所以妙论应珍视，歪理须捨是祸根；
人们必须依此行：亲近贤者远恶人。
确有沙门着法衣，游行却未调诸根，
正是他们以恶见，令人堕落如精魅，
引起危害若毒龙，无知看见也伤身。
持无因论等杂音，如豺嚎叫泄身份；
智者有力给衣食，对其却不宜亲近。
英名盖世力虽大，为利也不交恶人；
遇上阴沉之冬夜，明月光辉也受损。
故应避开不善士，知修善者常亲近，
唤醒臣民爱美德，除其陋习增名闻。
遵行正法引臣民，好善踏上生天路；

殷勤守护汝人民，持正法律入坦途；
乐善好施戒行净，善待路人若亲朋。
祝你勤政无中断，正法治化到久远；
如是你会得欢喜，还有荣耀终生天！
农民牧人为税户，犹如繁茂花果木，
如果不能善守护，王的出产会不足；
商人市民做买卖，缴纳关税令王喜，
如果不能善保护，国王贫困少财力；
无故抱怨自军队，未能给予其荣誉，
漠视英勇善战士，作战必不获胜利；
戒闻通力皆精湛，道品高洁宗教师，
王污自行若不敬，将失天上欢乐果。
正如采摘未熟果，不得果汁毁了种；
为王非法以聚财，毁掉国家不得利。
生长茂盛之果树，熟时挂满可爱果；
国得君主善保护，则法财欲三品足。
可信大臣性聪慧，为您着想应倚重；
挚友家人也如是，善言礼物赢其心。
恒以正法引自行，致力保障臣民福，
公正执法济民众，善道资粮则具足！

大士这样引导国王出离恶见迷途，将他及其臣属安立于胜道，然后直接升入天空，大众合掌恭敬顶礼。他返回自己的林间住地。

【点题】

那些对自己曾经有恩者，君子的悲心不因自身受到伤害而损减，而是修行忍辱，以时报恩。

【注】

[1]三拈杖：tridaṇḍa，是用三根木条捆在一起的木杖，作为沙门苦行者的标志。参见黄宝生《梵汉对勘‘佛所行赞’》412页，注9。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201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辩论即用宗、因、喻等比量推理，辩论术即名‘因明’。

[3]原注：解脱意味着业的止息、寂灭。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528，‘大菩提普行沙门本生谈’。
- 2) 《白莲花论》第94品，‘普行菩提制止邪见’。

24.大猿

雪山的一侧，有一块吉祥宝地。土壤里饱含各种金属矿物，如同人身涂抹的香油；上面覆盖着美丽的森林，好像一件深色的丝绸披风。山坡景致优美，犹如一幅由色彩

和形状交织而成的和谐画卷，似乎大自然刻意地精心造化。

这块持明者游戏之地，有着众多山溪的滋润，遍布着深谷、幽洞和峭壁。蜂群单调、尖细的声音在回荡，和着惠风拂动长满美丽花果的树木。据说菩萨生为一猿，体型巨大，独自生活在这里。虽处旁生，他并没有失去对法的念知，有着和蔼、堪忍、高贵的秉性，似乎涵养的慈悲从不愿离开他。

大地山林与海洋，已经毁灭千百次，

劫末火水风灾起，菩萨大悲永不失。

菩萨住在这片林中，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仅靠食简单的林中树叶和水果维持生存。他尽自己所能，在各种情形下对遇到的有情显示悲悯。

一次，有个人四处寻找走失的奶牛，迷了路。他完全辨不清东西南北，胡乱游走，来到这里。饥渴、炎热、跋涉令他筋疲力竭，烦恼的火焰在心中燃烧。他坐在树下，似乎被忧愁的重负击垮。四下观望时，他发现几粒黄橙橙的熟镇杜迦果^[1]，掉落地上。食完之后，由于饥饿，似乎味道很美，他急切地想要弄清其来源，犀利的目光四处张望，发现了那棵果树。果树长在瀑布的边缘，垂下的枝头挂满黄橙橙熟透的果实。渴望着得到那些水果，那人爬上斜坡，

攀上果树，去摘伸向悬崖树枝上的果实。急欲摘果心使他爬向树枝末端。

下垂之树枝，不堪其重负，
突然咔嚓断，犹如刀斧砍。

他随树枝栽入深渊，四周全是悬崖峭壁，犹如大井。因为掉入深水中，加上树叶保护，他骨头没有受伤。从水里出来，他周匝寻找出路，没能找到。他意识到一定会很快饿死在这里，失去了生还的希望，锥心的忧伤使他大哭起来，泪流满面。沉浸在沮丧、忧伤中，他这样悲叹：

掉入深渊里，林深人不到，
除死神有谁，用心把我找？
如兽落陷阱，谁救我出去？
无亲又无友，唯群蚊嗜血。

夜来深渊与世绝，园林亭溪难再赏，
不见星汉灿烂天，漆黑包围若黑月。

这样悲叹着，那人坚持了几天，依靠潭水和一起掉落的水果维持生存。

在同一林中游荡的大猿，寻找食物来到这里，镇杜迦树枝头摇曳的果实吸引着他。攀上高树，下视瀑布，他看见那人躺着，急需救助。只见他眼窝、两颊深陷，肢体苍

白瘦削，在受饥饿之苦。这人的凄惨状况引发了大猿的悲心，他不顾自己饭食，热切注视着那人，以人语说道：

你处此深渊，人所不能到；

请问是何人，何以入此地？

那人举目望着大猿，顶礼、合掌哀求道：

仙家我是人，失道游山林，

为得树上果，入此而受困。

遭此大灾难，无友又无亲；

众猿守护主，我求您施恩。

这几句话一下激起大士的无限悲悯。

陷入困境无亲友，合掌焦急哀求救；

即使冤家也生怜，具慈悲者更关心。

菩萨怀着悲悯，善言安慰他，是他此刻求之不得的：

落深潭无力，救助无亲人；

勿因此苦恼，我救莫担心。

安慰之后，大士又供给他镇杜迦等水果。为了将那人救出，他到另外一个地方，背着一人重的石头，练习攀爬。估摸自己的力量足以将那人从潭中救出时，他下到潭中，慈悯地对那人说：

伏我背上请抓牢，你我二身俱出离；

贤者只说身为用，身是智者利他具。

那人赞同，向大猿恭敬顶礼后，爬到他背上。

背负那人腰压弯，不堪重负苦登攀；

只缘心坚善念强，成功救出胜艰难。

救出此人极欢喜，筋疲力竭步蹒跚；

大士选择休息处，身体横卧黑石板。

因为心地单纯，又对那人有恩，菩萨并不怀疑对方有什么危险，于是信赖地对他说：

我身乏极欲小睡，此地容易进猛兽；

在我身疲休息时，你要用心四下守，

你我免遭它袭击，断我命根彼前程。

那人答应下来，显得十分诚恳地说道：‘师您尽管睡，愿您醒来得安乐！我在此为您作守护。’可是，在大士因疲劳入睡之后，他动起了邪念：

根食不易得，林果也难寻；

羸身需恢复，赖此何能存？

虚弱身何能，越度此荒野？

以此猿为食，足以脱困境。

虽对我有恩，它天生可吃；

困窘有方便，此正是其时；

故得以其身，作我道路粮。
在他睡熟时，我方杀之；
醒时若相斗，狮子也难敌。

因此，机不可失。决心已定，那恶棍邪贪迷心，毁坏了本有的感恩之心、道德意识乃至生来的悲悯情怀。不顾自身极其虚弱，一味随顺作恶的强烈欲望，他抓起一块石头，照着大猿的头部砸去。

因虚弱手抖，强贪心仓促，
意在令命断，却仅毁睡眠。
因石未击正，未将头砸碎；
石将头擦伤，轰然而坠地。
菩萨头被伤，匆忙而跃起，
四顾寻谁做，仅见那人立；
面色如死灰，惭耻又惊惧，
疑惑并沮丧，惶恐不能语，
通身而流汗，不敢抬眼观。

当大猿意识到是那人做此恶行时，他不再注意自己的伤痛，而是感到极为痛心。他没有恼怒，没有因瞋而动恶念，而是觉得那人可怜，不顾自己的福乐，干出这种极其卑贱之事。他噙着眼泪看着那人，悲叹道：朋友，

为人岂能干此事？何以敢想及敢为？
你本应当以勇力，抵御敌害反害我！
我为所做难行事，心中以此为骄傲；
汝所做事更难行，使我骄傲尽失掉。
汝才脱离死神口，侥幸被救今又堕；
咄哉愚痴至酷恶，欺诳众生遭殃祸。
你是自毁损名声，失信障德为人呵；
此令我心忧如焚，求何大利如此做？
头上伤痛犹堪忍，因我堕落伤我心；
我已无力灭此恶，现在随我出此林。
不可离开我视线，因为你已不可信；
我会示你聚落处，免你徘徊此山林；
此地林深多凶险，况你迷路瘦弱身；
倘遇不测遭谁害，我的辛劳将无果。

出于怜悯，大士引领他到有人烟的地方，给他指了路，
又说：

你已到达有人地，离开可怖棘刺林；
一路平安莫为恶，恶果熟时苦难忍。

大猿可怜那人，像对待弟子那样谆谆教导，然后回到
自己的林间住地。

那人因为干了极为卑鄙的罪行，受悔恨之火煎熬，突患可怕的麻风。他身体开始变形，皮肤长满水痘，然后溃烂，毒水浸处，引起身体严重腐烂。他所到之处，人们见了感到恐怖，变了形的身体极为丑陋。不仅外形不像人，说话也因痛苦变得不像人的声音。人们以为是恶鬼显形，驱赶他，举着瓦石、棍棒威胁他，厉声恐吓他。

一次，他在某地林中游荡，被一个国王外出打猎看见。一看到他那十分可怕的外形，像见到一只饿鬼。他那秽污的衣服已经脱落，剩下的难以遮羞。国王好奇而又惊惧地问道：

长癞身变形，皮肤处处烂，
头发满灰尘，苍白瘦凄惨。
试问你是谁，饿鬼或妖怪？
是恶魔化现，或是富单那^[2]？
或者是病人，众病集一身？

对方向王致礼，声音颤抖着回答：‘大王，我是人，不是鬼。’王又问他何以落到这种地步，他向国王发露了自己的恶行，并说：

危害朋友不义行，此苦还只是花报，
恶果必定更可怕；应视不义为冤家。

对善待你人，必须怀善心；
起恶行害友，此世报凄惨。
贪等玷污心，行恶断友命，
来世之果报，由此可推知。
对友充满慈爱情，获得信任好名声，
得助谦卑心常乐，怨不敢侵终生天。
知此处友善恶行，力量果报皆不虚，
坚持君子所行道，依此道行得欢喜。

【点题】

君子能忍自己受到的伤痛，不忍加害者因此失去的安乐。

【注】

[1]原注：镇杜迦，tinduka，印度一种常绿乔木，熟果黄褐色，可食，但很酸。又《佛光大辞典》：亦名‘镇头迦’，柿树科植物。

[2]原注：富单那，Pū tana，一种样子可怕的鬼。住在坟地里，以人肉为食。

【延伸阅读】

- 1) 《六度集经》卷五，第47‘猕猴’。
- 2) 《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破僧事》卷十五，T24-176b。
- 3) 南传《本生经》第516，‘大猿本生谈’。

4) 《白莲花论》(上)第61品,‘忘恩负义’。

25.神兽舍罗婆¹⁾

据说,菩萨有一世生为神兽舍罗婆,住在森林的深处。那里远离人间喧嚣,是许多林间兽群的聚居之地。覆盖地表又密又高的荒草中生长着多种根类植物、乔木和灌木。此处人迹罕至,车马不通,只有满地蚁冢、沟壑纵横。

舍罗婆身体结实,强健有力,奔跑迅疾,他的皮毛色泽格外美丽。因为他长时修习慈悲,对一切动物都怀着友爱之心。他有知足的美德,仅以草、叶和水维持生存,乐于住在林间。他为那片树林增色,如同瑜伽士,渴望着彻底远离。

身现林兽形,慧根却如人;
独住荒野中,如同苦行僧;
慈心待一切,草叶以存命。

有一次,那个国家的国君偶然来到附近,他身跨骏马,手挽弓箭,急欲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追逐着飞奔的野兽,显得兴致勃勃。马跑得飞快,不知不觉把跟随他的四种兵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他一看见远处的大士,便决心要杀掉他,于是搭上利箭,加速追赶。菩萨一看国王骑马冲来,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逃开：倒不是因为无力抵抗，而是因为他已经止息了暴力和瞋怒行为。

奔跑时迎面遇到一条大沟，他像过小水坑一样迅速跃过，继续奔逃。奋力追赶的骏马到了沟口却不敢跳，突然停住。

国王持弓箭，倒栽深谷中，
如阿修罗兵，沉入于大海。
由眼盯神兽，没注意有沟，
马住身失衡，不慎入沟中。

马蹄声止，菩萨心想：国王或许已经回去了？回头看身后，只见空马站在沟边，于是他心中揣测：毫无疑问，国王必定掉入沟中。这里既没有浓密的树荫供人坐下休息，也没有碧如青莲的清澈池水供人洗浴；他进入的是猛兽出没的荒林，也不可能离开他的骏马单独休息或行猎；这里又没有什么树丛供他藏身。那国王一定是坠入沟中。这样确信之后，大士对这个想要他性命的人生起极度怜悯。

此王不久才登基，大众崇拜若天帝，
四种兵众来卫护，兵甲闪耀飘战旗；
头上罩着妙伞盖，玉拂轻摇宝柄闪。
此时躺在深沟底，必然骨折或昏迷；

遭遇此难多不幸！王若有识悔莫及。
常人于苦心迟钝，虽遭忧恼苦堪忍；
身处高位习乐久，灾难猝临伤痛深。

他一个人绝无可能从那里逃出来。如果他还没死，弃
捨不顾则不应理。这样想着，大士为悲心驱使，走到沟边，
发现他还在挣扎。他的甲冑布满尘土，失去了光泽，王冠
和衣服乱作一团；跌落的伤痛折磨着他，使他失去了勇气。

见王可怜相，忘记曾为怨；
悲如同体受，不觉泪潸然。
谦和柔软语，显己本性善，
恭敬相慰问，语音清且圆：
陛下无伤否，此沟如狱般？
肢体受损否？疼痛可曾减？
大王我非妖，林兽居汝国，
享用汝水草，请你相信我。
跌落莫泄气，我有力救你；
若以我可信，快点下旨意。

神兽的奇妙之语激起国王的敬慕，他心中生起惭愧，
开始认真自我反思：

亲见怨敌下狠手，对我何能示怜悯？

温柔呵斥令我慌，加害无辜心何忍？

我心残忍同猛兽，他却只现动物身。

因此，他的友好表示值得我尊重接受。这样决心已定，他说道：

我着甲冑伤不重，跌落疼痛尚堪忍；

坠落深沟苦尚轻，不及冒犯圣洁君；

以汝为兽莫介意，只重外形不知真。

舍罗婆从国王的友好言辞中断定他同意自己的想法，开始进行营救训练，身负一人重量的石头。确知有足够力量后，决心营救国王。他下到沟底，走近国王，恭敬地说道：

劳君少费力，接触我身体，

为令我安乐，君亦得欢喜。

请陛下屈尊坐我背上，抓牢我。国王答应后，坐了上去，如同马背。

国王驮在背，迅猛而攀升，

前身高扬起，曲躬若游龙。

负王出绝境，令与马相逢，

欣喜示归途，自欲回林中。

国王对这种谦和的善意帮助深为感激，他热情拥抱着

神兽说道：

神兽我命汝赐予，一切属你不必提；
请您赏光游王都，若愿也可住那里。
我何忍心独自回，留您住在恐怖林，
遭受寒热风雨苦，猎人出没等危险？

我们还是一起走吧！菩萨则以温柔、谦恭的赞颂作答：

热爱美德若大王，如此言行正应当；
贤善之人常修德，美德变成自天性。
我本习惯林间住，王却以为可住城；
林兽性本乐山林，与人喜好不相同。
王若欲令我欢喜，永远停止狩猎行；
可怜野兽凶且愚，故应对其怀同情。
至于求乐和避苦，动物与人心相同；
他加害己是苦因，须知害他亦不应。
若知恶行失荣誉，自受苦迫圣所呵，
必除恶心如怨仇，如病如痈不可轻。
获得王位由积德，身处喜乐人所敬；
必令功德藏增长，损此恩主甚不应。
荣誉福乐靠积德，惠施及时并恭敬；
亲近善士学守戒，善心平等待有情。

大士这样利益国王，使他牢固树立未来生活的志向。
国王接受了他的劝导，恭敬地目送他回到森林中去。

【点题】

具大悲心者，对欲害己命之徒遭受不幸也表同情，并不弃捨不顾。

【注】

[1]原注：梵名Śarabha，不像是普通的鹿，传说此兽有八条腿，力敌狮、象。又，堪布索达吉在《白莲花论》中译为‘兽王’。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 483，‘舍罗婆鹿本生谈’。
- 2) 《白莲花论》第 69 品，‘旁生亦行持安忍’。

26.瑞兽鹿鹿^[1]

有一世菩萨生为林中瑞兽鹿鹿，住在远离人迹、长满各种植物的大荒野里。那里有大片的树林、灌木，稠密的荆棘、杂草和竹苇形成屏障，林中盛产迦丹巴、阿周那、可梨罗等名木^[2]。许多树木伸出的枝条上密布各种爬藤的卷须，好像罩上一层轻纱。这里是大量林栖动物的天堂：瑞兽鹿鹿家族、牦牛、大象、水牛、羚羊，猛兽如野猪、黑豹、鬣狗、虎、狼、狮子、熊等。其中鹿鹿最为显眼，他有纯金般的亮丽身体和柔软的皮毛，散见的斑纹闪耀着迷

人的色泽，如红宝石、青玉、翡翠等；一双无比温和、明亮的蓝色大眼睛，角和蹄闪着柔和的色泽，仿佛都是宝石铸造。美妙绝伦的鹿鹿看起来就像一座活动的宝库。

知道自己的身体会成为人们猎取的主要目标，又意识到人性的冷酷，他选择那些不与人接触的路径出入。由于他的聪慧，能小心避开那些不安全地带——诡诈猎人设下的陷阱、罗网和圈套，他们故意散布的酸橙嫩枝、种子和其它食物。并且他还警示紧随其后的动物避开它们，像师长和父亲一样统领着他们。

世间任何处，谁不欲幸福，
至美至聪慧，配以高尚行？

一天，大士在所住的林野里忽然听见男子的呼救声。附近有一条小河流过，因雨暴涨，有人被溪流卷走。

激流卷我走，无人无船救；
救我可怜人，快伸援助手。
我筋疲力竭，身臂难支持，
又不见浅滩，救我须及时。

这落难可怜的呼救声撞击着菩萨，他的心像被击伤一样疼痛。他冲出灌木丛，一边高声安慰着‘别怕！别怕！’这是他千百生中用来驱逐恐惧、忧伤、疲惫的口头禅，所

以即使现在也能用人语清楚说出。走出丛林，他远远看见了那人，——仿佛溪流给他送来的珍贵礼物。

冲入河中搏激流，不顾安危要救人，
犹如勇士搏敌军，横那人前令抓紧；
那人竭力攀上背，恐惧发抖几欲沉。
虽有人压湍流冲，绝妙天性令堪忍；
奋力送其到河岸，疲苦消除大欢欣；
又以自体令身暖，示其归途令回还。

这种舍己救人的美妙天性决非亲眷好友所能比，迅速打动了那人，鹿鹿美丽的身形也让他生起敬仰。他向鹿鹿顶礼，说出感激之言：

您对我施救命恩，胜过挚友和血亲；
如有所需愿效劳，我此生命已属君；
阁下以为我能做，任何事情愿君说。

菩萨对此赞赏地回答：

君子感恩不足奇，此正君子之人品；
如今世间趋堕落，知恩已被称善人。

所以我要说，如果对我心存感恩，就不要对任何人讲你曾被一个不同寻常的动物救起。我的美丽身形极易成为人们的猎获对象。瞧，通常人心受了强烈贪欲驱使，不存

些许慈悯和顾忌。

故应谨守护，我及汝善品；

对友不义行，从未有好报。

我说这话你别生气，身为一鹿，我不懂得人们的虚伪客套。而且，

自作聪明人，善假装诚恳；

真正诚实者，反遭人怀疑。

如果遵我所说，会令我欢喜。那人答应下来，向大士顶礼右绕已，踏上了归途。

尔时该国有一位梦想成真的王后，她无论做多么离奇的梦，都会变成现实。一次，她黎明时分做一个梦，看见一只色泽艳丽的鹿鹿，如同七宝聚成一样闪着光辉。它站在宝座上，以清晰流畅的人语说法，国王大臣围绕。她随着起床的漏鼓声醒来，对梦感到惊奇，第一时间去见国王。国王以应有的礼节和热情关怀接待了她。

明目惊奇而睁大，心中喜悦颤双颊；

好梦尽向夫主叙，犹如献上虔诚礼。

将奇梦对国王说完，她又热切请求道：

请夫主设法，获得此宝鹿，

令后宫庄严，辉煌如鹿星^[3]

国王由经验相信她的梦境，当即答应了王后的请求，一方面是为了取悦于她，一方面自己也很想得到那只宝鹿。于是下令所有猎人搜寻此鹿，在首都日日宣告敕令：

有鹿身金色，纹现百宝光；
圣典曾留名，有人曾看见；
谁人至此鹿，当得一富村，
并足十美女。

被菩萨所救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听到那敕令。

贫苦令心常忧恼，鹿鹿大恩须记牢；
贪婪感恩心纠结，秋千一样来回摇。

现在我该怎么办？是看重德性还是财富？要信守对恩主的承诺而不计养家糊口的责任吗？此生、他世，哪一个必须优先考虑？圣行、俗行，哪一条路我应当选择？是追求富裕还是追求圣者所珍视的善行？是关注眼前还是将来？

最终，他为贪心所惑，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一旦获得巨额财富，此生可以享乐，来世也能够得福，因为可以对亲友、来客、沙门广行布施。如此决心已定，不顾鹿鹿的安危，他走到国王那里，说道：‘陛下，我知道那只宝鹿及其住处。请告诉我应当带谁去看。’国王听了非常高兴，

回答道：‘好吧，朋友，我亲自要看。’他穿上猎装，带着大队人马离开了王都。

由那人引领，他来到上述小河边，用他的人马将那片树林团团围住，而自己带上弓箭，装上指套，选了几个亲信随从，由那人引领着进入丛林。他们走着走着，那人发现了鹿鹿，他静静地、毫无防备地停在他的林地里。那人示给国王看，大声说：‘在这里！陛下，宝鹿在这里！请陛下屈尊来看，并加小心。’

说着举手臂，急欲示鹿所；
手突然脱落，犹如被刀削。
向于功德田，业行当下熟；
设为善恶果，没有逆业阻^[4]

国王心中好奇，急欲一见鹿鹿，眼睛顺着那人所示方向望去。

如阴云初生，葱茏林树间，
见一身闪耀，众宝聚光闪，
诸品质可爱，如云吐闪电。
为美形所诱，王急欲得之，
时弯弓搭箭，走近而欲射。

菩萨听到周围人声嘈杂，确知自己肯定被包围了；尔

后发觉国王走近，准备向他放箭，知道逃不掉了。他以清晰明白的人语对国王说道：

大王请稍停，人主且慢射，
先满我所疑；此处远人迹，
我住此丛林，是谁告诉你？

国王被他漂亮的人语打动，对他更加着意，以箭指着那人说道：‘这个人向我们透露了您极为迷人的容貌。’

菩萨认出了那人，不屑地说道：呸，是他！

‘宁可捞出木头，不救无义之人。’

谚语真实不虚，如此以怨报恩！

何不认真思量，亦毁自己前程？

国王疑惑不解，想知道他在呵责什么，坦率地对鹿鹿说道：

听君斥责谁，不知何所指，
语义不分明，我心甚惶恐；
妙鹿请告诉，您在叙说谁？
是人或非人，是鸟或野兽？

菩萨说道：

我不欲呵斥，而此行可呵；
因说苦切语，以防其更做。

如同伤口撒盐巴，恶事已成谁愿呵？
比如爱子生疾病，医生必须下猛药。
有人落水我所救，正是此人出卖我；
大王，的确， 习近恶人无乐果。

国王严厉地瞪了那人一眼，以示斥责，问道：‘你以前真的被此鹿从水中救过？’那人由于恐惧、悔恨、沮丧，面色苍白流汗，羞愧地低声回答：‘是的。’国王听了大声痛斥：‘呸！’他将箭搭在弦上，继续道：‘莫以此事轻易！’

如此之大恩，其心犹坚顽；
此人类渣滓，不可留人间！’

说着，他拉开弓，要射死那人。而菩萨为大悲所伏，站到中间，对国王说：止，止，陛下！他已受打击，不要再打击他！

当他顺从贪心敌，尔时毁弃二世利；
此生失去好名称，亦毁来世善德性。
难忍苦迫令心堤，渐渐溃散成殃祸；
富乐前景诱愚人，犹如飞蛾赴灯火。
故须怜彼而制怒，令彼所求心愿成，
莫因鲁莽行无赏，我正低头待君命。

这种以德报怨的悲悯、真诚情怀，令国王大为惊诧。他心悦诚服、恭敬地仰望着鹿鹿，高声赞叹：善说，善说，圣者！

明明此人相毒害，您反对之表同情；
您实具足人品质，我等徒具人类形。
既此无赖值同情，我又因彼见尊圣，
施与财产满彼贪，许君此国自由行。

鹿鹿说道：仁王，我接受皇恩，但不能无功受禄。所以，请您指示吧，这样我们在此相逢或能令您得益，或者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于是国王令鹿鹿登上王车，敬之如师，以盛大礼仪迎入国城。以尊客之礼接待毕，国王邀请他升王宝座，王及夫人、所有在场官员劝请说法。君王以喜悦、崇敬的温和表情，举目相视，如是劝请道：

众人对正法，所见大不同；
您于法决定，故请为吾说。

菩萨听了，举声为王及眷属说法，语义明确，语音柔和，次序典雅：

法有多种相，于此开法门：
不杀不盗等，略说名护生。

仁王谛听，

慈护一切命，如自身家人，
有心谁复崇，恶意造罪过？
最不安稳源，自心无悲悯；
腐蚀于三业，亲疏悉同损。
追求正法人，故应存悲悯，
能生丰厚利，如苗得甘霖。
悲悯存心间，摧灭害他念；
意净身语正，利他心随增；
由此生众德，布施忍辱等，
能令心安乐，能得好名称。
慈悲者安静，不令他惊恐，
人人生信赖，犹如自亲朋；
慈悲心坚固，烦恼不能兴；
好比清凉水，能灭瞋火种。

何须多言，

故智者坚信，慈含一切善；
圣者所重德，何不自慈生？
知此应尽力，慈悯一切人，
如子如自身；以汝之善行，

赢得国民心，王业大兴盛！

国王赞赏鹿鹿的法语，与国民一起致力于正法，敕令保护一切鸟兽。

【点题】

对圣者来说，除了他人的苦，再没有苦了；不能忍受的，是他人的苦，而非自己的。

【注】

[1] 梵名 Ruru，是一种鹿形瑞兽。汉传古译‘九色鹿’‘鹿王’等，南传、藏传多译音。今从音义。

[2] 迦丹巴，参见第 15 篇，‘鱼’注；阿周那：arjuna，据说龙树菩萨诞生在此种树下；可梨罗：khadira，紫檀。此段涉及印度植物名众多，今从略。

[3] 原注：Mṛgaśiras，此云鹿首，即猎户星座。

[4] 此颂明业果原理，如《俱舍论颂》云：由重惑淨心，及是恒所造，於功德田起，害父母業定。... 於佛上首僧，及滅定無諍，慈見修道出，損益業即受。

【延伸阅读】

- 1) 吴·支谦译《九色鹿经》(T03/181-452b)。
- 2) 《菩萨本缘经》下卷，‘鹿品第七’，T03-66c。
- 3) 《六度集经》卷六，第 58 ‘鹿王’，T03-33a。

- 4)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五, T24-175a。
- 5) 南传《本生经》第 482, ‘卢卢鹿本生谈’。
- 6) 南传《所行藏》第二集, 第 6 经, ‘卢卢王’。
- 7) 《白莲花论》第 69 品, ‘日日’。

27.猴王¹¹

在雪山的中部, 有一块吉祥宝地。地上覆盖着多种具有不同疗效的药草, 还有百千种类不同的林木, 枝叶叠翠, 花木扶疏。有清澈如水晶一般的山泉滋润, 泉声与众多婉转的鸟声和鸣。据说菩萨生活在林中, 为一猴群的首领。尽管身处旁生, 由于不断修习施捨和慈悲, 尽管慳贪、嫉妒与残忍向他进攻, 并不能入心。他住在一棵大庵罗树上, 此树高耸入云, 有如山峰, 几可被称作树王。浓绿的树叶覆盖着稠密的枝干, 犹如一团青云。累累果实压弯了树枝, 美妙果实比扇椰子还大, 色香俱佳, 甜味绝妙。

君子虽处旁生道, 犹凭余福利群朋;

好比富人居海外, 尚有余财助亲友。

一河从旁边流过, 树的一枝伸到河面上。菩萨具有远见, 这样教导众猴: 除非你们不让这枝生果, 否则就再也吃不到其它枝上的果子了。

有一次，碰巧一只小青果藏在蚂蚁卷曲的树叶里，被猴儿们漏掉了。这样它继续成长，依时具足诱人的色香味并变软。它成熟之后，果柄松脱，掉到河里。它顺流而下，最后卡在一个国王在河里所设的防护网上，尔时他正和后宫在河水中游戏。

水果散发扑鼻香，绝妙香气压群芳，
花鬘朗姆涂身油，众女丛立也难当。
果香遂令女陶醉，眯眼深吸用心享；
急欲探知香来处，睁大双眼四处望。

她们好奇地四处察看时，发现了那只庵罗果，个头比成熟的扇椰子还大，卡在了防护网上。她们一看见，目光便被吸引住了。国王也同样急欲知道这是什么果，让人取过来。经可靠医师检验后，他亲自品尝。

妙味令王惊，啧啧赞不已；
犹如美歌剧，令观众狂喜。
不寻常色香，先已令王惊；
味更赞无穷，引王贪欲生。

虽然不乏美味佳肴，而国王急欲更得那种滋味，便作如是思维：

若不食此果，为王更食何？

得之方为王，又不劳王师。

于是他决心找到水果来处，自己作如此分析：结这水果的宝树不可能离此地太远，它必定长在河边。因为这水果不可能在水中浸泡太久，而其色香味没变，也没有破损或腐败迹象。因此，能够找到来源。决心已定，因为心存欲得那美味的强烈愿望，便无心戏水。维护都城秩序事务交代之后，他带上大队人马开始了远征。

他们一行人沿河逆流而上，一路欣赏林间旅行的不同感受，披荆斩棘从猛兽出没的丛林通过，领略林地造化之功，鼓声惊散众象和群鹿。最后来到那树的附近，是块人迹罕至的地方。

犹如慈云缓隼垂，树王远远映眼帘，
群树犹如臣奉王；虽倚峭壁像座山。

格外诱人的香气，熟透的芒果香也不能比。这香气传来，似乎要迎接大军。国王断定，这正是他要寻找的树。走近了，他看见数百只猴子爬满大小树枝，正忙于享受果实。国王对这些猴子感到恼火，它们夺取了他努力追求的果实。他厉声说着‘揍它们！揍它们！将它们赶开，统统消灭，这帮坏蛋猴子！’命令手下向它们进攻。武士们弯弓搭箭，准备发射，呐喊着想将它们吓走，有的抓起石块、

棍棒、枪矛投向它们。他们入侵大树，好像要攻打敌人要塞。

菩萨已经发现人声嘈杂的国王军队走过来，发出的喧嚣如同狂风掀起的涛声；他也看见来自宝树四面八方的进攻，箭、矛、石头、棍棒如同暴风骤雨。他看着猴儿们惊慌失措，叫成一团。它们望着他，沮丧得变了脸色。他心中感到极度悲悯。自心虽无忧苦、焦灼，他安抚群猴，决心救它们。然后爬到树的顶端，想跳到附近的山峰上。虽然是需要几跃才能到达的距离，大士凭着自己惊人的勇气，像鸟一样飞跃过去，攀住了那边。

余猴纵两跳，亦不能穿越；

勇士一跃达，轻易而越过。

悲心炼意志，勇力令圆满；

竭尽心智力，想出妙主意。

他沿着山坡向上攀登，在高处发现一根藤条，又长又壮，根深蒂固，长度超过到树的距离。他将末端系在脚上，然后向树上回跳。因为相距太远，加上脚部藤条拖累，大士勉强能够抓住最近的一根树枝。

抓紧庵罗枝，将藤条绷紧，

以声传信号，群猴快离树。

众猴正恐惧慌乱，发现了退路，也顾不得猴王受苦，
争先恐后从他身上踏过，顺着藤条安全逃脱。

慌乱群猴足，不停践踏过，

身肉虽受伤，意志更坚固。

看到这一幕，国王及随从惊讶万分。

精彩展示力与慧，忘我悯他大义举；

闻者心中必称奇，何况在旁而目击。

国王命令属下道：‘这只猴王肢体被惊恐的猴群踩伤，
一个姿势保持了很久，一定是疲劳过度。他自己肯定无力
摆脱窘境，所以，快点在他下方张一伞盖，然后同时用箭
射断藤条和树枝。’他们于是照办。

王又命人将猴王从伞盖上轻轻取下，置于软榻上。他
因伤痛和力竭已经昏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创伤经过酥
油及其它外伤药膏处理之后，他渐渐苏醒。待他神志恢复，
国王怀着惊奇、敬佩之心前来看望，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
之后，继续说道：

以身作桥梁，不顾自安危，

救助诸群猴，你们何关系？

若以我可信，请猴王告知；

决非小友谊，能成此义举。

作为对国王宽慰的回应，菩萨以如法自我介绍作答，说道：

它们以我为统领，我有所令迅疾行；
我爱它们父爱子，故遇危险自担承。
我们关系即如是，逐日根深并扩展，
友情遍及诸同类，相聚情深若亲眷。

国王听了，极为敬慕地说道：

大臣官吏事其主，而非国王事臣民；
为何阁下正相反，为了随从献自身？

菩萨说道：陛下，王道确实如此，而我却难以遵守。

忽视重苦极可痛，即使受苦者陌生；
何况一心归我等，犹如自己好亲朋！
突发危险降猴群，目睹不幸与绝望，
极度不忍遍我心，无暇顾及自利益。
听见骇人弓弦响，看到弓弯箭四飞，
未及多想匆忙跳，从此树顶跃向山。
可怜同伴落危难，处极恐惧催我还；
牢固藤条坚系足，适合用来度众伴。
为救同伴跃回树，幸有最近枝可攀；
我以身续藤树间，同伴顺利脱危险。

国王发现，大士虽然奄奄一息，心中却极为满足，十分惊奇，又问道：

蔑视自利乐，见他人遇难，
你自己承担，阁下得何利？

菩萨回答：

我身虽破损，我心至坚固；
长时受我治，应为其除苦。
如勇士胜敌，身被诸创痕；
此勇者庄严，此痛我乐忍。
长时为众首，受恭敬爱戴，
及热情拥护；此情我已报。
由此行引起，体痛离亲友，
毁坏自安乐，乃至近死亡，
仿佛节会临，我有何哀伤？
先恩已报得满足，由此夙愿今平息；
为王名闻无瑕疵，无畏义行圣所许。
叫声吾王功德所，我落窘境获此利。
反此美德成恶王，对待下属无悲悯。
如果为王无德性，已毁名称恶业集，
至此还有何所期？唯有猛火苦地狱。

由此我向大力王，已经宣说善恶力；
王应正法而治化，幸运犹如多变女。
军队无论人及马，百官黎庶城乡人，
还有无怙苦众生，并诸沙门婆罗门，
一切均须王用力，布施安乐如父亲。
如是功德财名增，可享此生来世荣；
此乃古圣王仙道，慈悯待下即堪能。

人君愿您得大荣！

如此开导于国王，王如弟子洗耳听；
尔后他因伤过重，弃此朽身升天中。

【点题】

遵循圣行者乃至可以赢得敌人之心。

【注】

[1]梵名 Mah ā kapi，与第 24 篇名相同。南传《本生经》皆译为‘大猿本生谈’，《白莲花论》译为‘猴王’，《六度集经》译为‘猕猴王’。

【延伸阅读】

- 1) 《六度集经》卷六，第 56 经‘猕猴王’。
- 2) 南传《本生经》第 407，‘大猿本生谈’。
- 3) 《白莲花论》（下）第 76，‘猴王不忘下属’。

28.忍辱先生^①

据说菩萨有一世出家修苦行。他深信居家种种过患：由于恶因缘缠绕，无暇修法；追求财富五欲，造下诸般罪恶，令心失去安宁；易于遭受烦恼侵袭——贪、瞋、痴、慢、嫉妒、愤恨、淫色、悭吝等，使人丧失惭愧和信仰。实为贪婪邪念的渊藪。

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出家的种种功德：因为远离资财五欲，为理想修行之境，完全没有上述过恶。明了这些，他出家成为沙门，以持戒多闻、平静谦和、自制安忍著称。因为他总是惯于宣说忍辱之道，讲法不离安忍，并且严格身体力行，人们忘掉了他的本名和族姓，送他一个外号，称他‘忍辱先生’。

特长知识与苦行，生理缺陷及爱好，
言谈举止诸特征，由此人们起外号。
因为深知忍辱力，欲以庄严诸人众，
不断宣说其功德，忍辱先生失本名。
大忍耐力是秉性，他人恼害安不动，
善巧宣说忍辱法，又得牟尼大名称。

大士居住的丛林，远离喧闹，风景如画，四季花果飘香。林中池塘水清见底，装点着青白荷花。他在住处得到

一所神圣的茅棚。

虔诚具德人，住处成吉祥，

可爱如圣地，朝拜者徜徉。

住在那里的各种鬼神对他表示敬仰，向善求解脱者也常来拜访。对众多的来访者，他以饱满的热情宣说忍辱之道，让他们感到悦耳赏心。

有一年夏天，因为炎热，国王突然很想在水中游戏，尔时正是非常理想的活动。于是他带着后宫嫔女来到这片森林，这里具有园林之美，有种种赏心之处。

林中漫步美女随，前呼后拥喧闹起，

林子变成难陀园^[2]王与随从做游戏。

凉亭树下衣似花，水池平添美人荷；

国王纵情来享受，无拘无束游戏乐。

身上涂油杂花香，引得群蜂欲品尝；

笑看轻挥驱野蜂，美女面上敢嚣张？

耳边妙花已庄严，头上又戴杂花冠，

女人不嫌好花多，君王游戏看不厌。

或围在凉亭，或逗留池边，

恋花犹群蜂，亦如珍珠链。

众女闲聊声，赛布谷传情，

起舞胜孔雀，唱歌比蜂鸣。

王家玉鼓如雷声，引得孔雀相和鸣，
展屏起舞周匝绕，向王献礼若优伶。

带着嫒女在花园般的林子里四处游走，玩得尽兴，加上酒力，国王感到疲乏了，躺在凉亭里的豪华王家软椅上睡去。

嫒女们见夫主不再和她们玩耍，对迷人的森林景色兴犹未尽，便自由结伴四处漫游，身上璎珞的撞击和着银铃般的谈笑声。

伞盖长柄扇，坐具包金边，
侍女持随行，显王室威严。
游走东复西，纵荡呈淘气，
随手攀花枝，不顾侍女劝。
杂花已满抱，或单或成鬘；
贪心不满足，随折随手散，
沿途妙花枝，无一而得全。

在林中游走时，不觉走近忍辱先生的茅棚，嫒女们为它的魅力吸引。监官虽知牟尼的修行道力，深怕国王生气，不敢阻止这群君主的爱妃进入茅舍。这群嫒女似乎被茅舍亮丽的外观吸引，其主人的神力更令它平添光彩。她们进

入茅舍，看见声名显赫的牟尼正盘坐在树下，一幅清静吉祥图景。他的定功显出柔和的面容，心灵的深邃令人敬畏。他面有神采，好似苦修的光辉；由于精勤禅观，他显得容色姣好、宁静，即使心中最极庄严的观境现前，也不能让他诸根掉动。总之，他简直是梵的化身！苦行的光环镇住了这帮婬女，一见到他，就足以让她们放下轻躁和傲慢。于是她们谦和地走过去，恭敬坐在他周围。

他依照常规招呼她们，用客人爱听的和善礼貌言辞表示欢迎。借她们提问题的机会，他以开示法义表达款待之情，用她们易懂的语言，结合实例解说法义：

已得人身诸根具，健康无恙有精力；
日日放逸不修善，不知念死太自欺。
族胜相好年龄妙，家产富足大势力；
不修施戒诸功德，来世必不能适意。
虽然不具族姓等，修施戒等拒恶行；
犹如百川归大海，以后必得妙欢喜。
族胜相好年龄妙，家产富足大势力；
金鬘仅是表富有，修善最是庄严具。
百花庄严众树木，闪电庄严大慈云，
蜂恋荷花池庄严，有情庄严圆满善。

健康寿命和长相，财富出身高中低；
此之三品非自然，不由外力由业感。
此乃人生之定律，生命危脆应记取；
须防恶业趣善行，能得幸福好名声。
烦恼心使行如火，焚灭自他诸善品；
惧怕恶行应谨慎，远离烦恼养善心。
不论大火多猛烈，遇大河水自熄灭；
心中火燃亦如此，靠忍能益此他世。
是故忍辱大利益，修此功德诸恶离；
因为已胜恶行因，不生仇恨重友谊。
由此能得人爱敬，享受幸福过一生；
乘此热爱功德行，易如归家生天中。

女士们，忍辱更有功德：

忍辱善中人称最，功德名称亦最高，
犹如能净不着水，功德财中最胜财；
赞为君子坚固志，从不在乎他伤害；
赞为忍性美名恕，亦为利生识怜悯。
忍是力者之庄严，是沙门力最顶点；
犹如阵雨降邪火，此生他世熄灾患。
忍是善人坚甲冑，能敌恶人唇舌箭；

化箭成为赞美花，能增君子名声鬘。

忍辱能害愚痴敌，是得解脱胜方便；

谁不尽力修忍辱，能助快乐到永远？

就这样，大士给女宾们作了富有启发的开示。

尔时国王睡足醒来，虽然有了精神，仍是睡眼朦胧。他想接着玩游戏，皱着眉头问身边侍女嫒女们哪儿去了。她们回答：‘陛下，妃后们去别处游观了。’

听了她们的话，国王从软椅上起来，他急着要看嫒女们的嬉笑动作、肆无忌惮地说笑逗趣。于是由女卫士带上伞盖、拂尘、上衣和剑，他沿着林子寻找她们，身后跟着内宫宦官，身着甲冑，手持芦杖。

追寻她们的踪迹并不难，由于年轻人的顽皮，一路散落着她们撒下的花簇和枝条，还有嚼槟榔、萎叶留下的痕迹。国王追逐来到茅舍。可是，一看见嫒女围绕、最极尊贵的忍辱仙人，他的怒火腾然而起。由于宿世积怨，加上酒醉尚未完全清醒，还有醋意覆心，他的狂怒无法控制。因为镇定力弱，他显得面目狰狞，不顾规矩礼节，屈从于罪恶的恚怒。他变了脸色，渗出汗滴，肢体颤抖，双眉紧锁，发红的双眼斜睨、转动、瞪视，高雅、英俊的身姿变了形。他挤掌，搓手，揉捏着戒指，晃着金臂钏，一连声

‘嗨、嗨’着，大声谩骂尊贵的仙人：

是谁家无赖，敢窥我夫人？

假装作牟尼，诡诈如猎人。

宦官惊慌地说：‘陛下不可如此出言。这是位牟尼，人称忍辱先生，经过多生发愿，持戒苦修，自身已经净化。’然而，国王心已颠倒，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话，继续着：‘啊哈！

原来已多生，伪装欺骗人；

这个伪君子，自命圣沙门。

好吧！虽有袈裟遮掩，借助骗术、假修行巧妙隐藏，我要揭开这伪君子的真面目。’说着，从女侍卫身边取过剑冲向圣仙，好像要跟情敌决斗。

侍从先已告知嫔女们国王来了，一看到他那气冲冲的样子，知道大事不好，她们惊慌失措地站起身，向圣仙告辞。她们迎住国王，合掌举至面部，好似一片秋日待放的荷花。

虽有雅容仪，朴实端庄体，

国王之怒火，并未能平息。

妃后们已经开始从最初的恐惧中恢复，看到国王怒气冲天持剑冲向圣仙，两眼敌视着他，于是围上去阻拦，

恳求道：‘陛下，不能做此鲁莽行为，千万不能啊！此人就是尊贵的忍辱先生。’

国王由于心怀恶毒，瞋心猛增，心想：他已经赢得了她们的好感。由于妒火攻心，他责骂她们轻佻，拧着眉毛瞪她们，醋意大发。然后转向宦官一摇头，王冠耳环跟着抖动，他瞥一眼嫒女们，说道：

此人谈忍辱，却只说不练，
一遇到女人，不能不动心。
言与行相乖，动机更不纯，
虽住苦行林，不摄护诸根，
袈裟正襟坐，冒充修行人。

受到他怒气冲冲的责备，见他动了狠心，嫒女们深知国王残暴固执的本性，不受人劝，都感到忧伤难过。宦官们也一样惊恐，感到焦急难过，以手示意她们走开。于是，她们低了头，怀着对大仙人的惭愧和哀痛离去：

国王加怒因吾起，清白调柔苦行圣，
美德天下无不知，谁知什么将发生？
德性虽高王降怒，要杀要刮作恶行。
危害牟尼功德身，此王必能毁胜行，
毁已福德荣耀因，也伤我等清白心。

婁女们除了对仙人哀叹一番，还能做什么呢？只有离开。

国王含怒走到仙人跟前，抽出宝剑相威胁，要亲自砍他。大士看了，泰然自若一如既往。王更加激怒，向着他说：

扮演圣者多老到，在我面前装牟尼，
伪装傲慢还坚持！

然而，菩萨由于长时修忍辱，心里一点儿也不慌乱。从国王充满敌意的来势，他虽然不免惊奇，但立即明白，是激愤让国王行为失态，不顾礼节礼貌，丧失了对自身的利害分别。出于对君主的怜悯，他如是安慰道：

遇到不敬未足奇，但悲未能行常礼；
或由宿业罪当熟，因此我并不在意。

还有，君王听着：

王业本为正恶行，灭除不善利群生，
草率从事甚不应，说与君王仔细听。
善事或被当成恶，恶事貌善或误人；
未经推理多咨问，难以立即辨假真。
为王善思知所应，方针恒依正法定；
国民获福法财欲，君王三利也丰盈。

是故王宜戒草率，能得名称方应行；
身居高位行非义，逆行尤能传恶名。
此林仰仗王威护，如何决定自行非？
欲恼他人圣所呵，毁坏自己功德行。
汝女眷偶过寒舍，又有男侍作陪伴；
究竟见我作何过，让你如此动龙颜？
纵然见我有过失，大王尔时应修忍；
忍辱多力者顶严，护自功德有方便。
深蓝耳环弄双颊，头上装饰妙宝珠，
不若以忍辱庄严，忍辱功德不可忽。
暴躁应除不可恃，留取忍辱若大地；
王见沙门能申敬，实为妙行获吉利。

尽管圣牟尼谆谆告诫，国王由于心理扭曲，依然坚执，
妄自多疑，向仙人说道：

若你不是伪沙门，真如你说而行忍，
何以劝我修忍辱，为自开脱求生存？

菩萨回答：大王请听劝你的原因，

你的好名不致毁，不会因我受人呵；
杀害无辜婆罗门。是故我作如是说。
众生有命终归死，由知此故我不惧；

自念己行无过咎，由知此故我何忧？
今为君计免遭苦，莫毁正法安乐源；
是故我赞忍功德，为得解脱正方便。
忍是功德藏，防恶坚甲冑；
欢喜赞忍辱，赠你妙礼物。

可是国王藐视牟尼赠给他鲜花一样的温馨语，轻蔑地对圣仙说：‘现在试试你的忍辱本事。’说着，挥剑斩断牟尼稍稍向他扬起、作禁制状的右手，纤细的手指向上立着，如同将一朵莲花从茎上切断。

菩萨持忍志坚固，手虽砍断不甚苦，
但悲挥剑者前途，可怕堕落难弥补。

他内自思维：唉！他已经越过了自己善的底线，他已经无可挽救。怀着悲悯，就像医生放弃患者，他陷入沉默。而国王继续对他声声威胁：

汝将被切碎，直至汝死亡。
止汝假苦行，去汝邪伪装！

菩萨默不作声，他已经知道劝诫不入其耳，其人顽固不化。国王接着，依次同样砍下大士的左手、双臂、双耳、鼻子和双足。

利剑加身肢体断，最尊牟尼无悔怒，

身如器械终必坏，忍辱串习力难敌。
由于恒习利他心，不因自身起痛恼；
见肢体断忍不动，见王堕邪心伤痛。
具悲心者有高行，始终保持心宁静，
自身疼痛所生苦，不及他苦令心痛。
作此残暴行不久，国王发烧身如火；
身才走出苦行林，大地忽裂将其吞。

吞噬国王之后，大地继续发恶声，窜出猛火，引得周围一片恐慌，王室随从惊慌失措。大臣知道牟尼道力非凡，因此招致国王灾难。他们担心因王一人，仙人可能毁灭整个国家，于是提心吊胆，来到圣仙跟前，向他礼拜，合掌祈求吉祥：

国王昏头而困您，做此极为鲁莽行，
愿他一人遭诅咒，请勿烧毁其国城！
请勿因他殃无辜，妇幼老病穷二生！
您是热爱美德人，留下国家自善法。

作为回应，菩萨安慰他们道：诸位不必害怕。

彼王用剑砍我手 两足耳鼻于此林，
残害一无辜沙门；为人如我如何能，
害他乃至兴念头？愿王无灾得长寿！

有生不免病死苦，贪瞋所使而行恶；
此类众生正可悯，谁应对彼生瞋恨？
若此诅咒真可行，他恶业熟我受害；
习乐之人遇苦受，哪怕须臾也难忍。
国王为恶毁自乐，我既不能相保护，
力不从心而弃捨，如何对他反生瞋？
即使没有王加害，人生面临死等痛；
所以恶性循环中，要反对的正是生；
若无此生身存在，何苦当从何处生？
多劫轮转无数生，种种徒失无益身；
哪能珍珠换稻草，毁此皮囊而不忍？

我为求出离，住在苦行林，
先忍辱先生，旋为死魔吞；
我还有何心，再发泄私愤？

不要再怕我，祝平安，再见！

如此开导后，又受其皈依，
为圣法弟子。此依靠忍辱，
成坚不可摧，第一牟尼尊，
离开于人世，升入到天界。

【点题】

对那些忍辱完全成就且有高深定力的人，世间没有什么不可忍受。

【注】

[1] 梵名 Kṣāntivādin，此云‘说忍者’或‘说忍辱者’。依史拜尔教授所说，梵本原名 Kṣāntijātaka，而巴利文本则是 Kṣantivādijātaka，显然梵本用的是略名。康僧会尊者在《六度集经》中译作‘羸提和’，似为依巴利文本译出。今为通俗起见，译作‘忍辱先生’，此中‘先生’即教师。

[2] 难陀园：Nandana，又称欢喜园、欢喜苑、欢乐园、喜林苑等。乃忉利天中帝释四园之一，位于须弥山顶善见城北面。据《大毗婆沙论》载，若游至欢喜苑，极妙之境悉为现前，遍览不倦。又依《大智度论》，诸天入此苑时，心皆柔软，欢乐和悦，粗心不生；若阿修罗起兵至此，则无斗心，故称欢喜苑。

1) 【延伸阅读】

- 2) 《六度集经》卷五，第 44 经，‘羸提和’。
- 3) 《贤愚经》卷二，第 12，‘羸提波梨品’。
- 3) 南传《本生经》第 313，‘堪忍宗本生谈’。
- 4) 《白莲花论》第 56，‘忍言尊者安忍不动’。

29.梵天子

往昔世中，世尊行菩萨道时，由于不断禅修积聚的善业成熟，据说生在梵天界。因为前生一直串习悲悯心，虽有静虑成就带来的梵天美妙禅悦，菩萨欲行利他的愿望并没有遭到毁损。

世人见五欲，沉溺忘一切；
禅悦不能阻，圣者利他心。

一日，大士偶尔下观欲界，这里常有百千种苦难出现，包括道德败坏、灾难、杀害、五欲享乐等因素，是个长养慈悲的好去处。他发现毗提诃王盎迦蒂纳因为习近恶友、热衷邪见，堕在恶见稠林，如此宣说：‘没有来世。哪里会有善恶业报？’依因此见，他停止信仰修持，反对布施、持戒等一切善举，对过出家生活之类深为蔑视；由于缺信，他敌视法行律典，嘲弄关于来世的传闻，不敬沙门、婆罗门，完全沉溺于五欲享受之中。

人坚信来世，有善恶业报，
则远恶修善；无信则顺欲。

国王严重执持恶见，必将导致可怕后果，成为百姓的祸患之源，这引发了菩萨天子的慈悲。一次，当恒时溺于欲乐的国王独自住在雅致的凉亭时，他从梵天来下，通身

光耀，住于国王面前。看见此人身光晃耀，如大火聚，如电光团，如日舒光，遍照王身，国王急忙从座位起立，恭敬合掌迎接，仰望着立于空中的天人说道：

住立天空如在地，您的双足若白莲，
光明广大如日照，身形悦目是何人？

菩萨回答：

大王我是梵天子，由强精进修持力，
已降贪瞋二顽敌，战场敌军二魁首。

几句话一说，国王奉为上宾，热情接待：净水濯足，蜜水¹¹表敬，善言问讯。接着，他崇敬地望着天子的面容，说道：大仙形容甚佳，能力真是非凡！

不依靠墙等，履空若平地，
身光如闪电，如何得此力？

菩萨说道：

如是神力由定得，戒净密护诸根门，
前世我曾如此修，成我习性根本因。

国王问：真有什么来世吗？

梵天子答：陛下，真有来世。

国王说：可是，尊贵的阁下，叫我如何才能相信呢？

菩萨答：陛下，此事真实不虚，可由现量和比量证知；

此由可信者所说，也可以精确验证。想想看：

天上日月星，地上诸旁生，
是来世现见，由疑故不明。
常有禅修人，清晰忆前生；
由此可推知，我身亦现证，
必知有来世；胎儿生得慧，
是前世相续，由此有神童。
慧为辨别力，结生时必须；
胎儿根未成，不从此世得，
由推理可知，得之于他世。
子与父性异，行为等不同；
此事必有因，由前世习性。
初生儿根钝，智力尚未生，
自知饮母乳，此前世所习；
益智利诸根，获诸行为力。

或许由对此生他世不甚了了，你可能对后一理由仍有怀疑，作如是辩解：

莲花开合也说明，它们前世曾熏习，
否则为何汝断言，前世养成吮乳力？

只要观察一种有主动、一种纯自然，有情主动学，而

非无情，您的疑虑即可消除。

莲花开合依时定，婴儿哺乳却不然；
而且莲开非主动，阳光是其绽开缘；
婴儿吮乳是主动，与莲有别甚明显。

陛下，如是经过周密、细致考察，能够相信有来世。

然而，国王由于恶见深重，加上粗重恶业所障，听了有关他世的叙述感到不安，说道：暖，大仙，

如果来世非儿戏，你若真想要我信，
现在借我五百金，来世我还你一千。

国王由于生性愚鲁，发言粗俗，吐此恶见之毒，菩萨却善巧回答：

此生放贷欲求利，决不借与恶邪人，
饕餮愚笨或懒汉，借出恐怕亏血本；
若见有人具惭愧，彻底调伏于诸根，
经营有方则贷与，不打借条也放心。
此世贷与他世还，同样原则须遵循，
这钱不宜借给你，执持恶见恶行人。
由执恶见造恶业，一朝颠堕入地狱，
僵卧苦痛神昏迷，谁来向你讨金币？
那里不见日月光，恒时天昏地又暗；

苍穹亦不见群星，犹如池中植睡莲。
来世无信者住处，重重围绕漆黑团，
寒风劲吹刺骨痛，有智谁进去要钱？
有的长时狱底游，昏重缠裹呛人烟，
互相撞击苦声叫，拖着破衣皮绳缠。
烧脚地狱煆煨火^[2] 罪人脚痛四处窜；
罪业未尽身不死，渴望出离无期限。
更有可怕阎魔卒，执持罪人种种缚，
乐以利刀来削割，好似木匠治圆木；
 或全身扒皮，或种种剔骨；
 业在身不死，唯有叫唤苦。
有的长时拉火车，口中衔着大火嚼，
缰绳刺棒皆炽燃，挽车热铁地上跑。
若遇夹山苦地狱，身体被挤碎为尘；
虽受极痛难忍苦，恶业未尽身不死。
有的处于赤热臼，炽燃铜杵捣成泥；
罪人求死不可得，五百岁中常相续。
有的倒挂棘刺树，树身赤热若珊瑚，
周匝热铁蒺藜围，呵骂捶打阎魔卒。
有的躺卧炭火聚，炽热火焰似熔金；

以此偿受业果报，唯有躺着苦呻吟。
或有垂舌长哀号，身受百千利矛刺，
身卧炽燃焰鬘地，至此方信有来世。
或处铜镬被烧煮，或有头戴铜火轮，
有的身被刀剑雨，有的为众猛兽吞。
或有避苦入烈河，谁知河水烫如火，
入水肌肉皆消尽，恶业维持死复活。
或有不堪烧燃苦，求清凉入尸粪狱；
百千诸虫食其骨，清凉不成苦难比。
或有长受烧燃苦，通身变成大火聚；
或被锯解利刀割，或为摆锤击脑壳，
脑壳击碎发嚎叫；铁叉串体炭火烤，
或渴被迫饮烱铜，口唇焦烂发叫声；
或有强壮乌驳狗^[3]利齿扯下其身肉，
血肉模糊而倒地，疼痛大声叫不休。
诸狱剧苦且如此，恶业牵引一旦入，
自身受苦且不暇，哪个来向你要债？
或者身入铜镬中，身被烧煮上下翻，
火焰炽燃难靠近，谁敢向你来要钱？
或身被缚热铁钉，或被缚于赤热地，

谁还向你来要债，身被烧焦唯哭泣？

你处如是之惨状，乃至苦极不能语，

谁人来向你讨债？

你遭冷风刺骨寒，甚至失去呻吟力，

或被撕碎痛嚎叫，谁敢来向你要钱？

或遭阎魔卒伤害，或复卧大猛火中，

或狗乌鸦食肉血，谁人来向你催款？

你受折磨无间断，击打割截或刀砍，

烧煮舂磨或撕裂，无量种种肢解身，

如何能够还我钱？

这极为可怕的地狱描述，终于打动了国王。他听了感到震惊，于是舍弃了对邪见的执着，相信有来世。他向杰出仙人礼拜，说道：

闻知诸狱苦，我心惧欲瘫；

今急欲了知，如何可得免。

我目光短浅，践履入邪途，

恶见心颠倒，请尊示正路；

牟尼识正道，您为归为护。

如日除黑暗，灭除我邪见；

必示我正路，来世不受苦。

菩萨观其心已向善，堪为法器；又出于悲悯，如父教子，如师授徒，这样教导他：

旧王所行升天路，恭敬沙门婆罗门，
以显自己重德行，以行显慈待臣民。
非义难伏而能伏，鄙贪难制而能制；
光明身入天王城，妙宝璀璨严金门。
昔曾坚执于恶见，今宜拥护圣者说；
恶见诳惑于愚夫，非义之说当弃捨。
今王已经选正道，圣典规定之善行；
发心践履那刻起，已坏粗鄙憎善情。
如是财为修德具，慈悲待下增福乐，
恒遵戒法调诸根，这样来世免灾祸。
以汝辉煌功德行，依赖清净善行族，
尽显王道之庄严；如是治理得真福，
并财灭除众生苦，增您荣耀善巧途。
于此王立战车上，恭敬圣者为车夫，
生善之身以为车，友善为轴施戒轮，
热心积聚功德毂；正念为缰调根马，
圣典武库正知鞭，谦轼忍轭惭愧座；
汝若勇健心坚固，能立此上善驾馭。

制伏粗语轮不叫，使用善言声深沉；
永护净戒车牢固，正行不入邪曲途。
智慧光照名称帜，禅定胜幡慈悲护；
乘此宝乘至真梵，王你永不堕地府。

大士以正法慧炬驱散了国王心头的邪见黑暗，并为他清楚指明幸福之路，然后忽然不现。国王对关于来世的问题有了全面认识，全心全意拥护正法，自己、臣僚、国城人民都热心习行布施、持戒、自制。

【点题】

无信固然可呵，而执持恶见更值得圣者怜悯。

【注】

[1]原注：蜜水，arghya，是给贵宾奉上的一种贡水名，用来表敬。

[2]塘煨：唐圆晖法师《俱舍论颂疏》卷十一云：“十六增者，八捺落迦四面門外，各有四所。（一）塘煨增。謂此增內，塘煨沒膝。有情遊彼，纔下足時，皮肉與血俱焦爛墜。舉足還生，平復如本。（二）屍糞增。謂此增內，屍糞泥滿於其中。多有娘矩吒蟲，薊利如針，身白頭黑。有情遊彼，皆為此蟲鑽皮破骨，啞食其髓。（三）鋒刃增。...（四）烈河增。謂此增內，滿熱鹹水。有情遊中，或浮或沒，或逆或順，被蒸被煮，骨肉糜爛。設欲逃

亡，於兩岸上有諸獄卒，手執刀槍，禦捍令迴，無由得出。”此中‘增’指除八大地獄外，增加的地獄，亦名‘游增地獄’。《頌疏》解釋與本文相近，可供參考。

[3] 烏駁狗：智敏上師《俱舍論頌疏集注》卷上引《爾雅·釋畜》云：駁如馬，倨牙，食虎豹。P.4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延伸閱讀】

《白蓮花論》（上）第47，‘來世存在之理由’。

30. 賢象

據說，菩薩有一世是頭巨象，住在一處適宜的山林里。那里佳木吐露鮮艷的嫩枝，枝頭點綴著花果；地上覆蓋著各類灌木和青草。周圍環繞著山脈和高地，似乎眷戀著這片迷人的山林，再也不願離去。林中有一座池塘，池深水丰。这里是林栖动物的乐园，它远离人境，四边围以广阔的沙磧，不見水草。大象獨自生活在这里。

樹葉樂為食，清水蓮花根；

知足心安寧，居此若沙門。

一日，大士正在林子的邊緣游蕩，忽然聽見從曠野那邊傳來嘈雜的人聲，他心里這樣揣測：這是怎麼回事？朝

这边没有路通往任何国土，猎人队伍也不会穿越这么辽阔的旷野，更不可能为捕我的同伴花这么大力气。

或因入歧途，商主迷失道；

或因犯过失，王怒遭流放。

我闻此音声，非欢乐笑语，

抑郁音低沉，如痛哭抽泣。

无论如何，我要弄个清楚。这样想着，菩萨受了悲心驱使，快速迎着声音嘈杂的方向走去。当沉重可怜的悲叹声更清晰时，大士知道那是受困的人发出的求救哭声。他加快了步伐，心中充满急切的悲悯。

走出丛林，因为赤裸的沙漠里没有植物遮挡，他已经远远看见喊求助的人群，遥望着这边的树林。他们有七百人，又饥又渴，筋疲力竭。那些人同时也看见了菩萨向他们走来，好似雪山峰，又如白雾团，或劲风吹着一片秋云飘向他们。因为他们正陷入悲哀和彻底绝望之中，这一幕令他们大为惊恐。他们惊惧地想：哎呀，这下我们肯定完了！他们也无心逃命了，饥渴、疲惫让他们丧失了体能。

饥渴加疲惫，沮丧无体力；

危险虽临近，逃命也不必。

菩萨发现他们惶恐不安，高声说道：‘别怕！别怕！

我没什么好怕的！’这样安慰着走近他们，他扬起鼻子，现出宽大、柔软有如红铜的鼻头。受了悲心驱使，他问：诸位是何等人？如何落到这种地步？

悴容饱受风雨苦，体瘦忧戚又沮丧；

借问诸位是何人，为何来到这地方？

听到他发出人语，话中不但没有威胁，还含救助之意，这群人恢复了信心，全体向他礼拜，然后说道：

国王发怒似狂风，吹逐我们来此境；

辞别亲友眼含泪，流放说与象王听。

幸有余庆得逢君，胜我亲友真大幸；

见君方知难已度，梦里相遇也欢庆。

贤象问：诸位有多少人来？

他们答：

吾遭流放一千男，遇此逆境不适应，

饥渴忧伤死多人；现在能剩下七百，

即将落入死神口，仰望您来救我们。

大士易动悲情，被这番话感动得流泪，不无同情地连声叹息：呜呼！呜呼！

多无惭愧狠心肠，不惧来世是此王；

王族光环转眼过，丝毫不顾自利乐。

想必不知死神近，或未领教恶行果；
可怜诸王不听劝，由于自身慧力弱。
曲曲病弱易朽身，残害众生太愚蠢！

象王温柔、饱含怜悯的目光掠过众人，心中生起这样的念头：饱受饥渴疲苦的折磨，身体又如此羸弱，他们如何越过没有水草的漫漫旷野？除非他们有适当的食物。可这象林又没有合适的食物，准备一日的食物也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可是，要是用我的身肉作干粮，以我的胃肠作囊盛水，他们将会越过沙碛，别无他途。

故我用此身，百病之渊藪，
济此众人难，如筏渡苦流。
人道是趣安乐基，或享天乐或解脱；
得此人身诚非易，愿其优势莫错过。
人来我领地，即是我客人，
困窘无依靠，更须加怜悯。
此不坚牢器，诸恶所聚集，
恒病衰恼本，其名曰身体；
今用济他人，终于显其利。

有些人给象王合掌礼拜后，因为忍受强烈的饥饿、渴乏热恼，噙着眼泪，以手示意要水喝，一些人说着可怜语：

我们无亲又无故，您即是我们亲属，
我们所依和所归，请君方便赐覆护。

一些心力稍强者，要求指示水源地和走出可怖沙碛的
路径：

若有池贮水，河流或瀑布，
草地带树荫，请象王告诉。
您认为可能，走出此沙漠，
请您发慈悲，指示其方向。

我们在此旷野已经滞留许多日，象王啊，请您设法让
我们过去吧。

他们可怜巴巴的祈求，更加激起大士的同情。他举起
游龙般的象鼻，给他们指出，从山背面可以逃出旷野。他
说：‘山下有一座大池，长满红白莲花，池水净洁。从这
里过去，你们可以用池水解渴除乏、祛除热恼。再往前走
不多远，你们会遇到一具大象的尸体，是从山上滚落的。
你们务必要用它的身肉作干粮，用它的肠胃作囊盛水。得
沿着同一方向再走，这样可以不费大难走出旷野。

这样安慰一番，大士催他们上路，而自己从别道快速
上到山顶，站在那里，将要弃捨自己的身体，以便使众人
的身体得救。他在心里重申自己的誓愿：

不为自己求胜生，威名盖世作人王，
诸天恒时无比乐，梵天乃至解脱乐；
利此旷野迷失众，其中若有少功德，
愿我成为世间解^[2]，普救生死迷有情！

如此发了愿，满心欢喜，不顾摔死深渊之痛，大士依照设想投身悬崖，弃捨了报体。

身上光明若秋云，亦如落山下弦月；
大鹏振翅起狂飙，高山雪峰被吹落。
坠落犹如风暴声，不仅山摇地颤动，
树神折腰草披靡，世主魔王也心惊。
林中天神极惊讶，欢喜毛竖举手臂；
有降浓密妙花雨，旃檀香薰覆其体；
或以自身天衣覆，金光灿烂璎珞具；
有的虔诚而称颂，恭敬合掌莲欲绽；
或有俯首表尊敬，花冠低垂而祈愿；
或发香风阵阵吹，或擎伞盖成慈云；
或鸣天鼓表赞颂，令树非时花果荣；
秋空万里艳阳照，海神仰慕浪涛涌。

众人依照大士指点来到池边，得到休息，热恼、渴乏解除。继续行走，看见不远处一具大象尸体，才死不久。

他们感到：这象跟那象王几乎一模一样！

或是其兄弟，儿子余血亲？

虽然已摔死，体型犹雄峻，

堪比雪山峰，如我等所见。

众睡莲光聚，如月光凝成，

此象看上去，如象王镜影。

而一些阅历丰富的人却这么想：在我们看来，这头巨兽体型之美，世间各处众象难比。一定是那象王，为救我们这群无亲无友的人脱离困境，自己跳下了山岗。

我等所闻声，如狂风地动，

他坠落引发，此可以肯定。

此身定是象王体，色如莲藕毛月明，

爪甲纯白足似龟，脊背弯弯形如弓；

面长丰满皱纹深，头高颈壮无钩痕；

一对长牙色似蜜，带着山坡红土尘，

此是自豪之标志；长鼻如指曾示路。

哦！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奇迹！

不问人品与族姓，见面辄申善友情，

我等陌路遭厄运，对自亲友当何等！

向圣者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恐惧忧伤和沮丧，危难之中来相助；
虽然现身成一象，圣者行为也超过^[3]
林中尊从于何师？非凡义举从何学？
象王以身证此谚，无德貌美人不悦。
高洁大行显胜德，睹影可望得好运；
尸身鲜洁似雪山，现其欣慰若含笑。

因此，如此非常善士，德行超过我们的亲朋好友，如此乐于帮助我们，甘愿为我们献出自己生命，谁能忍心食其身肉？不，我们要如法将他火葬，以表我们欠他的恩德。这样想着，他们陷入哀思，仿佛大丧临门，满眼含泪，泣不成声。而一些意志坚强的人意识到他们的心态，从另一角度考虑，对他们说道：这样做对象王既不是崇敬，也不是安慰。我们应当知道，完成他的遗愿，才是对他的尊重。

象捨自己宝贵身，目的是为救我等；
他与我等不相识，待客重于自身命。
是故宜应满其愿，勿令努力而唐捐；
尽其所有而待客，如何拒斥不领情？
故为保证自福利，依教奉行是恭敬。
待到克服了逆境，集体或自表崇敬，
为象举行盛葬礼，如同殡葬自宗亲。

于是，将象王救他们出旷野的大愿铭记于心，他们依其遗言，取大士的身肉作干粮，用其肠胃作囊盛水，顺着他指示的方向，安全越过了旷野。

【点题】

如果能给他人带来快乐，君子痛也心甘，乐在其中。

【注】

[1]本篇梵名 Hastij ā taka，此云‘象本生’。据史拜尔教授介绍，在《如意鬘喻》(Avad ā nakalpalat ā)中，此象名 Bhadra，此云‘贤’。故篇名译作‘贤象’。

[2]世间解：佛的十号之一。原文直译为‘世间救主’。

[3]此末句梵本有歧义。

【延伸阅读】

《白莲花论》第 31，‘大象舍身救人’。

31.善月太子¹¹

世尊往昔行菩萨道时，据说生在强盛的拘楼婆王室。此王朝以重德性闻名遐迩，深得臣民爱戴；威德所及，强邻也来归附。父亲给他取名善月，因为他看上去可爱得像月天子，面部闪耀着百千功德灵瑞，犹如白月增长，日渐丰盈。他适时善巧掌握了《吠陀》及其支分《乌婆吠陀》，

又开始学习世间明论及众技艺。他成了人们尊敬、喜欢的对象，堪称美德亲眷。因为他要做个坚定的德性追随者，对美德的向往从不厌足，并约束自己，对已获德行谨慎守护。

戒闻施慈与自制，威势忍智并耐心，
谦卑诚恳具惭愧，决断仪表有名闻，
礼貌大力善忆持，纯真等具诸妙品；
更加年少增魅力，宛如月轮十六分。

他的父王知道他具有远大理想和神圣品质，是理想的接班人，因此把他升到太子的尊位。

以喜欢多闻，深爱妙法句；
诸有善说者，报之以厚礼。

有一年春天，正是城郊园林花开时节。灌木和乔木都长出了娇嫩的弱枝，绽放的花朵赏心悦目；一片片嫩草地如同一张张柔软的绒毯，将园林的空地铺满；池塘洁净的碧水上覆盖着荷花，青白相间，成群的蜜蜂嗡嗡叫着，在花间流连；大胆的杜鹃、孔雀，成群地自我表现；微风轻拂，带着花香和清凉。园林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大士也动了游园的念头，带上几个随从，远足来到一处游玩之地。

杜鹃声声绕林间，诸树杂花压枝弯，

凉亭点缀增美色，好似漫游欢喜苑^[2]
歌声伴着轻柔乐，舞姿卖弄万种情，
借助酒力显媚态，不亚林中好风景。

正在这时，有一位自称善说法句的婆罗门来访。以礼相见之后，他坐在那里，为太子的美妙形仪所深深吸引。大士此刻虽然正玩得高兴，这与他的年龄和福报相应，对婆罗门依然充满极大恭敬。

婆罗门诵出美妙法句，还未得到来此的酬报，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歌声、音乐中断，打破了乐队的欢乐气氛，妇人们显得恐惧、焦灼。听到喧嚣，他和蔼地让后宫侍卫询问原因。这时守门人匆匆走过来，阴沉的脸上显出惶恐不安。他们向他报告：苏达萨之子、食人者斑足。此人性情冷酷胜过罗叉鬼，好似死魔的化身，常能毁灭百千人。他面目狰狞可怖似罗叉，是世上恐怖魔的化身，勇力非凡，傲慢无礼。他正要来此地。卫兵被驱散，武士们已经被吓得丧失了勇气，乱作一团；车军、马军和象军也都混乱失序。所以，殿下必须自我防护，考虑采取适当措施。

善月太子知而故问：‘你们说的苏达萨之子是哪个？’他们说道：‘殿下真的不知道吗？有一个叫苏达萨的国王。他出去打猎，被马带入森林深处，在那里他跟一头母狮子

同居。狮子怀孕，不久产下一男孩，被护林员捡起，交给苏达萨。他没有子息，把孩子当作儿子养大。苏达萨去世升天，孩子成为王位合法继承人。可是，由于血缘上的缺陷，他喜食生肉。偶然因食人肉，贪着其味胜过其它肉食，他开始杀食自己首都的居民。市民们准备处死他，苏达沙之子出于恐惧，便向嗜人血肉的精怪许愿：若我得脱这一灾难，将以百王子向精怪们献祭。他后来逃脱了生命危险，现在强行掠走了许许多多的王子，要来这里把殿下也抢走。您已经听了原委，我们听殿下吩咐。’

菩萨先已知道苏达沙之子心智迷乱及其恶行，对他生起悲悯，决心想法救他。因为他相信自己具有消除这种可怕变态行为的能力，苏达沙之子要来的消息像是喜讯，令他感到一丝欢喜，于是这样说道：

由嗜人肉失王位，不能自主若狂人，
毁自名声失治化，我说此人可哀悯。
故此何必动武力，何须因此而惊惧？
我将尽除其邪恶，无需动武吹灰力。
而今此人自来投，我乃不忍其离去；
只合殷勤相款待，此是君子待客礼。

因此，你们如常各司其职足矣。他这样教导后宫侍卫，

又转向女卫士，她们瞪着疑惑不安的大眼睛，紧张得几乎窒息，摆出抵挡这个怪物的架势。他让她们不必如此，并予以安慰，然后迎着骚动的方向走去。

他看见皇家卫队向四方溃散，苏达萨子在后面追赶。他面目狰狞，衣着垢秽，用一条带子松松地连在一起，缠在身上；蓬乱下垂的头发布满尘土，用一条树皮束着；面部完全被浓密、坚硬的胡须覆盖，如同黑脸；眼睛愤怒地乱转，极为可怖；手里挥舞着剑和盾牌。

太子不慌不忙，大声对他喊道：‘喂！在这儿！我是善月，向我来。何必花气力去斗那些弱者？’这挑战的语言刺激了苏达萨子的骄慢心，他像雄狮一样回转身，发现菩萨独自一人，手无寸铁，神态自若，于是大叫：‘要找的就是你！’急不可耐地慌忙冲过来，将菩萨搭在肩上飞奔而去。

菩萨念及他情绪仍不稳定，心中郁积着怒气，还有肆意驱散军队带来的傲慢，以为不是教化他的时候，所以保持一幅无所谓态度。而苏达萨子满了心愿，以为大有所获，十分得意地进入自己的要塞。

行人遥见不祥地，血液凝固汗毛立；

尸横遍地血染土，豺狼嚎叫人远避，

树木烟熏叶深红，乌鸢栖息如坟地。

他将菩萨放下，稍作歇息，眼睛紧盯着他的脸庞，被他出奇的俊美迷住了。这时，菩萨记起那位穷婆罗门，来他这里想以法句换些礼物，自己还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他一定在念念不忘地盼着他回去。他心中生起这样的念头：哎呀！

此婆罗门远来找，带着法句和希望，
闻我被劫欲何为？希望破灭神暗伤；
由于失望更疲苦，恼我或叹自命运。

大士这样想着，富于同情的心里，为那婆罗门不觉悲从中来，泪如泉涌。苏达萨子看见眼泪，大笑着说：哭有何用！

汝以智闻名，显种种德性，
一旦入我手，你也会流泪！

还是常言说得好：

灾难面前志气短，遇到忧愁学无用；
从来不见任何人，打击面前不倾动。

所以，对我说实话，

顾惜性命或资财，乐具亲友或王位；
忆念父亲怜子情，或念子女在伤悲；

你竟因何而流泪？

菩萨说道：

不为性命或父母，子女亲友和后妃，
亦不忆念王室乐；有婆罗门善法句，
远来找我怀希望，闻我被劫必哀伤；

我是忆此而流泪。

因此汝应放我归，令婆罗门得安慰；
他因失望正沮丧，我须润以酬劳水，

且可得其妙法句。

酬彼梵志我当还，亦可清偿汝宿债，
让你乐见我归来。不须心中作此疑：
此为金蝉脱壳计；我所行道与人异。

苏达萨子说道：

汝所说者实难信，只是听着似有理；
一旦获释得自由，谁愿再入死神口？
侥幸越过死亡险，身处安全妙宫殿，

有何理由更回还？

菩萨说道：阁下何以不解我回来用心？须知这用心坚固。难道我没有答应回来吗？因此，不要再把我当作恶棍怀疑，我是我善月！

确有贪生怕死者，弃捨诚实如草芥；
诚乃君子性命本，虽遭厄难不舍弃。
失信之人多殃祸，此世快乐命难存；
信乃称誉福乐源，谁愿因此失诚信？
然见有人履罪途，或有从不修圣行；
此等善行遭人疑，你把善月当何等？
如果我真害怕你，心无悲悯着诸欲，
焉敢面对至凶残，全副武装勇悍敌？
待我酬劳婆罗门，还会主动来这里；
我实有愿与君谈，真人不说欺诳语。

菩萨一席话让苏达萨子感到气恼，好像说的呓语，于是他想：他的确大肆吹嘘自己的诚实和正行，我倒要看看他的信用、正直有几分。失去他又有什么关系？我以无可阻挡臂力制伏的王子已满百数，可以如愿拿他们来祭精灵。经过这番思考，他对菩萨说道：好，放你走！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信用和人品。

去吧要圆满，婆罗门所求，
然后快快归，我准备薪材。

于是菩萨答应，返回王宫，受到全家人欢迎。派人请来婆罗门，大士从他学得一组四颂偈。听闻了善说法句，

他涌跃欢喜，对婆罗门善言称颂之后，一一偈颂酬以千金，厚赠了婆罗门。父亲试图阻止他用财不当，且太铺张，借此机会善意劝告儿子说：孩子，酬劳善说法句应知限度，是不是？你还得维持一个庞大的随从队伍，并且，国王的威势靠的是财宝丰足。因此，我劝你，

一偈百金已够高，超过此限不适当；
为人虽富太慷慨，则其富裕难久长。
财是成事奏效本，忽视财力乐难得；
幸运的确如淫女，国王缺财遭轻视。

菩萨答道：

善说法句若有价，我定不应受指责，
以王位换都值得。

闻此名言心安宁，智慧增长除无明，
于乐解脱得加强，以身肉买岂不应？
多闻如光摧愚暗，贼不能夺最胜财，
杀贪欲敌之利器，行为规则最胜导，
遭难不弃忠诚友，治疗忧伤之妙药，
粉碎恶邪之大军，荣耀福乐最重宝。
辩才主因在多闻，善士相会成重礼，
集会偏爱多闻士，遇到纠纷若慧日，

摧灭骄慢嫉妒敌。受到欢呼与赞叹，
多闻优势显于面，欣悦眼亮谁不然？
引经据典显正义，妙辩平实又得体。
柔和文雅又可爱，辩才好比鲜花鬘，
如大火聚光炽然，赢得荣誉用圣言。
闻者踏上正行道，三品丰足无恶扰；
行为合于圣法规，流转险径轻易过。
圣言具众妙功德，我既已获如重礼，
如何敢违尊敕令，能够酬偿不偿彼？
劳碌王位可不要，随顺恶法多烦恼，
不可违约我须回，苏达萨子待我归。

此语令其父大为惊慌。出于爱子之心，他严正肯求：
孩子，我那些话是真心为你好，你可别生气呀。但愿你的
仇敌被苏达萨子抓去！你答应他回去，因为你惯于守信，
所以不想食言。可是，我不许可！事实上，为护己命和为
了父母及余尊重，依非诚而行不算犯罪。这是《吠陀》规
定的戒条，你为何总要回避？并且，熟知权变之人认为，
当法明显损及财、欲之时，执着于法则失之善巧，是王者
恶习。再也别提那令我伤心、于你不利的决定！然而你会
反对：这样做不光彩，与法相违，所以你不能断然食言，

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可是，为什么要违约呢？我在此准备了步、车、马、象四种兵，严阵以待去救你。这支属于你的精兵，由众多勇士组成，他们久经沙场，武艺高强，像洪水一样可怕。到那里将他包围，或者要他投降，或者置之死地。这样，你既信守了诺言，又保住了性命。

菩萨答道：陛下，我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也不能打击值得同情之人——没在恶习的淤泥中，在滑向地狱。他们遭亲友抛弃，无人保护，我将他们视同朋友。而且，

那食人者有义举，出于信任放我回；

亏他我得闻圣偈，此事别人甚难为；

因此他是我恩人，特别值得我慈悲。

陛下不必担心我会有不测，既然我被掠去都没有受到伤害，自动回去他又如何能够害我？

这样菩萨说服父亲许他离开，又谢绝了朋友的祈求，还有急欲阻止他离去的忠实卫队。他出发了，前往苏达萨子的栖息之地，独自一人，毫无担忧、畏惧，因为他信守诺言，此行旨在调伏对手的心，为人们带来福乐。

苏达萨子一看见大士远远走来，感到极为惊讶，对他敬爱有加。恶浊的心中，无论冷酷积蓄了多久多深，都情不自禁地作如是念：哦！哦！！

太奇实太奇，真不可思议！
王子贵诚信，超过诸人天。
我凶如死神，他竟无慌乱，
毅然自来归，好个诚实汉！
其人言不妄，真名不虚传；
用生命王位，持守其诺言。

他正沉浸在惊奇、钦佩之中，菩萨走上前来，说道：

我已获得善说宝，已赏说法需钱人；
我心欢喜多亏你，如今前来满你愿，
吃我或者作祭品。

苏达萨子说道：

我不急着要吃你，柴堆浓烟尚未息；
炭火烤肉才鲜美，不妨先听善说句。

菩萨答道：这种状态，听闻圣言对你还有何用？

汝取此种劣人生，为实口腹虐民众；
此善说偈赞正法，正法邪法不相容。
无信无义离善道，依循罗叉恶邪命，
你要法句有何用？

这轻蔑之语激得苏达萨子烦躁不安，他说：莫作是说，
阁下！

园林弯弓射牡鹿，为王哪个不杀生？

杀人活命也如此，我做非义彼亦同！

菩萨说道：

弯弓直对惊走兽，此与杀人俱非义；

相比杀人尤可呵，须知人为万物灵，

人肉不可作食用。

虽然菩萨对苏达萨子痛加呵斥，而他的友善天性压倒
了食人者的凶残本性。他静静听着呵责，只是报以大声嘲
笑，然后说道：我说善月，

放你回家去，辉煌王官邸；

你倒自己归，缺乏善巧慧。

菩萨答道：你错了！相反，我通达计策，不用而已。

术计何足尚？使用计策者，

与正义相左，不能至福乐。

还有，我告诉你，

生前精于用计人，死后往往受苦难；

故我避此崎岖路，守持信用又回还。

远离虚诳乐诚实，显示我最擅权变；

计策达人无不知，用计名利少得全。

苏达萨子说道：

弃捨自己宝贵命，王位承事妙五欲，
亲友离别泪沾衣，只为守信回这里；
你见诚实何利益？

菩萨答道：诚实含有许多功德，且听我简要叙述。

诚实胜过妙花鬘，充满馨香乐庄严，
无勤能生妙功德，超诸苦行朝名山。
诚实是通三界路，能得荣耀满人间，
是人天界之门户，轮回泥沼之桥梁。

苏达萨子惊呼：‘善哉！如是！’向他礼拜，投去钦佩的一瞥，又说：

余人被捉失勇气，恐惧忧恼瘫在地；
你却沉着不倾动，我猜王子不惧死。

菩萨说道：

怯懦有何用？防卫最不宜；
有事且不免，虽大力防御。

可是，虽知死亡是世间自然法则，人们还是胆小怕死。

由于恶行心懊恼，又未努力修诸善，
担心他世受苦迫，良知令其心不安。
我从未做亏心事，以诸净业实心田，
坚持正义谁畏死？

自知周济诸贫乏，彼此心中得欢喜，
因为布施得满足，坚持正义谁畏死？
即便长时作回忆，乃至恶念未曾起；
生天之路已明确，我有何因生畏惧？
婆罗门及诸亲友，眷属贫苦并沙门，
我皆依德而厚施，无所乏少满众心；
寺院医所和宅第，庵堂水池过百千，
建此我心得满足，故不畏死随祭噉。

苏达萨子闻言，感动泪下，身毛竖立，邪性之暗消除。
他崇敬地仰望着菩萨，感叹：当心啊！回恶向善吧！

宁故服食哈勒毒^[9]吞没毒蛇热铁丸，
心首破碎成百分，不于仁者起恶念！

故此，再次求您告诉我那些圣言。您的话犹如花雨，
感染了我，对那些法句更乐欲闻。还有，

我澈恶行影，明见于法镜；
意极起痛恼，我亦求正法？

菩萨观其闻法热忱，知其堪作法器，于是说道：若欲
闻法，当端正身心。听着，

下坐表示极谦卑，睁大双眼显乐闻，
虚心净意并安宁，最极恭敬专谛听；

必须如此而听法，犹如病人听医生。

苏达萨子将上衣覆在一块石板上，算作高座供养菩萨，自己坐在菩萨面前的空地上，一心注视着他的面孔，然后祈求大士：‘阁下，请说吧。’

菩萨开口，声震林木，低沉圆润，犹如云间第一声春雷，说道：

与善士相遇，一次并偶然，
足成坚固友，永不须检验。

听了此偈，苏达萨子称叹：‘善说！善说！’点头弹指，对菩萨说道：‘下一个，下一个。’

菩萨又说第二颂：

从不远离善知识，全部身心来承事；
知识德香胜兰麝，近之亦沾香三分。

苏达沙子说道：

真正会用财，自然不在意；
仁者尽己能，酬偿善说句。

下一个，下一个。

菩萨说道：

王车庄严以金宝，车与主人终衰老；
只是善行无老法，善人具强爱善心^[4]

（听者）：这真是妙甘露雨，您让我大为满足！下一颂，下一颂。

菩萨说道：

高远天和地，广远东与西，

地远海两岸；善恶远过彼^[5]

苏达沙子因为惊喜，对菩萨充满爱敬之心，说道：

从君所闻妙法偈，妙义更胜辞婉丽；

让我满汝四愿报，您诵法句令我喜。

所以，随汝所欲，从我求四愿。

菩萨对他这种供养感到惊讶，对他观察已，说道：你以为你是谁，施人恩惠？

没有能力自作主，恶行烦恼作主宰，

心与善行正相违，你能给人何恩惠？

或我有意提愿求，怕我要求你不给；

具悲谁愿惹灾祸^[6]你对我已报答竟。

苏达萨子闻言有点羞愧，低头对菩萨说道：求阁下不要这么小看我...

我能施恩惠，舍命也不惜，

故请自在选，任随你所欲！

菩萨说道：那好，

与我四重愿：守信不杀生，
释放所有人，再不食人肉。

苏达萨子说：

我答应前三，第四请更换；
你岂不知道，人肉不能断？

菩萨说道：哦，瞧！我岂不言‘你以为你是谁，施人恩惠？’还有，

如果不弃捨，食人肉习气，
如何能坚持，守信不杀生？

咄！

汝岂不先言，宁弃捨生命，
满我此四愿？现在又反悔。
杀人取其肉，不杀何能守？
食人肉不断，前三是空愿。

苏达萨子说道：

我因此习弃王国，处此荒野受折磨，
毁我正义好名称；教我如何能弃捨？

菩萨回答：正因为如此，你应当弃捨！

由此失正义，王权和五欲，
还有好名声；如何不舍离？

且出言反悔，此人最可卑；

如何让劣心，制伏于胜人？

停止吧，停止随顺纯恶行！你现在应当振作起来，阁下不是苏达萨子吗？

御厨烹调味足珍，水陆游走并家禽；
有此诸肉满心意，请断恶习莫食人。
不要妻儿与侍从，夜有轻歌晨鼓振；
王家诸欲皆不要，如何选择孤寂林？
自身不应属烦恼，享受应与法财合；
既能独胜敌大军，应有勇气战烦恼。
王岂不念于来世？恶事虽乐不可宝，
善名利乐应追寻，有益不喜且当药。

苏达萨子感动调伏，哽咽泣泪，拜倒在菩萨面前，承其双足高声说道：

名称普闻正应当，功德芬芳四处扬；
恶人如我若死神，除您谁会垂悲悯？
您是我主师天尊，您的教示顶戴受，
一一如教而奉行，自今更不食人肉。
所掠王子为祭祀，因受囚禁生苦恼，
悲伤萦怀失光彩，咱将他们全释放。

菩萨答应协助，和他一起到囚禁诸王子的地方。他们一看见善月，就知道自己得救了，心中充满极度喜悦。

看见善月心欢喜，王子脸上绽笑颜；

如同初秋明月光，睡莲欣然而绽放。

菩萨走过去，善言安慰他们，让他们发誓不伤害苏达萨子，然后将他们释放；之后又和苏达萨子一起回到王都，被释诸王子相随，依照礼节举行接待仪式，然后依次将他们安立于各自的宝座。

【点题】

在任何情况下与善知识相聚，都有利于解脱。念及此点，希望解脱者必须尽力亲近善知识。

【注】

[1]梵名 Sutasoma，此云‘提取甘露者’。suta-，提取、榨取，或指甘露；soma，甘露，也指月亮。古来多译音，译义则多歧异。今据开篇介绍，译为‘善月太子’。

[2]参见第 28 篇注。

[3]哈勒毒：Hālahala，一种烈性毒药。

[4]了参法师译《南传法句经》第 151 句：盛饰王车亦必朽，此身老迈当亦尔。唯善人法不老朽，善人传示于善人。

[5]此颂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卷五引用，法尊法师译

为：‘虚空与地中隔远，大海彼此岸亦远，

东西二山中尤远，凡与正法远于彼。’

[6]原注：菩萨担心对方会因守不住承诺而堕落恶道，提愿求反成其堕落之因。

【延伸阅读】

- 1) 后汉失译《杂譬喻经》卷上，第8经。
- 2) 《六度集经》卷四，第41，‘普明王经’。
- 3) 苻秦僧伽跋澄译《僧伽罗刹所集经》上，T04-116a。
- 4) 《贤愚经》卷十一，第52‘无恼指鬘品’，‘须陀素弥’。
- 5) 唐·智严译《师子素驮娑王断肉经》，‘闻月王’(T03/164)。
- 6) 《大智度论》卷四，尸罗波罗蜜章，‘须陀须摩王’。
- 7) 南传《本生经》第537，‘大须陀须摩本生谈’。
- 8) 南传《所行藏》第三集，第12经‘须陀护摩所行’。
- 9) 《白莲花论》(上)第58，‘月亮王子度食人肉罗叉’。

32.铁室王子

世尊往昔为菩萨时，看见人世面临百千灾患逼迫：老、病、死、爱别离等，知道众生忧悲苦恼，无依无怙、无助无导。他受了悲心驱使，以自己过人的善性，发愿予以救助，一次次为陌生人乃至怨仇带来利益和终极快乐。据说

他有一次生在王室，家族以行为谦和、荣华非凡著称，这是他们致力关爱臣民的结果，表现为富贵日增而无障难，傲慢小王前来依附。

正是他的诞生，使王宫及首都顿然生色，一直和国王休戚与共的首都人民举行盛大节庆。

宫内大施婆罗门，盛装布施诸宫人；
街上回荡诸器乐，伴随笑语并欢歌；
纵情歌舞和嬉笑，表达内心之喜悦。
人们相见传喜讯，如赠厚礼赞王福。
打开监牢释狱囚，房顶旌旗迎风舞；
满地花香杂酒香，整座城市披盛装。
富家琼楼施礼物，衣服金宝如雨降；
似乎福神尽全力，模仿恒迦戏疯狂^[1]

尔时王室生子多不成人，或以为是妖魅作怪。为了保住新生儿子的生命，国王命令建一纯铁之室安置其子，饰以金银珠宝打造的壮丽雕像。依照《精灵书》和《吠陀》规定的禁忌举行了除妖防魅仪式，又举行了各种平安富贵的传统吉祥礼仪。儿子的生业礼和其它圣礼都在铁室举行，让他在铁室长大。由于这种最严格保护，更是由于他的妙善天性和宿植功德力，没有妖魅胜过大士。

随着成长，为他举行了入学圣仪，教他的老师精通圣典，族姓尊贵，举止文雅，是知名学者，具足稳重、谦和、审慎等美德。随着知识的不断学习，他渐渐成长为惹人喜爱的英俊少年，并且显示出谦和的品格，无论亲疏，人见人爱。

无亲亦无故，人们依善士，
欣喜如敬友，美德是其因。
秋季有明月，舒光天含笑；
人们与菩萨，关系又如何？

尔时大士享受着妙乐，那是自己的功德力所感。有充足的天妙资具任其享用，父亲对他爱敬有加，相信他已经安全，不再为他担惊受怕。

有一年适逢举行月光节，菩萨动心欲观都城节日盛况。征得父亲许可后，他坐上王家马车出发了。马车饰以精美的金银珠宝，车上的彩色旗幡高高飘扬；金辔严饰的骏马驯良矫健。车夫技术精湛，英俊诚恳、朴实果敢，身后随从身着华美盛装、甲冑。

前有关高采烈的乐队开路，王子一行穿过首都许多地方，尽情浏览街上的美景，拥挤的城乡居民身着节日盛装，一幅幅好奇不安的面孔，争先恐后地看他，一路都是合掌

颌首，恭敬赞叹，吉祥祝愿。

睹此美景，本该令他欢喜无量，然而，这却勾起了他对前世的记忆，他更习惯的是厌离。

世间真可怜，无常不可乐；

辉煌月光节，转眼成回忆。

众生皆如此，死亡周匝堵，

拼命求快乐，危险尽不顾！

病老死怨难抵御，在旁随时拟打击，

死后恶道难逃脱，有智谁有心嬉戏？

慈云降下倾盆雨，巨响好似怒涛吼，

电光闪耀若金鬘，云聚成团忽复散。

河流迅疾暴河堤，岸树连根被携去；

曾几何时成细水，犹如欲哭无泪滴。

狂风骤起摧山巅，驱散块块大云团，

激起海上千尺浪，忽而风息复海晏。

大火烈焰火星闪，焚毁草木归寂然；

美好林木和苑囿，随着时光灭复现。

有何聚会不别离？什么幸福到永远？

世法本来皆无常，众人欢乐太浮浅。

大士经过这样内自思维，彻底触动厌离心，对节日欢

庆开始反感。大批人群云集首都，无论多么隆重庄严，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带着这样的心情，他不知不觉中回到王宫。

他的厌离心持续增强，认为除了正法，无可恃怙；正法与五欲享乐了不相干，他决心投入道德生活。他第一时间去见国王——他的父亲，合掌请求许可去苦行林：

发心求出离，为得自利益；

作为方便首，请求您恩许。

闻听爱子发此言，王如大象被毒箭，
或如大海遇狂风，因为难过全身颤。
为了自制抱爱子，声泪俱下而陈言：
为何突然弃我等？是谁胆敢惹你烦？
不识好歹真该死，叫他眷属泪不干！
或汝耳闻我所行，有失当处令你忧？
你说我会立即改，此事我自未曾见。

菩萨说道：

您有何失当，如此关爱我？

又有谁能够，敢令我不乐？

父王流泪问：那你为何想要离开我们？

大士回答：因为死亡威胁。陛下请思，

人从一入胎，便趣向死亡，
一日复一日，无有停息时。
纵有强健善养生，老死无人能逃避，
世间无孔而不入；因此我欲入山林。
高傲国王英勇战，降伏威严四种军，
降一死敌却无力，故我决心皈正法。
四种精兵为守护，王能成功脱怨敌；
摩奴以下王及兵^[2] 无不屈从死魔力。
凶猛战象牙如杵，摧碎城门及人体，
车乘余象或城墙，死敌袭来却无力。
神箭手能遥中敌，坚固盾甲亦能穿，
老死宿敌却难中；雄狮能伏象威力，
利爪陷入敌前脑，吼声能令敌胆寒；
一遇死神如长睡，骄慢勇力皆消散。
怨仇行逆犯王法，王即量罪而惩罚；
死怨对其造大罪，于彼却无王法加。
降伏对手有方便，王用和解等伏怨；
凶恶死神此难伏，长时饮恨增骄慢。
毒蛇发怒而咬人，利牙之毒如烈焰；
死神狡猾常为害，蛇靠牙齿处罚难。

有人纵被毒蛇咬，医用咒药能除毒；
死亡之蛇牙剧毒，咒药欲伏力却无。
振翼击水金翅鸟，声如雷鸣出大海，
张牙舞爪龙被捉，却无能力伏死魔。
老虎迅猛逐林鹿，金刚利爪搏在地，
食肉饮血如游戏，对付死神却乏技。
纵使鹿近猛虎口，也有侥幸逃脱时；
入死神口何能脱，老病悲伤为巨齿？
鬼魅畸形凶恶相，食人精气夺人命；
一旦要跟死魔战，顿失傲慢与凶残。
神通大师厌鬼魅，咒术药草苦行力，
善人受害以此消；对付死魔却束手。
犹如幻师善幻术，能惑大众之眼目；
然而死神亦有力，令此幻术难惑彼。
有以苦行符止毒，神医善巧除百病；
昙万达利自己亡^[3]故我决意去修行。
持明凭借诸咒力，令自身现或复隐，
飞行空中或入地，死亡来时力亦失。
傲慢修罗遭天逐，修罗亦逐傲慢天；
两军相合全无敌，然而不能胜死神。

了知死怨性凶残，我不更乐居家法；
非因怀恨恩爱减，决心修行入山林。

国王说道：既然死亡威胁不可避免，山林生活有何指望？发心过出家生活有何出路？

山林死魔能放过？仙人守戒能不死？
修行随处皆可得，离家苦行有何利？

菩萨答道：

居家出家同有死，善人恶人死无异；
然而善人死无悔，山林善法得最易。

陛下且思：

家是着欲放逸所，痴惑欲爱和淫贪，
瞋恚一切违正法，于此修行无条件。
多诸邪业乱心意，赚钱守护令心烦，
意外灾患随时扰，居家何时能得安？
林间远离众邪业，无需劳扰理世财，
安心专意修禅定，得乐得法得荣耀。
财势难依唯住法，法令胜喜非家产；
死来善士唯欢喜，执持正命无忧惧。
由于善恶性不同，善行恶行不相容；
同理感果恶得祸，美妙善行得安乐。

大士就这样说服了父亲，得到许可，弃捨王宫的奢华享乐如同丢弃一根稻草，开始了林间苦修。获得广大禅观并将众生安立其中之后，他升入梵界。

【点题】

对那些厌离心已经生起的人来说，纵然王室的奢华也挡不住求解脱之路。故此，必须使自己熟知厌离。

【注】

[1] 恒迦，Gang ā，即恒河。形容放荡不羁，一泻千里之状。

[2] 摩奴：Manu，婆罗门教以为人类始祖。

[3] 昙万达利：Dhanvantari，神医名，被认为印度医学始祖。

延伸阅读：

- 1) 南传《本生经》第 510，‘铁屋本生谈’。
- 2) 南传《所行藏》第三集，第 3 ‘阿育伽罗所行’。
- 3) 《白莲花论》（下）第 93，‘铁室太子’。

33.水牛

据说，菩萨有一世生为一头林中野公水牛，长得吓人，肤色发黑，身上沾满泥巴，看去像一团流动的乌云。虽然旁生无明所覆，善念难生，然而，菩萨由于宿慧明利，依然努力修行正法。

因为长时曾串习，慈悲根深从不离；
欲释所以能如此，业力秉性须考虑。
本性虽善为旁生，身为旁生善念存；
因此世尊曾宣称，业果神秘难思议。
无业流转不可能，善业亦不感恶果；
必是少分恶业力，令他时而沦恶趣。

尔时有只可恶的猴子，平时看大士善良可欺，从他慈悯的天性知道他没有脾气，于是百般捉弄恼害他，心想：对他，我没什么好怕的。

坏蛋乐于欺善良，以此骄傲自得意；
因见他们无危险，尽情玩弄恶作剧；
若疑危险遭打击，行为谦卑轻躁息。

有时大士正在安静地熟睡或打盹，猴子会突然跳到他的背上；有时爬到他头上，像长棵树，又在两只角间跳来跳去；水牛饿了，有时他立在他脚前，不让他吃草，还时常用一根小木棒捅他的耳朵；水牛想洗澡了，他就爬到他头上，用手捂住他的眼睛；或者骑在他背上，手中持根棍棒，假装阎王^[1]，强行驱遣他。而菩萨，那位大士，忍受猴子的所有作弄，不恼不怒，若无其事，因为他觉得这样有益。

恶者性如此，不走正经路；
善者已习惯，借此修忍辱。

一个夜叉对作弄大士实在看不下去了，也许是想知道他的性情。一次，当那泼猴正骑在水牛身上使唤时，他挡住去路，说道：‘别这么忍耐，自己受这泼猴的欺负，充当它的坐骑。你到底是它买来或打赌输掉的奴隶、怕它的威胁，还是不知道你自己的力量？真的，我的朋友，

两只尖角如迅雷，能穿金刚劈大树；
发起盛怒奋四蹄，能陷山岩如入泥；
汝身强壮如岩石，肌肉丰满有妙力，
即使雄狮难靠近，谁不知你有力气。
一奋蹄足碎其身，或以角尖灭其狂；
何以受气赖皮猴，任其折磨似无力？
何处曾见行恶者，仁义对待可理喻？
对其应痛加楚罚，其狂不治益嚣张。

菩萨看着夜叉，以温和言辞表达自己的忍辱行：

知其轻躁喜恶行，正好因此我修忍；
若对大力难反抗，对其有何忍可修？
善士诚恳行端正，于其还谈什么忍？
弱者侵害故当忍，有力报复却不报，

宁忍其辱不失德，弱者恼害最显德；
重德于彼动武力，失自坚忍有何益？
且行忍辱靠机缘，所靠外境得甚难；
对方既然供良机，有何理由生怒气？
损自善法它不顾，行为似为我洗罪；
如果我不以忍对，不知感恩还有谁？

夜叉说道：那么，你就永远受它迫害？

无赖不重德，恶行恼害他；
不捨谦卑忍，谁能教训彼？

菩萨答道：

求幸福安乐，或防不安乐，
于他加苦恼，此甚不应做；
其行为结果，不能生福乐。
我坚持忍耐，实警其良知；
假如它不解，更袭急性者，
则其恶劣行，会得到制止。
受彼教训后，不更扰我等；
他恶行停止，我则得安宁。

夜叉听了这一席话，欢喜生信，满怀惊喜恭敬之心，
高声赞叹：‘善说！善说！’摇首弹指，善言称颂大士：

旁生何能具此行？您看德性何等重；
现此畜形或有意，定是林中修苦行！

赞颂结束，将那泼猴扔下牛背，教牛一条防护咒，而后忽然不现。

【点题】

忍辱，要有机缘成就才称其为忍，而非相反。故此，君子甚至感激加害他们的人，视其为助缘。

【注】

[1]原注：阎王的形象通常为，骑水牛，手中持杖。

【延伸阅读】

- 1) 《生经》卷四，‘水牛经’。
- 2) 南传《本生经》第 278，‘水牛本生谈’。
- 3) 南传《所行藏》第二集，第 5 经。
- 4) 《白莲花论》（上）第 69，‘犀牛王’。

34.啄木鸟

据说，菩萨有一世生为一只啄木鸟，生活在一个森林里，羽毛格外华丽可爱。虽落此道，由于前世的慈悲习气，他并不依循啄木鸟有罪的生活方式——杀生。

香甜美味花，绿树有嫩芽，

具色香味果，知足故堪食。
量力济厄难，适时说善法，
防止劣心行，以此显利他。

在大士的覆护下，那方森林里的所有动物族类都兴旺愉快，因为都把他当作师长、亲眷、医生和国王。

由大慈悲善覆护，众生美德相应增；
给予保护有几分，则其功德长几分¹¹

有一次，大士由于慈悯而游行各处。在一片树林里，他碰巧看见一头雄狮陷入极度困顿，躺在地上，好像为毒箭所中，颈部鬣鬃蓬散，沾满尘垢。他慈悲心发，走过去问道：怎么了，兽中之王？看得出，你病得很重。

是搏象乏极？逐鹿太用力？
或被猎人箭？或因病来袭？
请讲是何苦，我能做什么；
或许我具力，让您得利益。

狮子说道：善良鸟中尊啊，此苦不是因为力疲、疾病或中箭，而是由于一片碎骨卡在了喉咙里，犹如箭鏃，引起剧痛，既咽不下，又吐不出。因此，急需朋友相助。如果你知道取出方法，不妨试试。

菩萨因为聪敏，想出一招，拔出让他痛苦之物。他找

来一片能撑开其嘴的木头，对狮子说道：‘把嘴尽量张大。’狮子张口，菩萨用木片支牢它的上下齿，然后进入它的喉咙底部，以喙尖先松动斜卡在喉头骨片的一端，然后衔着另一端，将它扯出来。退出时，将撑嘴的木片拿掉。

医师聪慧医术精，尽力为此无堪能；
菩萨宿世得利智，不必训练能为此；
拔除骨片连痛恼，心中喜悦与狮同。

这的确是善士的重要品质。

善士辛苦令他安，或复努力止祸患，
心中胜喜远超过，自己意外赚大钱。

这样大士为它解除了痛苦，心中欢喜。他向狮子告辞，狮子道谢，然后离开。

过了些日子，啄木鸟扇动美丽的翅膀四处觅食，偶遇未得合适的食物，饿得身体乏力。这时他看见那头狮子正在享用一只新猎获的幼羚羊，嘴、爪、下方鬃毛沾满了鲜血，好似秋日的一片晚霞。

虽为其恩主，未便发言索；
尽管善辞令，由惭愧沉默。
因饥饿难忍，羞愧眼前转；
那坏蛋虽知，不邀请同餐。

如石上播种，酥油洒冷灰；
帮助负恩人，结果亦如是。

菩萨心想：它肯定不认得我了。于是鼓足勇气走上前，
先如沙门那样献上祝福，然后请求分享：

愿你得大利，以勇谋生者！
请布施乞士，集善名功德。

然而狮子对良好祝愿不领情，由于其冷酷自私的习性，
对圣者的举止完全陌生。它斜瞪着菩萨，眼中凶恶的怒火
似乎想将他烧掉，说道：够了！

进入我口中，让你活已足；
我正享猎物，不懂儿女情。
还来骚扰我，活得没耐烦？
要求是羞辱，你想赴黄泉？

拒绝和刺耳之言让菩萨感到羞愧，他直冲云霄，以伸
展的双翼告诉它自己是鸟，飞走了。

有树神对此感到愤慨，又想知道他的忍力，一同升到
空中，对大士说道：鸟中之尊啊，作为恩主，你有能力报
复，为何还要受那恶棍的羞辱？对那不知恩养者如是不予
计较，这有什么好处？

尽管它显得强壮，你能一击令其盲，

能从齿间夺其食，为何忍受其傲慢？

尔时菩萨尽管受了虐待和羞辱，外加树神的挑拨，却表现出非凡的善良品格，说道：止，到此为止。我不会这么做。

出于悲悯非有求，善士济助困厄人，
对此有何气可生，不管对方会知恩？
负恩还欺忘恩人，有求谁会更相利？
恩主他世得善果，自制此生获荣誉；
为习善行惠已施，事后变悔又何必？
如果施惠有所图，此成借贷非利益。
若因负恩便加害，先因善行得美名，
终如象行而毁弃；如果对方心劣弱，
不知如何相报答，将永不获善美誉；
因为有情无回报，毁自高名有何理？

为此，最体面做法似应这样：

得善士利益，心不存感激；
应当离开他，不鲁莽不气。

树神闻此法句欢喜赞叹，连连称叹：‘善说！善说！’
并加多种美言：

不必苦行力、发髻树皮衣，

俨然圣沙门，知未来仙人！

圣非看衣着，具德真牟尼。

这样恭敬赞颂已，忽然不现。

【点题】

虽遭触娆，君子也不会诉诸恶行，因为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

【注】

[1]此颂原文不甚明了。

【延伸阅读】

- 1) 《六度集经》卷五，第 51 ‘雀王经’。
- 2) 南传《本生经》第 308，‘速疾鸟本生谈’。

附：一部古老的佛教故事选

《本生鬘》，或称《菩萨喻鬘》，是古代印度高僧圣勇所编写的一部佛本生故事选。大约萃取《本生经》里的名篇，加以文学上的润色，集为一部，曾在印度乃至亚洲广为流传。其中心思想旨在弘扬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它既是千古文学名著，也是君子的励志宝典。今分别介绍如下。

一、关于《本生经》

本生，梵语 Jā taka，叙述佛陀前生行菩萨道事迹，被列为‘九部经’或‘十二部经’之一。在南传藏经中，《本生经》单独集出，并带注释，摄于《小部》中，内容十分庞大，依近代台湾元亨寺编汉译《南传大藏经》，有十二册之巨，计 547 经，可二百万字。但它是以前译本为蓝本翻译的注释本；另有悟醒尊者的汉译本，收入‘中华电子佛典’2014 版。二种译本语言仿古，不甚好读。但我们知道有一部完整的《本生经》保存在《南传大藏经》中，有时称作‘550 本生’。另外，尚有二种汉语节译本，以流畅白话译成。一是民国年间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先生从前译本转译的前十五章，计一百五十篇，取名《时空中的莲花》；

另一种是由现代学者郭良鋆、黄宝生合译的《佛本生故事选》。南传《本生经》，几乎每篇都有序、主、结三分，《故事选》只选译了一部分本生经的主分。

《本生经》起源甚早，据著名梵学大师缪勒教授（prof. M. Muller）介绍，《本生经》至少在第二次结集时（公元前377年）就已经存在了，现存的550篇在五世纪觉音论师的注释里得以保存。《本生经》的英译本共七册，于1895-1913年间陆续出齐，至今已过百年。‘本生故事随佛教发展而广泛流传，并及于西方诸国，成为世界性通俗文学及道德教训轨范之源泉，如古希腊之《伊索寓言》、阿拉伯之《天方夜谭》等童话故事、寓言文学，即与佛教之《本生经》具有深厚之渊源关系’【参见《佛光大辞典》‘本生注’、‘本生经’条】。这是一座巨大的文学宝库，是长养信心的良田沃土。南传佛教诸国都经过教法衰颓时期，之所以遇缘即能迅速崛起者，赖有此《本生经》乎？

北传佛教并没有完整的《本生经》，佛教文献中只提及‘五百本生经’的名字。元魏译《付法藏因缘传》卷一载：“昔婆伽婆於無量劫，為眾生故，求最勝道，成就種種難行苦行。捨所愛身、頭目髓腦、國城妻子、宮殿臣妾，投巖赴火、斬截身體，或時有為一四句偈，剝皮為紙，折

骨為筆，以血為墨，書寫供養，諮學明師、稟受諸佛。悲傷群生，勞謙累德，修萬善行，發洪誓願。如《五百本生經》中廣說。”另外，《十诵律》《大毘婆沙论》也提及‘五百本生’。《本生经》最初可能与佛传同保存在‘广律’中，由于印度传承重视口诵，而口诵的只是‘广律’的略本，《律藏》中的绝大部分‘本生’就这样被‘略’掉了。汉传佛教文献里的《四分》《五分》《十诵》《摩诃僧祇律》都属于略本‘广律’。只有义净三藏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是广本，其中仍然保留着不少佛本生。可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兴起较晚，因为已经有《五百本生》（即南传《本生经》）的存在，对律藏中的佛本生或未予以足够重视。由于以上原因，导致《本生经》在北传佛教国家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南传、北传藏经中，有关‘本生’的经典相同者不是很多。

但是，北传佛教不重‘本生’重‘譬喻’。‘譬喻’同样是佛教‘九部经’或‘十二部经’之一，而譬喻类经典在北传文献中蔚为大观，译为汉语的超过百卷，收于《大正藏》第四册。这类经典里往往含有不少佛本生，如《贤愚经》《杂宝藏经》等，连《本生鬘》都易以《菩萨喻鬘》之名。重‘譬喻’可能和北方‘譬喻师’的兴起有关，他

们重视经藏和思辨，直接影响了经量部的形成。

汉传《本生经》的翻译，与南传相比，可以说溃不成军。今将《大正藏》中‘本生’部分列表如下：

汉译‘本生’类经典一览表

| 经名 | 大正藏编号 | 卷数 | 译师 |
|-----------|-------|----|-----------|
| 六度集经 | 0152 | 8 | 吴·康僧会 |
| 菩萨本缘经 | 153 | 3 | 吴·支谦 |
| 生经 | 154 | 5 | 西晋·竺法护 |
| 菩萨本行经 | 155 | 3 | 失译 |
| 大方便佛报恩经 | 156 | 7 | 失译 |
| 悲华经 | 157 | 10 | 北凉·昙无讖 |
| 大乘悲分陀利经 | 158 | 8 | 失译 |
|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 159 | 8 | 唐·般若 |
| 菩萨本生鬘论 | 160 | 16 | 宋·绍德，慧询等 |
| 长寿王经 | 161 | 1 | 失译 |
| 金色王经 | 162 | 1 | 东魏·瞿昙般若流支 |
| 妙色王因缘经 | 163 | 1 | 唐·义净 |
| 师子素驮娑王断肉经 | 164 | 1 | 唐·智严 |
| 顶生王因缘经 | 165 | 6 | 宋·施护等 |
| 月光菩萨经 | 166 | 1 | 宋·法贤 |

| | | | |
|--------------|------|---|----------|
| 太子慕魄经 | 167 | 1 | 后汉·安世高 |
| 太子慕魄经 | 168 | 1 | 西晋·竺法护 |
| 月明菩萨经 | 169 | 1 | 吴·支谦 |
| 德光太子经 | 170 | 1 | 西晋·竺法护 |
| 太子须大拏经 | 171 | 1 | 西秦·圣坚 |
| 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 | 172 | 1 | 北凉·法胜 |
| 福力太子因缘经 | 173 | 4 | 宋·施护等 |
| 菩萨睺子经 | 174 | 1 | 失译 |
| 睺子经 | 175a | 1 | 西秦·圣坚 |
| 佛说睺子经 | 175b | 1 | 乞伏秦·圣坚 |
| 佛说睺子经 | 175c | 1 | 姚秦·圣坚 |
| 师子月佛本生经 | 176 | 1 | 失译 |
| 大意经 | 177 | 1 | 刘宋·求那跋陀罗 |
| 前世三转经 | 178 | 1 | 西晋·法炬 |
| 银色女经 | 179 | 1 | 元魏·佛陀扇多 |
| 过去世佛分卫经 | 180 | 1 | 西晋·竺法护 |
| 九色鹿经 | 181a | 1 | 吴·支谦 |
| 佛说九色鹿经 | 181b | 1 | 吴·支谦 |
| 鹿母经 | 182a | 1 | 西晋·竺法护 |
| 佛说鹿母经 | 182b | 1 | 西晋·竺法护 |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 183 1 失译

这张表看上去洋洋洒洒，实际内容并不多。严格说，只有八卷《六度集经》、三卷《菩萨本缘经》和二十余篇单品属‘佛本生’，其余的都算不上。其中《六度集经》第七卷单讲禅法，并非本生。《生经》五卷，多半糅入本事和譬喻，与《菩萨本行经》应列入譬喻类。《大方便佛报恩经》《悲华经》（异译本《大乘悲分陀利经》）则是仅涉及本生的大乘经典，单独成部，而非同类经集，与《本生经》很不相同。《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则是指导三乘修法的别类经，误被列入‘本生’类，太虚大师有专文讲解。最容易被当作《本生鬘》汉译本的是北宋年间绍德、慧询等人翻译的《菩萨本生鬘论》十六卷或九卷，藕益大师《阅藏知津》卷38这样评说：“前四卷，聖勇護國尊者，集釋迦飼虎、救鴿、分衛、神化、不為毒害、兔王、龍王、慈力王八種緣起，又商主人海獲安、老母畢竟得度、為病比丘灌頂獲安、稱念三寶功德、造塔勝報、出家功德六種緣起，凡十四事，文並明暢。後十二卷，是寂變、勝天論菩薩施行莊嚴，尊者護國本生之義，共有三十四段，文無起止，殊難解釋。”若对照今《本生鬘》梵本，则发现即使前四卷‘十四事’，与梵本也不相同。其中前八事，仅释

迦饲虎、救鸽、兔王、慈力王四篇与梵本在篇名、篇次上一致，内容上决非同本。其余篇章均不相同。所以宋译《菩萨本生鬘论》并非从《本生鬘》译出。汉译《本生经》不成系统，不光内容单薄，而且前后翻译，多有重复，单品翻出的二十几篇也是如此。这也是北传佛教没有完整《本生经》的证明之一。

藏传没听说有《五百本生经》的全译本，但有《百一本生》，内含《三十四本生》即是《本生鬘》的藏译本，而且保存有法称论师所造《疏》。

二、《本生鬘》

《本生鬘》，梵名 *Jātakamālā*，唐代曾留学印度十余年的义净三藏首次对它作了详细介绍。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其《社得迦摩罗》亦同此类（‘社得迦’者，本生也。‘摩罗’者，即是贯焉。集取菩萨昔生难行之事贯之一处也），若译，可成十餘軸。取本生事而為詩讚，欲令順俗妍美，讀者歡愛，教攝群生耳。時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令曰：「諸君但有好詩讚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其總集，得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社得迦摩羅》矣，方知讚詠之中斯為美極。南海諸島有十餘國，無問法俗，咸皆諷誦。如前詩讚，而東夏未曾譯出。”【Re：唐·义

净三藏《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三十二‘赞咏之礼’，T54/2125-227c】其中《社得迦摩罗》即《本生鬘》译音，‘亦同此类’是指与前面言及的诗赞同类。括号里的小字是对‘译音’的注解。‘社得迦’即 J ā taka；‘摩罗’即 m ā l ā ，今译作‘鬘’。印土风俗，以线贯花作环状，称为‘花鬘’，戴在颈上或挂在树上等以示庄严；也可以用宝代花，则称‘宝鬘’，如项链等。‘鬘’字可能是 m ā l ā 的略音而非是义，宋代以前藏经中不用‘鬘’，而以不同的相似字体代替，如‘鬘’（音 ma）等，宋代以后才渐趋统一作‘鬘’。《说文解字》中未见‘鬘’字，可能出自唐宋时期佛教译场的创造。《康熙字典》解为缨络，显然是后起之义。‘鬘’在佛经中常用作譬喻，《寄归传》解作‘贯’，指将菩萨前生一系列难行之事汇集成册，如以线贯花作鬘。它还进一步解释，一定是令人看了或读了欢喜，才可以称‘鬘’。接着点出这类诗赞的宗旨是教育和摄化众生。后半部分是显示《本生鬘》受人喜爱的程度，先以戒日王的趣闻为例，然后说明它在东南亚国家曾经风行，‘無問法俗，咸皆諷誦’。义净三藏的记载并非夸张，‘现今印度阿旃多（Ajant ā）之壁画及爪哇婆罗浮屠（Borobudur）之浮雕中，均遗有此类本生故事之图相。’

【参见《佛光大辞典》‘本生鬘’条】最后，义净三藏指出，这些诗赞汉地未尝翻译。

《本生鬘》收入佛本生三十四篇。三十四篇所依据的经典，在南传《本生经》里几乎全能找到；汉传藏经里已找到十四篇。这说明作者选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作为北传高僧，他一定见过南传《本生经》。此外，南传《所行藏》收 35 篇本生经，可能是最古老的一种佛本生选集，语言古奥，未详作者。其中 12 篇可以在《本生鬘》中找到相应内容。再者，《本生鬘》中的一些偈颂与南传《本生经》里的相应偈颂极为相似。或许作者鉴于北传佛教没有完整的《本生经》，博览南传佛本生文献，随自意乐而编著《本生鬘》。英国学者霍奇森（H. Hodgson）1828 年首先提及此书，并从尼泊尔帕坦僧人那里得到几部梵本。一部珍藏于‘孟加拉亚洲学会’，一部送给巴黎图书馆。直到 1875 年，巴黎的费尔（M. Féer）才在《亚洲学报》第七期上作了简介。科恩教授（prof. H. Kern）是第一个欣赏该书文采的人，1891 年出版了他的梵本研究。他在前言中说，仅有少量几篇于教外典籍中能見到类似故事。这说明《本生鬘》来自佛教原典，而非什么印度民间传说。有人拿它与欧洲著名童话相提并论。《本生鬘》中的许多篇章，意境之美，

的确足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童话相比。描写景物，历历如在目前；刻画心理，让人感同身受。与童话故事不同，首先是《本生鬘》中所蕴含的强烈道德震撼力。菩萨不论生为天神、国王、王子、沙门、婆罗门，还是生为猿、鹿、牛、兔等，总是那类中最杰出的。尤其是他的忘我利他、善良忍辱精神，让人深自惭愧，痛感人何以畜生不如。‘您实具足人品质，我等徒具人类形。’【《本生鬘》第26篇‘瑞兽鹿鹿’】。这是国王对鹿鹿由衷的赞叹。对信仰者来说，菩萨的一切言行都是真实的，是为不同种类的有情所作的榜样。读完本书，对‘菩萨行者’应当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然而，这种牺牲自己、利益他人的品质不限于佛教提倡，也是一切有情共同的美德，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着绝大利益。其次是《本生鬘》给人的现实感，这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每每缺少的。即使写人天来往、非人交战，也在情理之中，绝少荒诞离奇的描述。

全书结构是以‘十波罗蜜多’为主线。‘波罗蜜多’（pāramitā），此云‘到彼岸’，简称为‘度’。这里的‘十度’与大乘十度有所不同，依南传《本生注》是指布施、持戒、出离、智慧、精进、堪忍、真实、决定、慈、捨波罗蜜多。既称为‘度’，则十种各有特定内含。依《本

生注》简要解释如下：【依夏丐尊先生编译《时空中的莲花》上册，P.23-31.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 7 月第一版，2018 年 5 月第二次印刷】

1.施度：遇有求乞者，你应不问贵贱或中间，尽施所有，如瓶泄水，不留涓滴。

2.戒度：护戒如牦牛爱尾，不惜生命。

3.出离：应把一切生、有【轮回】视同牢狱，不起爱着，但求出脱。

4.智慧：遍询智者，不管其地位高低，如同乞食比丘挨户次第行乞。

5.精进：百兽之王的狮子，不论行住坐卧，都非常精进，昂奋其心。

6.堪忍：对一切毁誉能容忍，犹如大地容受丢下的净、不净物，不生瞋、喜。

7.真实：不因任何威逼利诱，知而妄语。

8.决定：若下决定，不起动摇，犹如山岳。

9.慈度：不计恩怨，平等慈爱。如水，平等给予清凉，而不论人之善恶。

10.捨度：平等对待苦乐，不起爱憎。

十度各自又可分为三品。若以施度为例，捨肢体是波罗蜜，

捨自然物【身外之物？】是近小波罗蜜，捨生命是最上义波罗蜜。这十度，若以北传‘六度’摄之，‘真实’可入戒波罗蜜，而出离、决定、慈、捨可摄于‘禅波罗蜜’。

《本生鬘》前九篇述‘布施波罗蜜’，其中有五篇在汉传藏经中能找到它们的原形。这五篇分别是‘投身饲虎’‘商主’‘兔王’‘慈力王’‘好施太子’。其中‘投身饲虎’在汉地至今为人称道，最为有名。古代被绘成壁画，至今仍可见到。若论在三大语系中影响最大者，当属‘好施太子’。在南传《本生经》中，它是最后也是最长的一部经，依台湾元亨寺译本，内容足有十万字。藏传方面，从堪布索达吉翻译的《白莲花论》可知，藏传文献中至少保存两个译本。汉传藏经中则保留着五个完整译本：三国时代有二：一为东吴康僧会尊者所译‘须大拏经’（须大拏，Sudāna，此云‘好施’，与南传名字不同），摄在《六度集经》第14经；一为吴优婆塞支谦所译之‘一切持王子’，摄于《菩萨本缘经》第三品。第三个译本是西秦圣坚译的单品《太子须大拏经》，此译本全文收入《法苑珠林》。后二译本是唐代义净三藏翻译的，分别保留在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药事》和《破僧事》中。五个译本内容都在一卷上下，是汉译本生中最长的单品经之一。这说明‘须大

拏经’从三国以致中唐，流行达四百年之久。此经在古代印度也很流行，《寄归传》云：“又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毘輪安坦囉太子歌’，詞人皆舞，詠遍五天矣。（毘輪安坦囉，[Viśvantara 或 Vessantara]舊云蘇達拏太子者是也）”

‘好施太子’，三大语系在内容细节上不无出入，而主要内容却惊人的一致。故事讲述从前喜碧国一个国王，有个儿子德性淳厚，生性好施，人称‘好施’。他被立为太子，依然布施不辍。他在都城各处设立布施堂，随人所需，一切施与。一天，当他把国宝大象布施给外国人时，终于激怒了权臣和心胸狭隘的市民。他们群起围住王宫，要求国王处罚太子。因为众怒难犯，国王最后同意将太子流放深山。一家四口出行那天，感念太子恩德的市民前往送行，流着泪追逐马车很远。流放途中，马和马车乃至贵重衣服，都一一被人乞走。他和妻子只好抱着儿子、女儿，步行来到流放之地。才过半年安稳日子，一个丑陋婆罗门又将他的一双儿女要去。妻子采食回来，不见了孩子，四处寻找，以为孩子发生了意外，吓得昏死过去。经过丈夫抢救安慰，当得知是被送人时，她并不埋怨，因为她知道丈夫的大愿——要圆满布施波罗蜜，成佛利益一切有情。这时她看到奇妙的瑞相，听到天乐。这是丈夫施波罗蜜即

将圆满的征兆。后来丑婆罗门将两个孩子卖往喜碧城，被国王赎回，孩子回到祖父身边。此时臣民都已经理解了太子的高尚情操，国王也非常想念儿子，于是将儿子请回，重新恢复了他的太子地位。整个故事真切感人，的确是佛本生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第二篇‘喜碧王的故事’讲述喜碧王施出双眼的经过，在藏地被编成戏剧演唱。汉地更为人熟知的是尸毘王（即喜碧王）‘割肉贸鸽’的事迹，从内容看，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本生，与梵本完全不同，仅王名相同而已。

次八篇述‘戒波罗蜜’。‘祭祀’‘帝释’二篇明不杀。在‘祭祀’中，菩萨以举行‘千人大祭’为口号，并派出大量官差进行宣传，说欲抓捕一千恶人用作祭祀，以此令行恶者敛迹，世风得以淳化。国王还大行布施，令贫困者无乏。如此便轻易端正了社会风气，感得风调雨顺。名为祭祀，其实未杀一生，反而是对国民众生的深切爱护。这种善巧足以让擅长祭祀的婆罗门惭愧。‘帝释’讲述天人和阿修罗发生战争，天人失利溃散。天主帝释在撤退时，为了避免撞翻树上带有雏鸟的鸟巢，命令车夫调转头。正在追赶的阿修罗兵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招吓得阵脚大乱，天兵趁机杀个回马枪，阿修罗兵溃散而去。只因帝释一念

强烈护生心，天人转败为胜。

‘婆罗门’明不盗，君子固穷，不取非法。‘万人迷’明不邪淫，大臣之妻美若天仙，国王偶然遇见，害起相思。大臣出于对国王的忠诚，甘愿相让，而国王宁可因相思而亡，不取忠臣之妻。‘老船长善度’‘鱼’‘雏鸟鹤鹑’，这三篇明不妄语；‘酒瓶’明不饮酒。这八篇说明佛教的基本伦理——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亦名五戒，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根本。菩萨宁舍身命，决不违反，故称‘戒波罗蜜’。其中‘不妄语’代表一个人的品行，惯于撒谎者，没有惭愧，不可信赖，人品极低。佛教对诚实守信特别看重，此三篇及第31篇‘善月太子’从‘戒度’中特别开出，共同说明‘真实波罗蜜’。四篇中‘老船长善度’和‘善月太子’在汉传文献中都能找到，文义俱佳。‘酒瓶’说明饮酒的种种过患，在现代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十八至二十篇和‘铁室王子’，这四篇明‘出离波罗蜜’。其实，兼明‘出离’的篇目不止此四，‘苦行阿伽陀’‘小菩提’‘忍辱先生’等都颂扬‘出离’。强调尽快从轮回中解脱出来是佛教不同于婆罗门教等世间法的主要特色，这在根本经典中十分明显。到了大乘末流，有

的片面强调入世，佛教出世的精神被大大淡化或淡忘了；有的不发大心，一心只求自己往生，导致佛法速灭。这是可悲的，读读《本生鬘》，可以让我们认清真正的菩萨。

‘无儿女者’从正面阐述居家的种种过患，而‘莲藕’则从反面显示出家人对居家的厌恶。‘主藏大臣’因为一个充满诙谐的误会，激发了大臣的出离心。不顾国王、亲友的百般劝阻，他毅然投身苦行林。此篇和‘无敌商主’亦可摄归‘决定波罗蜜’。

‘小菩提’‘忍辱先生’‘水牛’和‘啄木鸟’属‘忍波罗蜜’摄。《所行藏》将‘小菩提’和‘啄木鸟’摄入‘戒波罗蜜’，此处未依。其实，诸‘波罗蜜’是相摄关系，很难断定某篇必定属某一波罗蜜。比如‘捨波罗蜜’，三十四篇中，可谓篇篇皆含。最后一篇‘啄木鸟’，它以聪慧为狮子除去病痛，最后狮子不知感恩，反而羞辱它。它不生气恼，翩然飞去。这种超脱即是‘捨波罗蜜’。‘捨波罗蜜’明显的还有‘苦行阿迦陀’‘主藏大臣’‘大菩提’‘神兽’等。

‘慈波罗蜜’摄‘圣天鹅’‘大猿’‘神兽’‘瑞兽鹿鹿’‘贤象’五篇。五篇的主人公都是旁生，这正是令人汗颜、深感不如畜生之处。‘圣天鹅’写生死相依的友

情，意境之美令人久久难忘。‘大猿’叙述一个找牛人因为迷路，在森林里不慎坠入深渊，几天后被觅食的大猿发现。它费尽艰辛才将那人救出，因为自己精疲力尽，躺在一块大石上小睡，令那人为作守护，因为林中猛兽很多。那人开始爽快答应，待大猿睡熟却起了歹念。他想以大猿的肉作食，这样既可以补养羸弱的身体，也有足够的干粮走出森林。他想趁大猿熟睡时砸碎它的脑袋，由于羸弱和紧张，石头砸偏，只是伤了大猿的头部。大猿惊起，当发现凶手正是它救起的人时，没有报复，而是为那人感到难过。它忍着伤痛将那人带出森林，并指给他回家的路。然而，恩将仇报哪有好结果？那人烦恼锥心，不久患了麻风，全身脓烂，肢体变形…。‘瑞兽鹿鹿’支谦译为‘九色鹿’，汉传文献中至少保留着四个译本，在古代中国流传甚广。故事讲述一只林鹿因为长相艳丽，怕会成为人们争相猎取的目标，于是选择远离人烟的森林栖息。一天，它被一个男人的呼救声打动，奋不顾身将落水男子从湍流里救出来，并用体温供那人取暖。临分别时，林鹿告诉那人此事不宜声张。那人当时很是感激，答应为鹿鹿保密。可是他家境贫寒，经不起国王悬赏诱惑，竟然出卖了鹿鹿，并且亲自带领国王的队伍前往抓捕。当国王得知鹿鹿是那‘向导’

的恩人时，认为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渣’不应当留在世上，当场要用箭射死他。鹿鹿站到那人前面阻止国王，并为王说法…。

表现‘智慧波罗蜜’的有二篇。‘大菩提’叙述一出家苦行僧最初得国王恭敬供养，后来在嫉妒心重的群臣不断离间下，渐渐疏远了尊者。尊者觉知后主动离开王园住处，到一僻静苦行林专心禅修，得四静虑及五神通。虽然遭到冷遇，他并没有忘记国王的供养之恩。一天，他在禅修时念及国王，以天眼观见他正在受到一群大臣邪见的蛊惑，极可能会滑入邪恶的深坑。他于是以神通来到国王宫中，在大集会上对诸臣的恶见一一破斥，将国王重新拉回正道，然后又以神通回到自己的林间住地。‘梵天子’则说菩萨虽然生在梵天，可以尽情享受禅定妙乐，但是由于历劫慈悲心熏陶带来的习气，他禁不住以天眼观察人世。当他发现一个国王执着断灭时，便以天身出现在他面前，详述断灭见的可怕，令国王弃捨了恶见。

‘猴王’表现的是‘精进波罗蜜’。猴王为了救护族群，以身作桥，令众猴逃离危险，致死无悔，令国王大为感动。明显兼含‘精进’的篇目还有‘施度’九篇，那些不惜乃至自己生命的布施，而且对难舍之物毫不迟疑的慷

慨施捨，即舍‘精进波罗蜜’。为了护戒不惜生命也是如此，其它可以类推。

《本生鬘》直到晚近还在蒙、藏地区流行。十九世纪依《本生鬘》绘制的唐卡，现今仍保存在乌兰巴托的‘札纳巴札尔美术博物馆’中。

三、关于作者

《本生鬘》的作者，汉、藏两地的文献都言明是圣勇菩萨造，但西方学者有不同意见，考证颇费工夫。汉传文献中没有更多记载，依藏传历史文献，《布顿佛教史》和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都说圣勇即是马鸣的别称。多罗那它说：‘他想不仅依据已有的各种经典，而且把亲教师和轨范师等人口耳相传的十本生、十波罗蜜多等结合起来加以著述，但是只写了三十四品就去世了。’【参见张建木译多罗那它《印度佛教史》第十八章】正如作者在《本生鬘》序中所说，自己只依照传闻如实叙述，未敢有所增减。